

荒島孤童記

# 荒島孤童記目錄

第一章

荒島

第二章

海船

第三章

擊首

第四章

斷腕

第五章

航海

第六章

沉沒

第七章

祈禱

第八章

結廬

第九章

儲食

第十章

美酒

第十一章

唱歌

第十二章

謀殺

第十三章

慘死

第十四章

植花

第十五章

飼鳥

第十六章

豸豹

第十七章

築壩

第十八章

望遠

第十九章

捕鯨

第二十章

炙魚

第二十一章 孤童

第二十二章 見棄

第二十三章 病腦

第二十四章 鐵釜

第二十五章 寶石

第二十六章 詰問

第二十七章 解經

第二十八章 絕糧

第二十九章 書記

第三十章 貧兒

第三十一章 垂釣

第三十二章 鍾情

第三十三章 婚禮

第三十四章 造舟

第三十五章 澆水

第三十六章 傳教

第三十七章 受洗

第三十八章 被禍

第三十九章 思去

第四十章 弓矢

第四十一章 槍彈

第四十二章 耕種

第四十三章 環游

第四十四章 望救

第四十五章

夢想

第四十六章

出險

第四十七章

登岸

第四十八章

歸國

# 荒島孤童記

英國馬理溢德原著  
嶺南无悶居士譯述

## 第一章 荒島

予昔日居一荒島中。獨得一人爲伴。相與徜徉于海濱。朝夕無間。其地多山石。磴礪攀躋不易。每至險巖之境。則與吾爲伴之人。輒推挽余以行。彼遇余殊刻酷。余每恨之。以彼獨有余相依爲命。不宜太無人情也。然彼恆戚戚無歡顏。殆其大性使然耶。彼每在室隅。箕踞以坐。經時無語。或鎮日遠眺海上。如有所矚。然所視爲何。則非余所知。以余無能詰問之也。余有言。彼常不答。若卽近之。則將受彼之掌摑拳毆。無能免者。余所能了了記憶者。大都爲五齡以後之事跡。然所謂五齡者。亦不過約略之詞。其時或猶未及五齡也。至吾輩何以淪落于此。余僅能略知一二。然亦非容易得之者也。以當時余每有所問于彼。輒不肯言。再三問之。則以石投余。其後值彼病臥。余乃得聞所欲聞者。蓋乘彼病莫能興。舉動需人之際。不願

爲之服勞。不願供其飲食。以是要脅之耳。彼雖勉強告余。而心殊恚怒。謂病間當痛懲余。然余則略不措意。因余之精力。斯時日臻于強壯。而彼則日就于衰頹也。余之待彼。殊無愛情。以彼從不余愛。惟酷虐遇余耳。彼既受余挾制。乃爲余言流落斯島之故。略謂十二年前。余當日並不知何者爲年。以余從不聞彼言之也。一英國海船。余當時亦不知何者爲船也。在此島附近遭風覆沒。船人生還者。惟男子七。婦人一。餘皆無一幸免者。船瓦解作片片隨流。八入所有。亦皆蕩然無存。惟于亂石間收聚漂流壞木。構一小舍。卽今島中所居之室是也。厥後諸人相繼死亡。皆瘞埋于斯。何謂死亡。何謂瘞埋。余當日亦不解也。余蓋生養于島中者。余當時聞而訝之曰。余何以能出生耶。余年未及兩週歲。諸人多已物故。所存者惟斯人與吾母與余而已。閱數月而吾母又卒。於是余與斯人獨存。余既聆其言。多不解其何謂。尙反復究問之。雖知其意之所在。而其所言之事實。則久之猶未能領解也。設余與他人爲侶。則平居談話之間。自可了解事理。惟彼絕不與

吾交言。尤不肯釋吾所惑。遂使余茫昧無知。至于此極。彼呼余曰僮。余稱彼則曰主人。余斯時之語言。甚爲單簡。以彼始終緘默。有以使余至此也。彼居恆惟令余操作時。或倩余取所需之物時。始一緩齒頰。此外更不交一言。然彼平日常喃喃自語。又時於夢中嚙語。余每假寐。偃息而聽之。其初不解所謂。漸長乃稍有領悟。并恆欲藉是以聞吾所欲聞者矣。彼睡夢中往往高呼曰。審判。審判。吾惡孽至重。將受審判。神明矜憫。然何謂審判。何謂惡孽。何謂神明。余當日實不知也。惟聞彼反復念誦之。而余則反復玩索之而已。今先述此島形勢。及吾儕生活之狀。斯島殊眇小。週圍之長。不及三迷盧。峭石壁立。無可艤舟處。環島水際。皆泓然以深。余初不知此島之所在。久後乃知。此爲羣島嶼中之一。諸島中海鳥往往棲集。祕魯人歲以船舶至。收其鳥糞供田料。惟斯島與他島相距獨遠。祕人亦憚於跋涉。向不來收取。故鳥穢充斥。島中遠望。不能見他島。獨分外清明之日。依稀見影。一若天未微雲而已。斯島不但僻遠。且沿岸峭立。波濤滂灑。舟人起卸不易。以故人跡

罕至。而吾竟流落其中。與斯人爲侶焉。吾人以船舶壞木構成之宅舍。倚峭壁爲蔭。距水面高踰十丈。門前一片曠地。縱橫各十餘步。壁上流泉一道。潺潺瀉出。其下作坎穴。以瀦蓄之。滿則溢出。復循層崖以趨下。舍中頗寬廣。雖再容數人。亦不覺其隘。以吾人須廣有餘地。峙糧以支多月之所需也。下榻之地數處。皆與地面齊高。以鳥羽敷布其上。頗溫軟適臥。室中除臥榻外。惟二三舊斧。一大斗。一木豆。數件窳陋器皿而已。山巔多灌木。蔚爲林莽。蔓延入谷中。余須陟其上。事樵蘇。此爲余在島中最艱苦之操作也。猶幸不常舉火。不至頻往採伐耳。氣候週年恆燠。雨澤殊希。卽雨亦只山上受之。不及吾人所居處也。每歲至一定之候。則有無數之鳥。戾止島中。以卵以育。其最喜棲集之處。爲一片稍平曠之地。與吾人築舍處。適隔一深谷。鳥穢填積。幾於坦平。廣袤約百餘畝。海鳥就地翼卵。彼此相去。不及三寸餘。百畝之地。直無一空隙。羣鳥在島中。自卵而雛。以至雛能翬舉。然後相率以去。鳥至則島上繁喧有生趣。旣去則荒涼闐寂矣。以是之故。余惟日夕盼鳥至。



鳥之雄者。或出沒波間以求魚。或翱翔空際。鳴聲喧囂。而巢中之雌。亦遙相應和。斯時也。卽吾人收穫之候也。蓋吾人所恃以爲糧者。卽此鳥耳。吾人罕取大鵠。以其瘠瘦。但欲得黃口。伺其長養旣足。將欲離巢之際。始掩捕之。此數日間。最爲勞苦。衆鳥見吾人至。輒羣噪。鼓翼掠面。喙吾人目睛。吾儕久亦習而安之。毫無懼憚。日掠數百頭。負之越澗歸。置舍前曠地中。去其羽皮。分劈其肉。懸諸戶外以晞之。島中空氣鮮潔。故肉不餒敗。比及最後旬日間。而吾人所收聚者。已足支至明年鳥來之候矣。肉旣乾。乃聚置一隅以備用。島中物產。可供吾人食品者。以此海鳥爲大宗。其餘則惟有垂釣所得之魚。與羣鳥始至時所生之卵而已。吾人垂釣之法至簡。而魚之求餌至貪。釣絲方下于層崖。香餌已吞于魚腹。絲以海鳥筋腱爲之。筋長不及尺。繫結相屬而成絲綸。絲之下端。橫繫堅鯁。使與釣絲縱橫成十字形。然後以半結束其一端而矯揉之。使與釣絲作平行線形。魚吞餌掣絲。半結遂解。鯁遽復其本然之觀。而橫梗于魚之食道中。卽與絲俱上矣。爲法雖簡拙。而得

效乃與最良之釣鈎等。魚巨大而力強。余幼小時。斯人不令余漁。懼余被曳入海中也。年較長。始從事捕魚矣。吾人之糧。終年如此。不少更易。魚鳥之肉。皆生晒而生啖之。偶或就灰燼中炙而食之。遂爲美味耳。吾人衣被。亦取資羽族。凡取鳥必並其羽與皮而解之。然後取其羽皮。筋腱爲綫。魚骨爲針。紉之成服。雖不堅緻。而氣候溫適。終歲亦無號寒之憂。每歲鳥至時。余輒自製造一鮮衣。迨至明年鳥來。而吾之所服。已罕有存者。衣之碎幅。時見於巖谷中峭峻之區。蓋樵採時所遺也。資生之術既簡。而所取給又亦有常。今年如此。明年亦如此。則吾之識見淺陋。已可想見。况吾之伴侶。又沈默寡言。無所資以啓余。余自有生以來。惟下視滄溟。上矚霄漢。瞻彼日月星辰。疑怪焉。懜惑焉。畏懼而不敢詢問焉。悶輒睡去。可貴之時。光都在睡鄉中過去矣。吾人了無器械。有則舊廢無所可用者。故無甚舉作。有書一冊。吾問此何物。何所用者。然不聞彼答言。以故常置架上。余或目視之。斯人輒令余去。不使近。久之。余轉望而生畏。視此架上簡編。儼如一種不測之生類矣。

## 第二章 海舶

讀者須知。以上所指陳。皆余齠齡時事蹟。余彼時之境况與識解。大都如此。吾所稱爲主人者。其人短小而胖。迨後余追憶而比次之。知其彼時之年。約可六十也。髮垂至背。結成團簇。色黎黑。髯鬚纍垂。長二尺。一若徧體生毛者。斯人徇肯常習。其膂力必甚勁。奈彼一年之中。惟掠取海鳥時。稍一操作。其餘則舍陟山巔以採薪。赴沼內以浴身而外。足跡亦罕出戶矣。吾人沐浴之沼。卽在島旁。方可十步。水味鹹鹹。本通于海。有亂石積疊成壩。以庶斷之。非風濤怒湧之際。則海中白浪。不能到也。近島海藻至夥。常爲人害。而斯沼中竟無之。誠吾人天然之浴堂也。余自小習水如魚鱉。其係彼人所教授。抑自習之。則吾亦不能言其故矣。吾自有生以來。舉人世應盡之職務。應有之職業。皆未嘗一爲學習。日則趨就海濱。伏層崖上。俯瞰溟海深處。察鱗族之情狀。夕則仰視天河。觀星辰之光明而已。飽食酣眠。逸居終日。無識無知。有如狔犬。雖然。吾彼時猶有一極樂之境。所樂維何。則聽吾伴

侶夢中之所言是也。吾每盼望日暮。既昏便趨就寢。往往偃息在牀。經時不寐。聽其夢中呼籲之聲。與喃喃念誦之聲相雜。欲求其隱衷之所在。則又不可得。然味其所言。亦非盡無所獲也。彼嘗言「彼婦」「彼婦」云者。雖不審其何指。然足見其常與他人處。有不可告人之事者矣。一夕。月甚明。彼起坐牀中。牀固貼地者。布鳥羽作臥蓐。前已言之。但見彼檢拾鳥羽。堆置一旁。將其下沙礫拂去之。抽取片板出之。少間。復將諸物皆歸於原處。遂就枕。彼之爲此。雖皆夢中之舉動。而余之視此。不免有所感觸。因余曾聞彼夢中語。謂有物掩藏。此必其掩藏處也。然所藏究何物。余固莫能知矣。余平日殊不喜其爲人。幾于深惡而痛絕之。然亦彼之所自取也。蓋余自喪母後。彼之遇余。從無一言一行以仁愛出之。惟以暴戾刻酷爲事。居心殊不良。而隱忍不發者。徒以余能分其勞苦。又以荒島之中。難得一有生之類。足爲儔侶。故權且相與余相依耳。余喪母之日。行年有幾。吾不得知。然吾依稀記憶。曾有一人。最撫愛余者。且吾之記憶。時形諸夢寐。交睫輒見其狀。與吾之伴

侶大異（蓋婦人之身段也）嘗俯而視余，或攜余手以行。既寤，雖已失所在，猶強自閉目，冀得繼續吾夢境也。吾殊未知此爲孩提時之印象，所見者即吾母之舊影。但愛吾夢中之人，和藹可親，而吾所受之慈愛，亦至深且厚。較之日間所經見，有如天淵矣。一日，儲備終年之食，既竟，方吾踞石上，取大爵羽皮，製吾禦寒之衣，衣百結，形如布囊，無所謂領袖袂，惟穿數孔，以納頭頸臂膊而已。偶遠瞻海上，瞥見一物，巨大而白，吾遙指以示吾侶曰：「主人，盍觀之。」彼遽呼曰：「海舶，海舶。」吾念之曰：「噫，是即海舶耶。」憶彼曾有言，謂我曹皆從海舶來者也。吾乃極目視之，則見艦艏遽轉而向風。吾問曰：「彼有生者耶？」斯人乃呵之曰：「汝駭人，來助吾積薪。吾人速舉火以號召彼，汝往將水來沃之，烟將衝舉如烽燧，感謝彼蒼。吾其去此天謫之窟穴矣。」吾不解其何謂，但往取水，以木豆盛之來。彼復曰：「吾更需多薪，彼艦艏已向此方，行將來近也。」吾曰：「是則彼果有生者歟。」彼遽批吾頰，謂曰：「駭人，去矣。再將水來，厝諸薪上。」彼乃歸舍中，敲石取火，以乾苔蘚爲火。

種。彼方營營。吾乃注目視海船。不審將作何狀。但見其破浪而前。方向左右轉。吾念曰。『彼必有生之類矣。其魚類耶。抑鳥類耶。』吾視久而日已西。再數刻。日其暮矣。時風力輕微而無定趨。船之方向亦忽彼忽此。則見吾侶出。滿捧火種。厝諸積薪。鼓盪之。使生焰焉。薪旋燔燎。孤烟盤結。直上空際。彼又言曰。『渠等將見之矣。』余詰之曰。『何謂也。彼果有目耶。其必有生之類矣。彼獨不畏海風耶。盍觀彼處乎。』言次遙指天末。則見數點微雲層湧而起。吾經歷久。知此現象。乃暴風之先兆。其風不終朝。然殊暴烈。年年此際。吾人必一二遇之者也。吾侶曰。『然耗矣。哀哉。此舶萬莫教風吹去也。吾成敗在此舉矣。』言之齒震。震相切礪。時則烽烟轟入天際。海舶漸漸卽近。距島約二迷廬之遠。海中之風浪。尙未起也。吾侶更沃水於薪。俾烟加多。但見彼舶又捩拖轉稍。彷彿有人在舟中。吾方想像其究竟奚若。吾侶忽大呼曰。『彼曹見吾輩矣。吾流居此間。亦已久矣。今其有望耶。英倫故國。萬歲。』於是扑躍舞蹈。有如病狂。已又謂余曰。『守視之。驗其是否下輕舸來也。』

吾須入室中去。』吾問曰：『何謂輕舸也。』彼曰：『往哉。汝駭人。汝何所覩。可卽告余。』吾對曰：『然。吾已有所覩矣。不見此颶風拂海而來耶。轉盼卽至矣。彼密雲矣。何濃厚耶。吾人將櫛沐風雨。一若疇昔鳥來時所遭遇矣。』彼乃言曰：『悲矣哉。可奈何。吾惟盼彼倩輕舸來。風雲如何。弗遑計也。』言竟。卽入室中。趨就臥榻。遑遑然若有所檢拾。吾仍仰觀穹天遠眺大海。則見風行水面。至爲暴急。其始遠在天末。一線深黯。及趨近海舶。轉而爲素練。水面尙依然平滑也。此類暴風。慣於此時生發。每歲必一二遇。吾人居山之麓。惟此疾風來時。乃蒙雨澤耳。由今以思。當日舶中人。實未知將有危險之境遇。諸帆悉掛。負風飽張。以向舟檣。及後則見一小物體。附近大舟。吾意此殆所謂輕舸。吾侶之所盼望者也。吾斯時亦無語。惟守視之。疑訝之。不知風及舶上。將作何究竟。思吾侶之所言。而覺其事重大也。有頃。則船上素帆。皆已不見。舟人往來憧憧。若甚匆遽。所謂輕舸者。亦還就大舟。蓋此時方知暴風之至也。然已晚矣。須臾狂颶怒發。舟已搖蕩于暴風疾雨之中。不可支持。

矣。海氣溟濛。一望無涯。吾亦不復能見之矣。斯時吾侶呼余曰。『僮歟。彼曾遺輕舸來耶。』吾對曰。『吾不能見彼。風雨蔽之矣。』言未已。風挾驟雨。傾盆而至。吾偏體淋漓。時天已昏黑。油雲漫空。流電飛掣。縱橫如白虹。雷聲殷然。震耳至于聾聞。余乃匍匐入室。雨已奔注室內。積水瀉出。滔滔不絕。吾侶傍吾坐。默然俯首。相對無言。惟有閃爍之電光。震驚之雷霆。交接於眼簾耳鼓之間而已。俄而吾侶愁歎之聲間作。是否畏懼。吾弗知之。吾此時則絕無所畏。蓋不知有何危險也。亦不知彼船如有不測。與吾輩尙有重大之關係也。迨風聲稍息。雨勢漸小。吾遂匍匐出外。詣舍前曠地高處。竚立而望。竭吾目力以察海舶所在。適值電光一閃。則見其帆檣盡失。旋轉於驚濤駭浪中。蓋爲風浪打至半里外峭石上。已破敗不堪矣。吾呼曰。『是物在彼矣。』時電光已逝。吾仍處黑暗中。吾侶雖在側。吾殊未覺。忽聞彼恨恨而言曰。『彼已破滅。真無望矣。悲矣哉。』於是肆口呪詛。聞之使人悚懼。然余當時固不審其何語。以余未知何者爲呪詛。後乃知之耳。已而電光復掣。吾再見



船。又語吾侶曰。『船尙在彼也。』侶曰。『然。彼無復能久存矣。再過五分時。便當成齋粉。所有生靈。俱覆滅矣。』余問曰。『何爲生靈耶。』吾侶不答。余曰。『吾將下層崖以觀其究竟也。』彼曰。『往矣。汝與彼曹同命可也。』

### 第三章 擊首

吾遂去彼。兢兢然遵峭壁而下。行未數十武。電光再一閃爍。隨聞噉然有聲甚厲。吾爲止步。此聲何來。吾不知之。但聞我侶呼吾返。既返。則見彼仍竚立故處。吾問曰。『主人呼吾乎。』曰。『然。引余手。導余歸舍。』吾如命。竊訝彼何以丐吾爲此。第見彼摸索歸牀榻。委身遂臥。謂余曰。『以木豆將水來。毋延。』余以水至。彼乃沃漑頭面。良久。仰身復就牀。慄慄然長歎。已復曰。『天乎。吾其休矣。吾將老死是間矣。』余問曰。『主人何謂也。』彼亦不答。但時聞歎恨呪罵之聲。逾時遂寂。吾乃復出戶外。時暴風已息。空際星光爛然。吾欲尋視海船。則海上已無所覩。及歸舍。東方已漸白。乃坐以待旦。吾侶殆已睡熟。偃臥牀上。寂然不動。吾知彼必遭遇不幸事。然所

遇何事。吾亦弗知之。於是反復揣測。忽而念吾侶。忽而又念海舶。念念不已。而天大明矣。是日天氣略佳。然波濤尙怒湧。衝激岸邊石上。吾不復覩海舶蹤影。乃循小徑而下。宿雨初霽。滑難舉步。勉強循岸石以行。其後抵一處。卒覩此舶所在。然僅餘破碎之船材。漂流四處矣。此外尙有舟檣一傳。以纜索。距岸稍近。浪起則檣與俱高。釐然可覩。浪落則檣與俱低。杳不可見。以吾不敢臨懸崖而俯瞰之也。吾乃念之曰。『舶果粉碎。如吾侶言矣。舶之爲物。何由而作成者耶。』遲留崖上者久之。及歸舍中。吾侶睡夢已醒。歎恨之聲。不絕於口。余語之曰。『舶已無有矣。惟見碎木而已。彼曰。『吾早知之。然事已至此。尙有何物足令吾措意者耶。』余曰。『吾覩子舉煙召彼。亦非不措意者也。』曰。『然。曩實如此。今吾瞽矣。不能見物矣。天乎。其眷祐我乎。吾將老死於斯島矣。』余問曰。『瞽耶。何謂瞽也。』曰。『電火矐吾目。吾今一物不能見。一步不能行。一事不能作矣。尙有何望哉。』余曰。『若不能見我乎。』曰。『不能。漆黑滿目。有如昏夜。將終吾生在黑暗中矣。』言已轉側。慨然長歎。

又曰。『吾所以生存者。以吾尙有希望也。此一念希望。藉保吾年命。以度此若許妻涼之歲月。而今已矣。』卽日夕就死。吾亦不怨也。遂翻身起坐。仰面向余。余視其雙眸。均無復光氣。含怒而謂余曰。『再將水來。汝聞之否。可速去。不然。吾將逼勒汝爲之矣。』然吾已審其情狀。知其無能爲。吾與彼殊無愛情。吾前旣言之。今彼又如此恣睢恫喝。吾豈能終忍乎。斯時吾年約十二三。強倭而捷給。時有反動之思。度吾力之所至。久欲與彼相抗衡。聞其所言。遂怒。應之曰。『汝往自取之可也。』彼默然良久。歎息而言曰。『噫。吾早料及矣。雖然。使子再一入吾掌中。吾將令汝知所懲懼。永不能忘。』余應之曰。『卽入汝手中。吾復何懼。吾膂力已不亞于汝矣。』蓋吾已熟思數日。以爲有可自信者。彼曰。『其然耶。如此甚善。汝來前。吾儕盍一試之。』吾應曰。『否否。吾非童騃。不如汝所云。然吾非憚汝。吾將手一斧。常以爲備。汝欲取他斧。無能得之也。』彼憮然曰。『吾不當顧復汝至長成。悔不趁孩提時。擲汝于層崖下也。』余曰。『然則汝何以不善遇我乎。吾追憶往昔。覺吾

自能記事以來。以迄于今茲。汝之遇吾。無往不惡。強吾爲汝操作。從未聞汝一良厚之言。他更無論矣。吾欲了解事物。時有所詢。汝亦悍不我告。呼詢爲騷人。但令余捫舌。毋多言。汝常爲余言。謂深懟余。此皆汝昔日之行事。汝尙知之否。吾今日待汝之行爲。汝亦知皆汝所自召乎。』彼若自相告語者而應曰。良然。良然。彼所言。皆吾所曾行之者。吾實惡彼。然是有故也。僮乎。汝來前。』余應之曰。『否。汝可前。汝爲主人。吾爲僮廝。亦既久矣。今吾當爲主人。汝當爲僮廝矣。』言已。遂舍彼出戶。彼呼曰。『毋舍我去。』然吾不之顧。詣舍前石上。坐觀白浪。思所以待遇斯人者。沈思久之。繼念吾若舍彼而去。彼必無生理。然吾不欲死之也。彼欲得水。須往巖下取之。如此則將墜崖而死。吾試設身處地。閉吾雙眸。效彼瞽者狀。逡巡欲過此險巖之地。自審實不能前。由是知彼已在吾掌握。更無能爲。幾于事事非仰賴於我不可。吾嘗自謂。吾須爲主人。彼須爲僮廝。其結果若何。所不遑計。今而知其事不可行。以吾仍當爲彼服勞。不然彼將就斃也。既而復轉一念。以爲吾仍當爲主

人。蓋自今以往。彼須答吾所問。且告吾以所知。不則彼將凍餒。彼既入吾掌握中。吾前此求之而不應者。今將不能不勉從余意。而應吾之所求。計慮既定。乃歸謂之曰。『吾今有言。汝其聽之。吾若有問。汝能悉以相告。吾將仁厚遇汝。不使汝受飢寒。』曰。『汝欲何問耶。』吾曰。『昔時吾每有所問。汝皆不答。吾欲有所知。汝不肯相告。且以拳撻余。或以石投余。甚至肆口辱詈之。多方恐喝之。吾今聽汝自擇。將許吾所求。而有問必答耶。抑將自生自活。一任吾舍汝而去耶。汝若如吾所欲。吾將多方維持汝。否則任汝自爲之。榮枯得失。皆汝自取。毋相尤。須記取。吾今爲主人。非復爲人役者矣。汝其審擇之。』彼乃徐應曰。『可是乃天罰。吾當順受之。汝欲如何。吾如汝意可矣。』吾曰。『甚善。吾今有問于子。此其開端。吾常問汝何名。吾何名。吾須有所名以呼汝。若主人之稱。吾不肯加諸汝。以吾今爲主人也。汝何名耶。』彼歎息。磨牙礪齒。然後應曰。『義華名。札克遜氏是也。』余復誦之曰。『義華札克遜耶。如此甚善。我又何名耶。』彼含怒應曰。『否。我不忍聞是名。不能出諸』

口矣。』余曰：『一任子。若是則吾舍子矣。』彼曰：『吾目焦灼。汝能爲我將水來沃之否。』余曰：『否。不能。汝須告余以余之名。不然。吾不能爲汝將物矣。』彼乃曰：『福蘭克名顯尼格氏是也。斯名其備受天殃可矣。』余復誦之曰：『福蘭克顯尼格耶。可矣。汝將得水。』乃趨出。以木豆滿盛水。置諸其側。謂之曰：『札克遜乎。水在此。吾今出戶外。汝需何物。可召余也。』乃自思曰：『吾已獨擅威權。今而後我爲政矣。彼迫於飢渴之故。不能不受吾命令矣。彼齒及吾名。何爲怒耶。顯尼格之名。究係何意義耶。吾將強之使告我。彼當爲我詳言之矣。吾平昔受待遇如奴。今則滿志躊躇。刻意爲暴虐之主矣。哀矜也。慈悲也。我豈知之。但覺權力所在。卽爲義理。且將持此義理。而極端行之也。因念當更斷其汲道。壁上流泉。向注于坎穴中者。今當引而注之他處。彼若匍匐至舊處取汲。將無所得矣。於是引泉他徙。且空其坎穴。至如糗糧。彼仍可得之。蓋晒乾之鳥肉。屯積于室隅。吾不能盡徙而之他也。然有糗無水。其能濟耶。於是又心口相謀。念吾之間彼。當以何者爲先。旣而決吾所欲。』

問。爲問彼曹泛海來。船何以碎于島上耶。吾父何人。吾母又何人耶。何故名我曰顯尼格耶。凡此諸端。吾卽倩彼詳相告也。方思念間。陡聞札克遜（吾往後將以是名之矣。）呼曰『僮兮。僮兮。』余自忖曰『信乎僮耶。吾不復爲僮矣。』遂不之答。再三呼。亦然。卒乃高呼曰『顯尼格乎。』吾忿其呼吾爲僮也。故卽轉呼吾名。仍不之應。如是者數次。後乃寂然。有間。見彼勉強離榻。傍壁而立。然後四體投地。膝行而前。直向曩日瀦水之坎穴中去。吾微晒之。知其受盡辛苦。終必失望也。旣果行抵其處。以手摸索坎穴邊際。並納手其中。以驗水之有無。始知其已涸。遂不勝驚惶煩惱之狀。然尙到處摸索。冀或得泉水所經由之處。迨知水已斷竟。道不敢遠道探尋矣。乃握拳撞石。肆口詈吾。并自言曰『唉。吾安得彼入吾掌握耶。但須一霎之頃。斯可矣。過此以往。雖立死。亦無憾。』吾遂臨于其上而謂之曰『無惑乎汝之有是希冀也。然汝實未能獲吾於掌握中。卽此後亦不能有是也。速歸汝榻。毋少延。』並奪其拳石以擊之。中其首。又謂曰『汝駭人。可速去。不然。再擊汝首。』

矣。汝在昔每語余。謂將馴服余。吾今亦將馴服汝。一如汝所云也。』只此頭上一擊。彼已爲之奪氣。當卽匍匐返寢所。浩然長歎。自投于牀。

#### 第四章 斷腕

吾乃下臨水涯。以審壞舶所殘餘之物。時水波已平。無復浪花濺激矣。其始別無所見。惟有碎木。卒抵吾人入浴之池上。始見有二物。禮積重大。蓋爲巨浪打入池中者。其一爲桶。大如巨甕。其二爲舟人之箱匣。二者皆何物。吾當日實不有知也。讀者須知。是書所指陳。皆爲吾既有知識之後。所追述者耳。桶着沙際。牢不可拔。吾無能徙之。匣則泛泛水中。毫不費力。已曳至石上。欲啓視之。而良久不得其術。以吾生平。未睹所謂肩鑄機織之爲何物也。察勘數四。然後知有掩蓋。覺匣之徧體。惟此一部分可移。乃拾片石撞擊之。遂啓。其中多舟人被服之物。吾不甚措意。惟有若干種器物。吾一見卽知其皆有用者。喜不自勝。計大斗二。空酒瓶三。鐵椎一。錫一。鑽一。及其他械器若干件。又有釣絲三四縷。長可數丈。而最可喜者。爲刀



二柄。其一爲短刀。繫以索。所以環掛腰間者。其二爲美洲之長刀。藏以鞘。所以之懸佩腰間者。回憶數年前。札克遜尙有一小刀。其刃存不及寸。彼殊寶貴之。蓋吾人處此荒島中。欲得此殘廢物。真不易也。乃一日方臨水而漁。置諸石上。爲約絲所蔽。竟至曳入海中。彼蒙此損失。不愉者旬日。而平時解剖海鳥。剝取羽皮。亦備極艱苦。故吾今見此二刃。卽知其有用。亟取而藏之也。其他器物。仍滿貯匣中。並其中各衣物。皆置石上以曝之。凡此諸物。吾初多有未審其果有何用。尙賤視之。迨後以示吾侶。始知其可貴耳。此外尙有書二冊。因思吾舍中曾有是物。吾侶懸爲厲禁。不使吾手及之。今見此亦不免疑畏。猶豫久之。不敢遽取。後乃檢出匣中。併所置石上各物。同曝於日光之下焉。驗此二刃。鋒鋸甚利。吾遂以小者懸諸項下。以大者佩之腰際。諸事旣竟。時已入夜。天際月明。照如白晝。乃返步歸舍。札克遜臥榻上。聞余歸。柔聲怡色而語余。問余可否爲彼將水來。余應曰。『否。吾不爲此。爾不云乎。思得余入掌握。而爲所欲爲耶。吾將馴服汝。今當極爲主人之威福。』

而用之矣。久後汝便知之。」彼急應曰。「任汝爲之。然汝不令吾得水。未免過忍。吾昔日何曾禁汝不令得水耶。」余曰。「汝亦何曾爲余將水來耶。假令今日喪明者。乃我而非汝。汝甯肯爲我服勞耶。吾苟無目。汝將謂爲無所可用。舍去之。聽其自死而已。向之所以聽吾生存者。徒以欲吾爲汝操作。受汝慘酷之鞭撻故耳。今則大異於昔。汝爲僮廝。吾爲主人矣。」讀者須知。吾爾時實未解「僮廝」之字義。何指吾之意思。但覺其爲「主人」稱謂之反。下等之名稱耳。彼乃溫然應余曰。「任汝爲之。吾不復需水矣。」語後便寂靜無聲。吾心疑之。故雖還就臥榻。而輾轉不能成寐。情思念往事。吾榻亦貼地。與彼榻遙相對者。夜半時。聞彼動作聲。吾面本向彼臥處。無須轉側。便能察其動靜。則見彼輕離臥榻。蛇行而趨吾。延佇焉。審聽焉。每進咫尺。須時可十秒。吾默念曰。「竟欲執吾耶。盍來前也。」潛拔吾刀出。靜以待之。念彼將受意外之遭遇。而駭然以驚也。心竊笑之。彼直至吾前。吾任聽之。彼乃摸索得榻畔。遽以右手卽榻上執吾。吾左執其手。橫刀於腕上。以拒之。腕幾

斷。彼驚痛而號。仰跌身橫地上。手護腕創。怪而呼曰。『彼已挾得一刀也。』余應曰。『然。彼已挾得一刀。然尙不止一也。盍觀之。』彼知所以用其刀矣。汝今將何如。將再試之耶。抑將以我爲主人耶。』彼負痛而起。坐室之中央。謂余曰。『汝稍有慈惠之心。或悲憫之心。則當速殺我。』余曰。『慈惠耶。悲憫耶。是何爲者。吾未嘗前聞之也。』曰。『傷哉。汝果未聞之。吾未嘗躬行之以示汝也。是乃天罰。吾罪惡多矣。故當有天罰。主乎。盍赦宥我乎。始廢吾目。今復廢吾右手。吁。上天之主宰乎。其次又將何及耶。』余應曰。『汝奚疑。汝若再嘗試。次則且及汝他手矣。』札克遜不能答。膝行欲歸寢。然失血衰憊。昏暈遽仆於地。吾視之。知其再無能爲。乃卽枕酣睡。約一時頃。睡醒四顧。日光已射入舍中。見彼仍臥其處。未嘗稍移。其寐耶。抑旣死耶。乃就而審視之。見彼臥血泊中。撫之。體殊溫。腕負巨創。念彼果就斃。則吾所欲聞者。彼無復能告我矣。吾嘗見彼裹創以止血流。乃就榻上取羽毛盈把。敷其創口。然後解吾束刀之釣絲纏縛之。遂往將水以至。以少許注其咽喉中。彼得水漸

蘇乃張其目。昏憊而問曰。『吾安在耶。』余曰。『汝何在。寧不知之。在室中也。』曰。『再以水飲我。』吾如其言。與之水。蓋吾不欲死之也。吾惟欲彼生存。而以吾權力駕馭之。彼既飲水。乃蹶然起。匍匐歸寢所。吾乃舍之。出就浴焉。讀者於此。必將駭然曰。『此子一何殘暴無人理。彼其兇惡。直與其侶相伯仲矣。』斯言誠是。吾之行事。誠如讀者言。然讀者須知。吾所以至此。良由於平昔之耳濡目染。薰陶而成者。吾自能記事以還。已涵濡於淫威積虐之下。掌摑之。足蹴之。肆口辱詈之。刻酷待遇之。習以爲常。不復知人世間有仁愛之事故。吾之問曰。『慈惠耶。悲憫耶。是何爲者。』以吾平日之所承授。則宜乎其有是問也。今夫美洲之紅夷。亦自有仁愛之念者。彼之遇旅人也有禮。而度量尤含宏。然其俗習於仇殺。報施至慘。其以刑虐加諸仇也。兇暴至無人理。及夫受其仇之刑虐。則又洋洋如平常。有雖死不撓之概。殘酷至是。而施者受者。均無所動於其中焉。彼其天性中。非不具有惻隱耶。然不足以轉移其惡習。蓋自小薰染于殘酷之行。視爲固然。而不自知其非也。吾

昔時之薰染。且較彼爲尤甚。除橫暴。壓制。怨懟。報復之外。則一無所知。故一旦乘人之危。卽以吾所曾身受者。轉而加諸其人。此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而不足怪者矣。彼札克遜之虐遇我。誠無可以飾非之道。而吾此等報復之行。則大有可以自解者。蓋彼則知其不可而爲之。吾則苦于不知耳。浴旣畢。再臨視匣中所有。觀二書。但睨之。更不一摩挲。自念曰。『吾須審此物何所用。而後可也。』吾當此童年。其求智識之心。固有非常之切迫者。竊意世間事物。爲吾所未經見。而境界所未備者。正自無涯。而札克遜又事事皆不肯爲余告。於是吾之渴想。與年華俱進。焦灼萬分。不復可耐矣。

## 第五章 航海

札克遜呻吟於牀蓐者數日。食不下咽。吾以水供之。延其殘喘。不時太息長歎。或自言自語。吾聞其籲天求赦己身諸罪惡。不解所謂。默識之。將倩彼爲余解釋之也。至第三日。乃謂余曰。『顯尼格。吾病甚矣。身患壯熱。此皆由汝刀傷所致。吾非

謂不當受此磨折。蓋此爲我自取之者。吾遇汝虐。汝之懟吾宜也。然今吾有問于汝。汝果欲致吾於死地耶。」余曰。「否。吾欲汝生存。以對吾一切所問。汝須如吾言。」曰。「吾願之。吾曾造惡孽。今須求補救之方也。汝喻之否。是蓋謂平昔遇汝殊酷。今將一切如汝意。汝所問于吾者。吾將竭所知以告也。」余曰。「余正吾所欲者。」曰。「吾知之矣。然吾瘡痍。今正潰爛。須湔滌而包裹之。汝能爲我治之耶。」吾略一遲廻。繼念彼創卽愈。仍不能自得水。終當聽命于余也。乃應之曰。「可。吾願爲汝治之。」曰。「此纏束之繩。大有防害。汝其去之。」吾遂以豆盛水來。去其繩。及所敷之鳥羽。然後細心湔滌其患處。吾視其創口。又欲彼有以告我。問曰。「此被切斷而形如素絲者何耶。」曰。「此筋腱也。吾人有此。乃能運掌與指。今旣斷之。吾手已成殘廢矣。」聞其言。忽有所觸。語之曰。「少待。吾憶曾有一物。可爲裹創之用焉。」乃趨出。下臨寄頓箱匣處。將曝諸石上之衣。檢取一襲。歸而分裂成條。以束裹其創處。札克遜曰。「此幅帛汝何由得之者。」吾具告之。彼乃歎曰。「汝之刀。殆

亦由此得之者矣。』吾亦實告之事畢。彼自謂比先快適良多。語余曰。『吾勞苦汝。』余不解。問曰。『何謂吾勞苦汝也。』曰。『其意蓋謂吾感佩汝之所作成者。』吾復問曰。『何謂感佩汝在昔未嘗爲吾語此也。』曰。『悲哉。吾誠未嘗有是。苟其有之。則亦何至有今之創傷。感佩云者。其不如是之甚矣。其意蓋謂汝裹吾創。吾心甚感激而親愛汝。他日將竭吾所能爲者。以報汝之厚德也。汝喻之否耶。』余曰。『然大概喻之。汝若肯舉吾所欲聞者而盡爲我告。則汝之言信矣。』曰。『有何不可。惟吾此時病甚正劇。敢請稍待一二日。身熱消滅。當唯汝命是聽。』札克遜既許余。余意已足。乃竭力調護其創。又經兩日。吾方欲察看其傷處。彼云。『日就痊愈。而言語間。殊溫純篤厚。吾不解其何以至此。但覺吾心意亦爲轉移。種種怨恨殘刻之心。均漸歸消滅。而瀚滌束裹之時。備極溫婉。兢兢然惟恐其痛楚。卽有必須痛楚之處。亦惕惕焉。惟恐其過甚。吾蓋爲善良之情意所感召。潛移默化於不自知也。』次日晨起。彼遂語余曰。『吾今者可與汝言矣。汝欲知何事耶。』余曰。『吾

欲知吾儕何以至斯島。吾父母何人。汝何以懟吾及吾之名氏。凡此諸端。能悉告余乎。』札克遜默然良久。乃曰。『是非片言可以答復者。苟無最後一問。則不須逾時。可盡告汝。惟汝問吾何以懟及汝之名氏。則非詳述汝父與吾平昔之事。不可。而汝父與吾之事蹟。又多有交互混合之處。吾不能顧此而遺彼。今先述吾往事。而吾汝父之事蹟。將合并以告汝矣。』余曰。『如此汝可言之。其不實者。毋相告也。』曰。『否。吾將告汝恰如吾人所曾經歷者。汝前此悉未之知。今將悉知之也。汝父與我。皆生長英倫。英倫者乃汝父母之邦。汝更須知之。吾人所操之語。亦英語也。』余曰。『吾前此不知也。今須先爲我解說英倫。然後可更向前說。』吾今不復備述札克遜解說英倫之語。以藝惱讀者。又吾所反覆詰問之語尙多。茲亦略之。不復備述。然只此問答之間。費時已多。卒之彼所答尙未完全。吾所知仍未厭足。而暮夜已至。吾知彼斯時以得緘口爲樂。蓋已頻呼疲乏矣。乃復視其創。並以冷水沃其纏束之帛。始就睡。自此問答後。吾所收之效果。有難爲讀者形容者。第



覺愕眙駭動。夜不能寐者數夕。札克遜所語。吾多有未知其意義者。然問不勝問。只得玩索其前後語氣。以期領會而已。吾之意識。遞邇而生發。卽甲悟乙。卽乙悟丙。解釋至爲神速。間有一語。初聞之。未能遽解者。比思之再三。而已了然矣。然吾之解釋。亦非能一切確當也。凡一語之來。吾旣下其定義。仍卽前後所言者以印證之。或不能相符。乃舉以爲問。求解釋焉。然此大都後日之事。而非所論于最初一夕者。最初之一夕。吾驟聞所未聞。惟潛心玩索其所語。舉吾最近所得之意想。而比次之。歸納之。幾于徹夜而未肯休也。而吾對於札克遜之感情。遂亦爲之一變。無復有怨毒之思。蓋彼有以娛樂吾。使吾忘其所以。不惟無惡于彼。反珍護之。有若至寶焉。吾舊時之惡感。雖復時發。問作。然一轉瞬間。便已拋却。以吾所欲得之一切智識。須求之於彼也。每去其縛束。驗其創口。苟病勢有加。則吾之憂彼。尤甚于彼之自憂。觀吾人彼此相依倚之狀。而知其必能言歸於好者矣。其在彼。則了此厄窮之運。對茲日夕所依賴之人。更不能懷挾仇怨以相處。其在我。則言念

斯人覺其所言實足爲我開闢若干之新境界。方神遊夢想之不暇。更無容心於憾恨之思矣。次早。札克遜遂復爲余言舊事。今據余所能追憶者述之如下。其言曰。『吾非自小卽操舟子之業者。曾受教於完善之學校。年十歲。又至某商肆作書記。終日伏案。以登記簿籍。及供膳寫事。此商肆蓋與南美洲商業有關係者也。』余問曰。『南美洲何地也。』曰。『子宜靜聽余所言。俟吾言旣畢。然後任汝詰問。』若正說此事。而復問及他事。則吾言不時停頓。恐非旬日之久。不能畢吾說矣。』余乃曰。『誠然。誠然。如此吾聽汝言。不復詰問汝可也。』彼乃繼續言曰。『此商肆之會計室中。共有書記三人。其一爲余。余之外爲汝父。及另一人名萬弗爾者。汝父之受職於此。蓋先我數月也。商肆主人名惹弗林。最留意于汝父及余。日稽察吾二人之作爲。而指摘其謬誤。以是之故。吾二人皆有求勝心。殊奮勉。皆得邀主人嘉許。無所軒輊。每安息日。意弗林君輒邀汝父及余同消暇。日中以前。則同詣會堂聽講。日暮則與彼共食。主人有女。略小於吾二人。此卽汝母也。吾二人漸

長。皆留意於彼女。競欲結其歡心。其始孰勝一籌。吾無能言之。惟最初之二載間。吾自覺稍占先着。其欺洽接近。殆較甚於汝父。汝父以是有憂色。吾在肆中凡四載而喪母。吾父則當吾未入商肆時已先卒矣。母遺余產約二千五百磅。然吾年未至二十有一。是爲未及歲。尙不能領有此金也。意弗林君尙信余行止無他。時與余笑語。謂俟余成年。將聽余所以獲遺貲。加入肆中。共營生業。俾略預其贏絀。吾竊願之。更滿懷奢望。冀得主人之女爲室。假使余當日之行誼。有始有終。則吾所期望者。定可如願以償也。乃吾忽變其故步。尙未及歲。已與匪人伍。漸至任情揮擲。入不敷出。尤有甚者。習爲長夜飲。終夜不寐。以飲爲樂。斯固一日不能忘者。而畢生之光陰。盡如是過去矣。吾得此小康之產。不但授余以游惰之資。且使余自視甚高。於是益注意於意弗林女郎。其父意弗林君又光寵余。而女郎之待余。亦可云無憾。此際汝父所遭遇。已瞠乎後矣。彼卽無貲產。又他無所憑藉。惟恃勤敏及行止無過而已。吾不惟得意弗林君之優待。更得書記長之禮遇。彼蓋以爲

余將爲肆中之資本家。後此將加乎其上也。既見意弗林屬意於余。書記長亦鬱鬱不樂。蓋彼亦鍾情於意弗林女郎。其愛之之深。一如余也。余之愛女郎殊甚。而女郎固亦堪受鍾愛。吾爾時之處境。至爲可樂。而不意吾之昏憤。乃一切敗壞其樂境也。方吾之驟得遺產也。人多投集余之一身。以冀納交於余。於是吾之暮夜。常多宴集。自以爲其朋從俱善類。而不知其適相反也。馴至由酒而博。轉盼已喪失多金。乃謀之一猶太人。彼遂假余金。高其息。約及歲之年償還。余得金復博。必欲復余所喪失者。詎屢博屢負。負輒向猶太人稱貸。無幾時。積債已及千磅。然仍沉溺忘返。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而吾及歲之期至矣。一日意弗林君忽召余至其室。嚴正而語余。謂彼與吾父交至厚。今念此情誼。願聽余以所有之貲。附入肆中。共其贏絀。並望余始終敦品勵行。黽勉將事。不日將成爲得力之夥計也。余含糊應之。彼乃大訝。必欲余明以告彼。余乃將前事悉隱瞞之。而僞辭以對曰。余資只二千餘磅。置之偌大商業中。無裨毫末。今擬自圖捷徑。以求利市三倍。俟所獲既

豐。倍于此數。再遵尊命如何。彼乃淡然曰。一任自爲之。須審慎。毋悉喪汝所有。此爲汝之金。汝自得以己意主張之也。」言已。殊怏怏不樂。遂命余出。竊自幸余之過失。彼尙不知焉。乃不久竟以他故敗露。某夕。吾方與朋儕聚首。自述己意。欲往東印度。謀致富之方。此不過姑妄言之。殊未有決計者。乃忽傳至貸金猶太人耳中。彼疑余將逃彼債負。出奔國外也。立往意弗林肆中。詢諸書記長。審其信否。且告以余負彼金。爲數若干。書記長以告意弗林。是時余剛及成年之日。意弗林君復召余至彼私室。勸諭數四。余皆傲然答之。甚自負。其後彼乃多方究詰余。具知余素日行狀。遂褫余職。自是後。吾不復爲該肆之書記。而素所戀慕之女郎。亦竟不得一晤。蓋方吾去職之時。曾求一見女郎。而意弗林堅執不肯。至今思之。猶忿恨焉。於是遂將吾所得遺產。償還猶太人債款一千磅。以其餘設一酒店。假使吾自知悔悟。痛改前非。盡心竭力。以經營此業。固未嘗不可獲厚利。如吾所云三倍之利市者。詎已沈湎於酒。莫可救藥。以致諸事荒廢。虧折日多。未幾亦歇業。而向

之千五百磅者。只今存千磅矣。乃別圖航海業。合余貲於其兩桅帆船。而身操駕駛之事。無幾時。吾已歷練嫻熟。足以指揮全船。設余之嗜飲。稍知儆戒。則吾之事業。或尙可有所成就也。不意始終不悟。其後舟行至錫蘭。吾竟因酒致病。不能附舟。留滯于彼。而舟開駛後。又遭沈覆。吾所占有一部分。以未保險。遂喪失之。而一敗塗地矣。吾之一身。非無教育。非乏才識。非無貲本。然奔走一生。竟無事之成。蓋皆由嗜酒之故。有以自取也。此後每况愈下。初爲船長。繼降作大副。又降作二副。遞降不已。卒成一爛醉之舟子。而奔命于帆檣之間。此皆余往事之大略也。至于吾何由復與汝父相值。何所遭遇。以迄今茲。明晨當再爲汝告也。』吾聽其言。甚慳惑。明晨當繙尋其所言。而一一詰問之。不能聽彼直下說去矣。乃應之曰。『否。汝所言。吾多有未解者。然吾皆能記憶之。將一一舉而問汝。汝須先爲余解釋。余不解何謂金。何謂博。其餘事物之不解者尙多。然吾皆已謹誌之。可一一爲汝覆述之者。明晨余將舉以問汝。汝須告余。余所究詰既畢。乃可再爲余言其他也。』

「曰。『此亦大佳。吾將盡答汝所問。歷時雖久。吾無憚焉。蓋吾非必汲汲然悉舉以告汝也。』」

## 第六章 沉沒

吾自生長此荒島中。耳目之聞見既少。教育之承授又無。除此身與札克遜以外。固不知何所謂世界。何所謂人類。何所謂事業。以及天下之事物。亦不知係何名稱。究有多少也。今與札克遜問答後。始知世界之大。人類之繁。事業之廣。不但聞所未聞。且亦有生以來。夢想所不到者。遂不覺驚喜之交集矣。故彼之所言。雖皆平常無奇。而自吾聽之。罔非可驚可異之事。足以啓吾之知識。增吾之理想者也。吾更即前後所語。交互印證。頗有解悟。而得益爲最多焉。吾之知識漸啓。則吾之求知亦愈切。自覺惟日不足。前之視彼如寇仇者。今將呼彼爲智囊。而尊之爲良師矣。當此之時。設札克遜忽值意外之故。舍我而去。則吾必發狂。以其驟涸吾智識之源泉。無以資吾之取汲也。以後數日。吾未能任彼繼續其所說。然吾人

相待。殊藹然也。彼是否欺我之弱小。而降志抑氣。貌爲親近。伺隙以報怨耶。抑遭此厄窮無告之境。已柔其氣而甘自貶抑耶。吾皆未足以知之。故在彼雖甚親昵我。而吾猶日夕防備之。及至彼腕創大愈。然筋腱悉斷。其手已廢。吾之畏彼。遂不如前之甚。並求其賡續前說。彼遂復言曰。『吾於是屢易所乘之舟。舟行而沉醉。誤職。輒被削除。其後復附一舟往智利。在彼沿岸處勾留約一歲之久。滿載貨物。駛歸英倫。及駛至智利之畢爾底維亞地方。又略有貨物附舟。接載既竟。方將首途。乃聞船長言。謂有趁船者二人。乃上流人。蓋一夫一妻。同返英倫者。船中房室。已收拾清淨。一切準備。以待二客登舟。日暮。發輕舸至岸邊。以轉運其行李。吾與焉。竊意此趁船之客。將賜吾人一醉。旣而果然。給吾人銀資四枚。乃羣趨酒家。盡銷費之。皆大醉而歸。吾人奉船主命。本謂先運行篋。後再迎迓船客。後見吾等醉甚。乃不敢再令上岸。余遂止不行。後事非余所知。直至明晨。乃見召而起。時則舟旣開行。余須竭力以操舟矣。約歷一時有半。舟行漸遠。岸移絕速。則見此趁船之



客。忽登船面。吾方在後梢甲板上。取般纜整理之。彼過余側。余視其面。甚爲驚異。蓋其人非他。卽汝之父。而余素所相識者也。多年隔別。彼已由少而壯。儼然一上流人。挾貲財。負聲望矣。反而觀我。則僅成一沉湎之舟子焉。惟願彼不能相認而已。有間。彼轉身去。又攜其妻來船面。余復偷眼窺視。一見更爲驚異。蓋其妻亦非他人。卽余昔日所最愛慕。而其後未得一晤之意。弗林女郎也。時天氣清和。彼二人迎風而立。以吸受海氣。已而船長來。亦趨就二人而立。吾自見此二人後。竟舉動失措。不知所可。忽聞船長呼余語。余此時情景。狼狽殊甚。船長謂余曰：「札克遜汝酒徒。何所事耶。汝殆猶未解醒也。」方呼余名時。汝父若母皆目視余。迨余舉首答船長語。渠等益注日向余審視。然後竊竊私語。又向船長有所詢問。吾不能聞其語。然知其必詢問余之歷史也。余乃偃臥船面。中心殊忿恨。覺彼二人與我。幾有不共戴天之仇。而此忿恨之心。終無消釋之日矣。翌朝。余又於船面遇彼。彼卽向余言曰：「札克遜汝景况如是。吾見之。殊不忍。此必遭逢不偶。以故淪落

至是。倘能罄情以告我。異日返至英倫。或能於子有所飲助。果爾。亦吾之一大快事也。」余乃負氣而應曰。「斯尼格君。汝外觀如是。想境况必大佳。宜其憐念此不偶之人矣。然我之落魄。雖覺可憫。實由我之命運如斯。自安之。而發心欲扶助我者。實則輕蔑我者耳。况人世榮枯。未可預定。富貴浮雲。詎能常恃。敢謝君厚意。勿再有是言。」吾言已轉身徑去。中懷悲憤。莫可名狀。自時厥後。汝父便不與吾言。亦更不措意于吾。惟船長之遇吾。愈益嚴酷。吾以爲亦汝父有以致之者。舟至南美極端。將過海尼角。值東南方有暴風來。殊難進行。吾人勉力支持。逆風而進者數日。然舟本舊敝。不耐風濤。滲漏既多。再難勉強。不得已順風而却行。任其漂泊。如是者又多日。風波猶未少息也。後乃漂至此羣島間。又須逆風前駛。以求出路。往來既久。滲漏愈甚。竟至水泊泊入。莫可抵禦。無奈連夜棄舟。同下輕舸。慌亂中各物均不及備帶。吾人既下輕舸。船漸沉沒。尙有三人。在舟之下層。亦不及施救。皆舍之矣。吾儕乘輕舟。卒漂至卽今所居之島。欲登岸而無由。幸彼蒼垂憐。得

突入山下小池中。遂登岸。蓋此間峭石壁立。再無別路可上者矣。吾言至此。不如且休。以後事尙多也。」余應曰：「如此亦善。吾今將以池中所得之匣。暨諸物品示汝。皆係何物。汝可爲余告曰。」乃趨出。先將衣物至。計脛衣八。褻衣九。外衣一。其經裂以裏創者。尙不在此數也。又藍色脛衣二。窄結衣二。麤布製外罩素衣四。此外襪履各數事。札克遜以手逐一摸索之。然後舉其名稱。且爲我語其服御之方。余詰之曰：「汝何不擇取而被之耶。」曰：「汝若見許。吾將爲之。吾所欲者。脛衣及外罩素衣各一也。」吾如其言與之。復趨出。取其餘諸物之置於石上者。吾方滿挾諸物而返。則見彼已易服。其舊服則置諸一旁。謂余曰：「吾今乃益類似基督教徒也。」余曰：「何謂基督教徒也。」曰：「後將告汝。吾之不足比於是者久矣。汝今又將何物至耶。」余又舉一物而問之曰：「此何物耶。」彼仍以手摸之曰：「此爲麤布一匹。可製爲外罩衣及脛衣者也。」又摸一物曰：「是爲密蠟。」於是逐摸諸物。一一舉其名稱。乃知余所挾來者。爲航海羅盤針。鈞鈞。鈞絲。及紙筆也。

良久。彼復語余曰。『凡此皆極有用之物也。設余未喪明。則吾人得此。其安適慰解之處。必更有加矣。』余曰。『更有器物在彼。吾將再往將之來。』乃取其餘諸物。悉內匣中。負之而趨。擔荷殊重。又須跨越峭石而上。至舍中。釋諸地。吾已氣爲之竭。乃曰。『諸物悉在是矣。』又持一物置彼手中而問之曰。『此何爲者。』曰。『此望遠鏡也。悲夫。吾瞽者。無所用之矣。雖然。吾終當示汝以用之方。』余曰。『於此尙有書二冊。』曰。『與我。我將摸之。此一冊爲經文。吾審其外狀而確知之。其他之一冊。吾意爲禱告文也。』余問曰。『何爲經文。何爲禱告文耶。』曰。『經文者。神之言也。禱告文者。所以訓吾人。當如何向神祈禱者也。』余曰。『所謂神者何。吾屢聞汝呼曰。神歟。神歟。又謾罵曰。神譴。神譴。然何者爲神耶。』札克遜懷然而應曰。『今夕將歸寢時。吾當爲汝告也。』余曰。『如此甚善。至時吾將向汝重提也。吾於匣中又得一小積。滿貯諸般微細之物。如繩索如筋腱。此何爲者耶。』曰。『我且摸之。』吾置一縷于其手。彼乃言曰。『此爲針綫。所以補綴衣物者。異時將得其用也。』於是徧

檢匣中所有。而一一解釋之。惟玻璃瓶數具。吾不甚了解其爲用。不審其何由而作成。乃並其他諸物。皆復內之匣中。然後舉匣置諸室隅。俾勿礙行道。是夕。將就寢之際。札克遜乃爲余語所謂神者何。然此不過語及神教之始。後此之問答。其涉及神道者尙多。今不欲多述。以擾讀者矣。札克遜自語及教宗事後。其氣象殊覺愁慘。時或驚起不寧。喃喃自語。不知何所言也。

## 第七章 祈禱

次日。吾不復挽彼賡續前說。知其不欲語及吾父母也。乃又一變吾所問。晨起。取匣中二書。求彼授余誦讀。彼言曰。『是何能爲。吾目不旣失明耶。安能教授汝耶。』余爽然自失。復曰。『雖然。顧再無他法可施耶。』曰。『吾重思之。』旣而曰。『可矣。尙有一法。姑試圖之。汝曾聞吾言。亦旣知此爲祈禱之書耶。』余曰。『然。是小而稀薄者是也。』曰。『是矣。可將來。』吾置書彼手中。彼乃默數其葉數。追憶所能記誦者。至某葉。約略知爲某首祈禱文。彼所熟習者。乃向余求一木竿。畫地作文中第一

字母之形。復問余書中第一字。爲首之字母。是否作此狀。余實之。乃復畫地作次字母。問書中作否爾。余又實之。乃更畫第三字母。問答如前。合數字母而成一字。乃告余以作何讀法。三數字之後。彼確知此葉所載。卽已所記憶之一章。遂不復畫。但按次爲余誦其辭。復謂余曰。『可矣。吾今藉此祈禱文。可取二十六字母。盡以授汝矣。但取文中第幾字第幾字母爲問。吾便知此字母爲何。卽以其讀法告汝。若精心習之。汝便能讀書矣。』於是取文中之字與字母。擇其不同者而一一問之。且問且記。終日而問畢。至夕。吾已能誦之。爲彼朗誦數十過。又拼習其字母。至于完全無誤乃已。于是最初所肄習之功課已畢。余復問曰。『何謂救主祈禱文耶。』曰。『當日耶穌基督之從者問于耶穌。當如何告神。耶穌乃授以此文使誦習。是爲祈禱文中之最適用者。』余又問曰。『耶穌基督何人也。』曰。『是謂神之子。同于神者。吾昨卽爲汝言之矣。』余曰。『汝昨云。神遣耶穌降世以受死刑。然則彼尙得謂同于神耶。』曰。『彼自甘受死刑者也。然茲事玄奧。非汝現在所能了解。』

者。』余曰。『何謂玄奧也。』曰。『蓋謂汝所不知者也。』余復曰。『然則汝又知之否耶。』曰。『否。吾不能。吾但知此是實事而已。至于事之底蘊。豈惟余不足以知之。雖普天下人亦莫或能瞭然也。吾誠告汝。語及教宗事。吾實不足稱良導師。吾生平不甚措意于宗教上。今只能爲汝語大概。此外非所知矣。』余曰。『吾思汝言。汝昨謂凡人死後。將按其生平之或善或惡。而分別受賞罰。故世人當爲善。欲爲善。須信奉宗教。而遵依神之所告誡者。此非汝之言耶。』曰。『良然。吾語汝之言。原非妄者。然吾生平實多行惡。不肯遵依神之所告誡者。此吾所未曾爲汝言之者也。』余曰。『然則汝死後當受罰矣。是耶。非耶。』札克遜舉手自掩其面而應曰。『孺子。是實可哀。吾爲此懼。』卽而曰。『雖然。及此回頭。猶未晚耶。』乃復呼籲而言曰。『嗟夫。慈悲之神歟。吾將何所逃罪耶。』吾方更欲有言。而札克遜告余且去。彼將獨坐片時。吾乃出坐石上。仰視星辰。良久。自思曰。『彼謂此衆星皆神所創造者。又謂萬物皆神所創造。神之居。遠在此衆星之上。其然耶。』吾爲深念久之。惶惑殊甚。

吾前此未嘗聞語神者。今聽札克遜之言。余心愈覺迫切。欲有所窮究。然札克遜之意。則固不欲余多所究詰者也。吾乃試誦此救主祈禱文。卽而果能上口。乃長跽石上。仰視一燦爛之星。儼若此星卽爲神也者。然後對之宣誦此祈禱文。既畢。乃起而歸寢。此爲吾初次之祈禱矣。此後吾學問於札克遜者既多。漸有隨得隨失之勢。強加記憶。顧此失彼。腦中輒紛如亂絲焉。而事物之前此茫然者。今則漸能知之。吾之意識。亦愈開啓。然尙有居于明暗之間。仍苦未能一一貫通。吾之境遇如是。此弊固難免也。斯時所最關心者。則爲誦習之事。至于札克遜所說之舊事。彼既不欲言。吾姑如其意。暫置之。惟專心致志。以求能讀此二書。每日早晚。輒以一二時之光陰。從事斯業。歷久不變。約閱一月有半。吾於此二書中。幾于任取一頁。皆能誦讀如流。不復須札克遜爲我講授。吾且能諷誦而使彼靜聽之矣。於是朝夕持此二書。節取其中之一部分。爲彼誦之。然吾雖能讀。而其中精奧之義。未能講解者尙多。舉以問彼。亦茫然不能答。吾後此方知彼于基督教之宗旨。實



未有完全之知識。此其所以不能對余問也。彼之爲余言基督教旨也。但曰：『在此塵寰中。苟能爲善。則將升天堂而享愈樂。苟爲惡。則將入地獄而受苦惱。基督誕降自天。以訓迪吾人。俾吾人知所以儀刑之者。吾人聞經文所言。須當信受也。』其言如此。便謂教宗要義。盡具於斯。而吾于斯時。亦但奉此爲教要而已。吾謂札克遜亦與多少世人同科。彼其所知更無多事。惟舉己身所曾受持而信奉者。率直以相告。斯已矣。時光荏苒。羣鳥戾止之候。又到。吾人儲蓄之糗糧。亦漸減。乃勉棄吾書。爲札克遜及吾之一身謀口食。從事操作矣。雖鳥之長養方足。吾之勞苦亦於是始。前此所得之刀。至是而始知其可寶。以之操作。較諸曩昔。誠用力少而收效速也。先取一外罩麤衣。紮縛其領袖。便成一巨囊。以載所護禽鳥。取攜既便。而每次所獲。又多加倍於昔。至於剝羽皮。則以刀解之。所需時刻。比昔約減四之三。而且既有約絲。便于懸繫。每次所晞之肉。亦較嚮者爲多。以故吾雖無復相助爲理之人。而所製成之乾肉。反多于昔之二人合作者。至其所需之時日。則

與曩日者等耳。此一役也。鎮日力作者。凡二旬之久。乃得休息。然吾所誦習者。固未嘗遺忘之。蓋札克遜於晨昏兩時。必丐余爲彼諷誦經文。不如此。則彼無以卽安也。厥後所作之工夫。既竟。則覺吾之所渴望。又在于札克遜所說之故事。要彼爲我再言之。彼若有不悅之色。似不欲更說者。然吾強之不已。又隱示以吾將離畔之機。彼不獲已。於是勉強再爲余說。

### 第八章 結廬

其言曰。『汝須鑒余之苦衷。所不願賡續吾所說者。蓋不欲以吾與汝父交惡之情。使汝知之也。今無如何矣。姑爲汝言之。然汝若知此中底細。則吾之懟汝父。雖甚。當亦不足爲怪。蓋吾二人早歲。競趨向于意弗林女郎。是卽汝生身之母者。而且彼後來之地位。本吾平昔所覬覦。而以爲吾當得之者。乃一旦盡歸于彼。彼榮而我瘁。彼青雲而我泥塗。我之恨彼。亦人情也。』余曰。『汝之心事如何。吾所不曉。吾父母之結婚。何損于汝。吾亦不能知之也。』曰。『何哉。汝之爲是言也。意弗』

林女郎乃吾所鍾情之人。彼已娶之。吾安得不怨耶。』余曰。『唯唯。大抵如是。吾不知情愛爲何物。故不解汝所謂。已矣。今日爲余訴前事可也。』曰。『諾。曩曾告汝。謂輕舟漂至此島。適從山下浴池中闌入。乃得登岸。然舟由是破碎。此後不能用矣。吾衆登岸者凡八人。一爲船長。一爲汝父。次則一匠人。一大副。舟子三人。此外則爲汝母。吾人別無長物。惟有斧斤三具。木豆二。鐵斗二。卽今所用者是也。至于糲糧食水。均無之。以故第一事。須先於島中覓泉水。踰時遂覓得壁上流泉。卽今舍旁涓涓者是也。吾儕尙有天幸。漂流到此。恰值羣鳥戾止。正當伏卵之時。否則既無釣鈎。又無尋丈之繩。海中雖有魚。惟有臨淵空羨。吾人皆早作餓殍死矣。幸有鳥卵。隨地可得。乃收聚得若干。生啖之。遂得一飽。於是吾等攀崖跨石。到處探索。冀於島中覓得資生之術。惟船長及汝父若母。止於山下浴池旁近。求可庇蔭之處而休焉。及夕。吾等俱返。船長乃召集吾人而與之言。謂苟欲得佳處。吾人須協力同心。尤須得一人。以管轄指揮餘人。不如是。則吾人之作爲。斷未有好結。

果者。言次。復問吾人。彼所言之。是否可信。衆皆踴之。其不謂然者。惟吾一人也。既見他人。都已贊成。吾遂不復反對。船長乃謂大衆皆同己意。則其次須決定以何人操指揮之權。又謂倘在舟中。其權自當由彼操之。惟今乃在陸。彼以爲顯尼格君猶愈於己。遂建議謂指揮之責。當屬之顯尼格君。果如是。彼願奉承其號令云。斯議也。匠人與大副。立贊成之。繼則舟子中有二人亦贊成之。余遂孤立。然余終反對焉。余自陳不能受陸上人之調度。若欲吾受命。必得生世習海之人爲之指揮。乃可。吾既言此。彼二舟子。似亦與吾有同心者。彼曹雖允諾在先。而窺其意向。大有躍躍欲動之勢。吾尙冀其轉而和我也。於是汝父對衆宣言。其言殊有辯才。而又搗謙有禮。侃侃而道。略謂彼並不欲操指揮之柄。極願推戴船長。敬聽驅策。此當能令大衆愈加滿足。便請實行。然船長及餘人主張已定。不肯更前議。皆謂彼曹之所選擇。豈能任酗酒無賴如余者。以一人之私見梗之。於是羣向余言。謂余若不願與渠輩共處。則任擇島之一方。聽余自去。余聞而愈怒。謂余決不甘聽汝

父之指揮也。於是會議遂終。吾攫取一斧，挾之而去。船長拘余臂，謂斧爲彼物，遂奪去。任余所之。吾遂去衆人，自向羣鳥伏卵處謀棲泊。且資鳥卵爲食。入暮便枕藉鳥羽而臥，殊不憂寒。以此時烈風已息，氣候殊和煦也。翌朝睡醒，已曉日三竿。起視吾所舍棄諸伴侶，第見作苦正忙。海上殊安恬，蓋自吾人棄船逃生之後，船卽沉沒。舟中所有，多泛泛水中。有漂至島之水濱者，有數人趨水際，見有檣木板片，漂近崖下，輒取小舟中之長鈎牽引之，以抵浴池。然後曳而過諸堰，遂收集之。汝父若母及匠人，則在平敞之磐石上。卽今吾人所居處是也。渠輩擇地得此，以建築室廬。船長及舟子一人，正搬運所拾得之材木，以至彼處。諸人通力合作，頗覺敏速。吾視之，羨忌交深，恨不克與彼曹偕作。然念及吾偷躬與其事，須遵汝父號令，是安可忍。故終不肯自陳昨宵之失，而附合彼曹。於是取鳥卵生啖之，向陽而坐，觀看渠輩操作。有頃，則見匠人開始秦技。汝父助之，日未晌午，而室廬之間架已成。門接完好。然後羣趨浴池中去。小舟在彼，舟底洞穿，衆競拉摧之。片片分

析。盡括其釘而保存之。復紛取所析出之木材。運至築室處。吾見汝母亦手捧一裹。此必舟中所括得之釘也。約一時頃。舟已碎析。皆運至上方。備結廬之需。於是汝父及多衆皆趨而上。以助匠人工作。其若何構築。殆不須更爲汝告。以其所樹之室。尙在汝目中也。汝試觀室之上蓋。是處大半以小舟中之材木構成者。其下端則以厚板爲之。工作殊佳也。東方未晞。而室之一隅已成。吾見彼曹以木屑舉火。而取日間所得之禽與卵。整治之以供食。當吾離畔而去。吾儔侶也。竟有一事未嘗念及者。其事爲何。食水之需是也。至是方悟島中獨有之水泉。已爲渠輩盤踞。日將暮。吾焦渴殊甚。乃循山谷行。陟其上端。探彼中有山泉否。日將夕。果得泉。此卽汝登山樵採時所常取飲之處也。吾當時苟不得水。不能不降心以從渠輩矣。乃一旦得之。吾膽氣逾壯。於是扳折灌木之枝柯。或以吾力斷之。盡吾力之所及。廣爲收集。次早遂自建一蝸廬。以示吾亦有居室。不讓彼曹也。吾之結廬。故令傍石壁邊際。高出于鳥穢積疊之平地上。蓋知彼曹每來此中。取鳥及卵以爲食。

吾不欲與彼曹有所接近。故遠之也。次日未昏。彼曹之築室遂告成功焉。日復一日。覺氣候愈溫。余每陟澗谷之上端取飲。日必二三次。以余無盛水之具也。陟降既頻。殊以爲苦。自念若移吾居于谷中。而構廬于泉林之間。則無須往來蹀躞以求水。不猶愈于居是間耶。至于求食。仍須到此間來。然吾有帽及汗巾。足盛多卵。一次所得。可供三數日之需也。乃決計爲之。次早收聚鳥卵。遷吾居于彼。不一二日。已成吾廬而奠厥居矣。第三日再往取卵。吾又編嫩枝爲筐以載之。所得益夥。一往返之間。其所取攜。已足供七日之需。于是躊躇滿志。流寓島中。任至若何久遠。吾寧離羣而索居。不願受吾所深懟之人之號令矣。然衆人之推戴汝父爲首領也。洵非無見。蓋彼誠有過人之識力者。當渠輩之初至也。以爲衆鳥必永棲島中。渠輩可終年取以爲食者。惟汝父居智利久。深知此鳥習性。以爲不過數星期。衆鳥將他適矣。乃以語衆人。且謂渠輩到此。幸值鳥來時。方得延殘喘。過是以往。將無所得食。今須及時儲蓄。以備一年之所需。衆謂須取鳥肉醃製之。乃可持久。

然無鹹鹽。將何以濟。汝父在此南美洲間。習見醃製牛肉者。從未嘗需鹽。乃引以爲言。令衆人但取魚肉晞之。蓋此島近在南美。其陽光空氣必相同。能保存乾肉至永久者也。時吾方在谷之上端。茫乎未有知。而彼曹乃日夕勤忙。取禽鳥之肉而晞之。比及衆鳥將去。而其所峙蓄。已極富有。足支久遠矣。汝父又勸爲取魚之具。取鳥足之筋。教汝母締結之。遂成長索。以爲釣絲。其始衆敲釘作釣鈎。汝父謂無須。彼在美洲見紅夷釣魚之術。以告衆。使效之。此卽吾示汝之法。今用之以垂釣者是也。彼曹得汝父指導。遂以有備而無患。吾則日就空乏矣。衆鳥將及遠颺之際。吾之度日已漸艱。每得鳥卵欲啖。則見中有未成之殼。與黃白相雜。再過幾時。則剖卵但見有完成之殼。吾更不能食之矣。乃取其黃口爲食。然吾無從得火。又不解晞之之術。舍生啖之外。更無能爲。亦惟有甘之而已。吾尙自慰解。謂當此之時。汝父母諸人。度日之艱。當亦不減于我。彼曹皆安之。吾何爲獨不然。惟望異時鳥再生卵。將乘彼鮮美之際。廣收集之。俾足支多日用度。斯可矣。詎知吾所計



畫皆無能成。俄而衆鳥爭鳴。日迴翔于空際。喧噪殊甚。閱二日。則大爵與黃口。皆相率而遠颺。吾之生計。于是乎絕。於是徬徨無計。日徜徉於羣鳥往昔棲集之區。鳥去三日。吾已飢困至甚。雖地上死鳥亦將取以果腹矣。既復念吾昔日之僑侶。不知作何生涯。想亦必困苦如吾也。乃從石隙中下窺之。見殊無困苦狀。汝母方在舍側曠地中靜坐。汝父及船長正對語。別有二人。遠在崖畔。方下釣。彼曹何從得釣絲。竊訝之。遂斷然謂彼曹但恃行漁以自給矣。彼曹能得魚以爲食。吾則無能得之。遂以飢餒。而飢餒之累人。至于志行失墜者。比比皆是矣。至第五日。吾下至崖畔。有舟子一人。方漁。吾與互相問訊。告以飢餓。向之求食。對曰。『吾不能僉助子。吾事權不屬。不敢以物與人。』顯尼格君今作總管。汝須向彼求之也。汝何狂愚而妄自離畔耶。今竟何如。一日。遂至於此極。愚哉子也。『余曰。』子毋然。子若無術得魚。其困亦與我等耳。』曰。『然哉。誠如子言。我儕所以感謝顯尼格君者。亦正爲此。微此君。吾儕無復今日矣。然吾儕亦不專恃魚。食品尙多。所以漁者。以佐食。

耳。吾聞其語。益復疑訝。吾至此。更無別法。飢餓不能再忍。乃上行至高敞地上。汝父方與船長立。吾以傲慢之聲容。爲彼告說。謂今願歸來。與吾儕侶相依。船長目視余。轉以屬汝父。汝父謂須俟餘衆歸來會食。更與渠輩商推之。微衆人言。彼亦無能爲也。語竟。二人遂去。吾已飢火如焚。又見有二魚。炙煨燼中。汝母監視之。吾惟虎視眈眈然。旣已無可奈何。乃退去稍遠。隅坐以待餘人之歸。俾定余去留。斯時吾之志節。墮墜已甚。任施何種約束。亦將甘受之矣。閱一時頃。衆已歸來聚食。吾目視彼曹啖嚼。惟涎羨之。食旣畢。大衆聚議良久。乃呼余前。汝父語余曰。一札克遜。當吾輩艱難辛苦之際。汝本可分勞者。乃棄吾人。去今吾輩經營締造。稍獲安逸處。汝乃來求親附。以分吾人所穫者。汝不預備不虞。吾儕則早預備之。其卒也。遂使吾輩稍豐盈。而汝則至於窮餓。吾今與吾儕輩商。詢謀僉同。謹爲汝告。吾輩需汝時。汝未嘗一相助。今汝欲附合吾儕。須作苦多於餘人。以補前愆。故吾人倡議。汝若來相附。須與汝約。自今以往。以迄明年鳥來時。汝須每日遵巖谷至。

上方採薪以歸。以供一日之需。汝若願遵此約束。便聽汝歸附。吾儕定有若干之規約。以爲吾人之指導。汝須視此約束。與吾儕所定之規約等。而一例遵守之。汝意云何。請卽自決。」吾此時雖非歡喜順受。亦只得勉從之。渠輩乃以殘餘之饌置吾前。吾乃大喜。恣噉惟恐不及。至于哽噎不能下。鯨吞狼食。果腹乃已。食既畢。思吾所受約束。不覺熱血盈涌。以爲吾須日日作苦儼若爲他人作臧獲也者。故怒而不思此實釐然有當於人心者。蓋此一年間之所蓄。吾旣未與其辛勞。自不能食其報稱。故必勞苦操作。乃得分此一歲之糧也。而吾殊未見及此。反愈恨汝父。誓當有以報之。然約束又不能不遵。於是日攜斧斤繩索登山去。斫取薪木。爲巨束。負而歸諸室。斯實苦事。每日晨餐出。至晚餐方得歸。更無敢浪費時光。以傍晚須歸來會食也。船長見余負薪歸。每檢視之。驗其是否敷一日之所需也。

## 第九章 儲食

吾爲此操作。及一歲之久。羣鳥已再來。乃復儲備一年之食。過是以往。遂得免樵

蘇之役。但與餘人一例操作而已。於是每歎流離。念吾人飄泊島中。不知何時重見天日。日夕惟盼望海舶。然終未一見。縱或有見。亦去島絕遠。號召無可施者。吾人于是絕望。鬱鬱久居。遂多有戚戚無歡顏者。吾意諸人之心事。當亦如余。大都欲離畔。但恨去無所之耳。汝父若母。實足爲此團體中之心魂命脈。使諸人留一線生機。彼兩人創爲行樂之具。又每於晚間說一動人之故事。以是娛衆。俾消遣此淒涼之歲月焉。衆皆敬仰汝母。然汝母實足令人敬仰者。吾罕卽近汝母。彼亦殊不喜余。始以余遇其夫多無狀故也。吾旣再得與諸人等夷。而遇汝父輒多無禮。汝父亦不余責。彼若有所建議。余輒竭力反抗之。然吾雖常逞氣。汝父終自斂抑。不余校也。已而吾人忽喪其二。斯爲第一遭之不幸事。二人者。一爲匠人。一爲舟子。蓋二人一日忽請于汝父。攜備七日糧。擬環游島中一週。將以窮探所得。歸而報告之。及歸途之際。方過嶺上。渴甚。無所得水。見樹間有果。實類桑甚者。採而食之。果本含毒。能殺人。二人食之。至家病甚。彌留數日。遂並死去。吾儕爲之震悼。

吾人之身世。已成無可變遷之局。而不謂此二人者。復一變而有以異于吾人。惟如是之變遷。使人有難堪者耳。然而吾斯時又別有肺腸焉。覺歡幸之私。猶勝於其煩惱。以爲去此二人。吾勢愈益重。由是萬念交集。其所思維。多有不能置諸今日之懷來者。乃共葬渠儂于烏穢堆中。在第一疊巨石之下。後此諸人。亦皆葬于是矣。再閱三月。而別一舟子。又失其蹤焉。大索之。惟於崖畔得其脛衣。此必曾浴于海中者。蓋其失蹤之日。海上波平如鏡。正堪游泳之時。彼本善泅。或欲拾海上漂浮之物。或故作水嬉。容或有之。其入水痙攣以及溺耶。抑爲海鯊所噬耶。均未可知。而彼自是不復見。其遇禍時究竟奚若。至今尙不得知。自今以往。殆亦無有知之者矣。於是只賸有男子四人。一爲汝父。一爲船長。一爲大副。又其一則爲余。汝今聽久倦矣。吾且止。其餘俟諸異日。再當爲汝說也。『吾雖未倦。然視札克遜。則已有倦容。不復逆其意。遂各歸寢焉。吾每爲札克遜誦經文。至數計多寡之語。輒復懵惑。不解其意。不知所謂六十七者。其多寡若何。』札克遜乃告余曰。『此

言其多也。後將爲汝釋之。然吾人無物可數計。將何以喻汝。吾旣瞽。非以手數物。不能爲汝解釋也。』吾因念浴池畔。有小貝殼甚多。嵌石上。其大如荳。中有介蟲。殆蝸行至石上者。乃採取無算。歸至室。求札克遜誨余數計。彼如言。爲余數至千。彼謂足矣。吾乃效彼爲之。連日數習。可至百。無復舛誤。札克遜乃課余以加減之術。教余增若干貝殼于若干之中。而數計其合得。又教余從若干貝殼之中取去若干。而數計其盈餘。其後吾已盡記憶之。惟但能以手數計。不克再造高深。然由是可以涉獵乘除之術矣。此又新近所值一快意事。吾馳騫于此中者。凡三四星期之久。繼念彼盲人所能授余者。已盡于斯。吾旣盡習之矣。乃棄諸貝。欠伸而起。更謀其他。忽見架上。一册。念彼何因而不使吾見之。乃爲札克遜言之。且詢其故。彼應曰。『汝誠可取觀之。不過汝未有言。吾亦忘之耳。』余曰。『吾前此問汝。汝斷然禁阻。不教余啓視。此何意耶。』曰。『此殊無他意。不過吾斯時惡汝。以爲觀此。能娛樂汝。故不使汝見之耳。是書爲遭溺之船人某之物。昔在華爾底維亞時。偶遺

于小舟之舳中。渾忘之矣。余等至斯島。乃復檢拾得之。今可取觀。將令汝饒趣味也。一吾遂取而啓視之。彷彿記其名曰。「馬弗爾氏動物學。」所載皆走獸飛禽之屬。各繪圖而繫說焉。吾爲之驚喜無限。生平未嘗見圖畫。更未嘗見如是種種之物。光怪陸離。目不暇給。惟紛紛披閱之。幾不知從何處看起。紛紜至一時許。意乃少舒。遂先取圖中之獅觀之。其樂無極。又舉圖中所見者。多方問難。札克遜爲余言此物所從出之諸國土。又詳說此物之情狀。兼述舊日異聞。言之疊疊。吾又游目于圖中。配置諸物。而其新意思益復層出。於此有棗樹焉。吾爲述其狀。以問札克遜。而問答愈無窮期矣。卽此一圖。已費去吾人日中以後全部之光陰。不覺日暮。乃置諸身畔。如獲拱壁。吾平日于經文中。已得讀獅之爲物。今類憶之。乃暗誦其章句。將寢。復念經中言。熊殺童子事。又轉念及熊。謂明日開卷。當先及熊也。吾之光陰。消磨於是書者。約二閱月。在此時期。凡經文及禱告文。皆淡忘之。惟朝夕爲札克遜一諷誦。斯已矣。有時念及動物學所言。疑非真有其物者。及後讀至

禽鳥類。吾以島中所見者證之。覺其言悉合。乃不復疑。鳥類之中。尤以鷄鶩及孔雀二圖爲最耐尋味。其鷄鶩之圖。有一草舍。及若干景物。得略見英國之鄉村風味。其孔雀之圖。則有一壯麗院宇。門前有高車駟馬止焉。於是復生新意思。不知此圖畫如何而成。而札克遜又須告余以刻畫雕縷之術矣。吾珍護此書。三復讀之。至于爛熟胸中。然後回向平昔所讀之經典焉。數月以來。未暇及札克遜所說之舊事。直至此時。乃復請之。彼仍有不欲之色。吾堅持之。不得已。乃繼續前說曰。『於是存者惟吾等四人及汝母耳。而大副則疾病淹纏。抑鬱至甚。蓋彼尙有少婦。獨處英倫。恐異日歸來。生妻去帷也。亦可憫矣。久之。遂患肝病。病甚深重。閱九月。遂卒。於是又弱一個。彼于命盡之際。殊安恬。以其袂中衣釧及時表付吾。謂他日生還。幸爲轉致其婦。然吾恐其婦再不能得此二物矣。』余曰。『此二物今何在耶。』言次。憶吾曾見彼揭視榻下之板。知二物必在彼。又聞札克遜應曰。『吾已謹藏之。倘欲見之。吾將告汝其處也。』吾聞其語。已釋然。乃不復究問。一任彼再



理前說。彼復言曰。『吾儕復葬之于烏穢堆中。在前二人墓側。至是吾人只餘其三。汝母卽于斯時坐蓐。遂生汝。時大副卒後約三閱月耳。當斯時也。吾人捕鳥時。糧方訖。汝母卽臥病將產。方謂爲時尚早。此殆因勞動而傷胎。爲之危慮。豈知無災無害。居然生子。汝父抱子甚喜。蓋結襁五載。從未生育也。自儻侶相繼云亡。吾人聲氣愈希。則親情乃逾切。汝父母及船長遇我益厚矣。然吾之所以答彼者。則仍視吾情思爲重輕。蓋怨懟汝父之思。終難盡絕也。然吾雖不滿意于彼。而彼之待我。殊忠且厚也。閱時半載。汝方爲發育之嬰孩。而悲慘之事又見矣。』札克遜語至此。兩手自掩其面。良久無聲。吾曰。『札克遜。汝第言之。吾已知渠等終當並死。惟不知其作何死法耳。』彼乃意轉。應余曰。『汝言誠是。於是汝父失蹤矣。是日也。彼方至崖畔取魚。晚餐時。倩吾往迎之。已不知其何往。徧索不可得。意彼垂釣時。值巨魚來吞餌。魚驟掣絲。汝父被牽墜崖。遂入于海。爲海鯊所噬。此事誠駭人矣。』言已。復掩其面。余曰。『吾以爲人苟具有知識。必知計較輕重。與其被牽墜』

海。無甯棄絲與魚。人情大抵如是者。汝曹之所推測。吾終不以爲然也。』札克遜曰。『容有未盡然者。彼或失足而墜。誰則知之。吾人但能懸揣其狀耳。彼並釣絲而失之。故吾人想像其爲狀如此。吾儕尙大索之。然無益矣。時汝母將汝于懷中。惶急無所爲計。惟吾與船長搜索之。而此一搜索。別有一橫禍。復相因而起。船長於是乎又死焉。世人恆謂禍不單至。此一事也。足徵諺語之不誣矣。』余聲容轉厲而問曰。『彼若何死法耶。』蓋余漸疑彼所言之有不實不盡者。札克遜良久無語。卒乃復言曰。『彼與余同陟谷之上方採薪。乃從峭石壁墜下。傷勢綦重。踰二刻。遂死。』余復詰之曰。『汝又何爲耶。』曰。『吾更何能爲。惟有歸告其事於汝母而已。汝母聞此。益驚惶無措。蓋彼與船長友善。而與吾不相能也。』余曰。『可矣。請更言之。』曰。『吾多方以慰汝母。自今以往。生存于島上者。惟汝母及余與汝耳。汝時約及三歲。惟汝母始終惡余。且日益加甚焉。自汝父喪。汝母無復歡顏。日漸銷瘦。閱半載。遂卒。從此惟余與汝。苟存性命于島中。此卽往事之大概也。汝今一切

知之矣。請勿復以爲問。」

第十章 美酒

札克遜語竟。自投於牀。悄然不語。吾亦無言。方沉思彼所告吾者。而漸慮其不實。彼語至最後一段。忽忽遂畢。吾頗生疑。吾母之事。彼亦未嘗告我矣。邇來彼待我漸厚。故我之遇彼亦優。至是復教吾起疑猜。而平昔之嫌怨。乃再起而不能忘懷。然越宿之後。吾再四反省。忽又轉念。以爲吾之罪彼殊酷。而且縱欲尋畔。亦殊無可開端處。於是和好仍如前。彼亦日益可人意。多方以悅余也。一日。方取動物學爲彼誦之。至獼猴類。謂其性嗜酒。能飲至酩酊。札克遜遂舉平日舟中所見獼猴之故事。悉爲余告。余忽念浴池中昔日漂來之巨桶。未審其中何物。亦未嘗語彼。至是乃告以狀。問中藏何物。是否爲酒。何術可取得之。札克遜聽之。津津乎其有味。乃告余就何處鑽孔。且爲余作二栓。俾復塞穿孔處。余固好事。如其言。彼復命余將一鐵斗去。倘得桶中物。可盛之歸。俾驗其爲酒爲水。吾遂詣池中。桶立水中。

久。陷水中者凡尺許。吾如札克遜言。上下各鑽一孔。漿液滔滔流出。以斗載之。其色櫻黑。氣味殊強烈。既滿。持斗將歸。覺辛辣觸鼻。使人欲暈。乃少坐石上。試取一啖飲之。有如吞火。自言曰。『是殆非札克遜之所謂酒也。此物誰能飲之。酒豈如是者耶。』吾所飲未及一匕。然強烈既甚。挹取之際。復吸受其氣味。漸覺頭腦岑岑。乃偃臥石上。閉目一休息。詎曹騰睡去。多時乃醒。蓋來時適過午後。比睡醒而日薄崦嵫矣。遽然夢轉。腦中猶隱隱作刺痛。悵惘良久。瞥見斗中漿液。方憶所作何事。所居何地。自覺爲時太晚。知酣睡已久。乃蹶然起。忽忽攜斗歸去。將及室廬。聞札克遜有聲。蓋審余歸也。彼自喪明之後。其聽官若分外敏銳者。彼呼曰。『福蘭克。是汝歸耶。』余曰。『然』曰。『汝何久不歸來耶。吾驚惶甚矣。天宥余。汝再歸。吾自分見遺作餓殍死矣。』余曰。『汝何爲汝是想耶。』曰。作吾以汝不知何所遭。殆已死。故久不歸。汝死。我安能生。自念吾其隻身死于此間耶。是最可驚怖者。吾生平所畏。莫有甚于是者矣。』吾聞其語。覺其所驚憂者。純爲自己。無一語及吾。

者。吾所遭意外事何若。彼固未嘗爲余憂之也。然吾亦不欲指摘之。但告以吾所遭遇之事。且告以桶中之物。殆不可飲者。彼遽問曰。『汝曾將得箇中物來耶。』吾應曰。『然。卽此是也。』乃以斗進。彼嗅之。遂入諸口。長吃約盡一升。然後太息而舒氣。謂余曰。『樂哉。此久審之粹末酒也。吾未見有如是之美者。汝謂此巨桶大有幾耶。』吾爲形容其大小。曲盡其道。彼乃曰。『其然耶。』是則盈巨甕矣。殆足支久遠之所需也。』余問曰。『汝言何謂也。將謂嗜飲箇中物耶。』曰。『何哉。汝問余是否嗜之耶。是也。吾嗜此。此物有益于年長之人。然小子飲之。則足以致死。汝慎勿嗜此。不然。將戕汝生。汝須允諾。毋以涓滴入口。汝若飲而甘之。不測之禍。將及汝身矣。』吾曰。『汝毋慮。吾飲是也。適纔已告汝。吾曾略一嘗之。口吻間幾如焚燒。今而後更無敢近之矣。』札克遜又取斗一吸。應余曰。『此言是矣。汝年幼。未能勝此。他日長大如余。乃可飲之。至是乃能得其益。吾今歸寢。此其時矣。汝可攜斗置余榻畔。慎之。勿稍傾瀉也。』遂匍匐返就榻。吾持斗隨之。置諸其側。亦還就榻。

然不能入睡。以日間酣寢已久也。其始札克遜寂然無語。惟時聞其搗斗聲。余度斗所盛約可數升也。其後又聞其歌航海一曲。余從未聞彼爲此。甚訝之。然又甚喜。蓋彼歌聲旣佳。音節亦妙也。歌旣闌。余請彼再度之。以其曲殊悅耳。且爲吾所未嘗聞。彼遂謂余曰。『嘻。孺子。汝愛聽曲耶。吾將爲汝歌無算也。吾久爲不此矣。』正所謂愁懷寡懽樂者。在昔吾每度曲。儕輩中未有能相及者也。吾將復爲之。此時有可以開余懷抱者矣。今又爲汝歌一曲。汝其聽之。此後吾旣得酒。將舉吾所知。盡歌而出之。汝毋憂。但爲吾取酒。以供吾飲。斯可矣。』吾斯時深訝其懽樂逾常。旣念彼曾自言有酒癖。乃知彼之懽樂。實起於酒。得酒而樂。樂極遂至于縱酒也。于是責彼之心。爲之稍恕。時彼正歌詠。一曲旣終。又度一曲。吾聞而悅甚。約閱二時頃。其聲漸沈。遂聞嘒嘒告語聲。唧唧呶呶聲。頃刻亦寂。而鼾聲大作矣。吾尙醒視良久。然後沈酣一夢。不知所之。翌朝睡醒。札克遜尙高臥。吾待彼晨餐。候久未起。乃自食。食後。吾出至常坐之石上。四望海天相接處。冀有所覩。復憶及望遠。

鏡已爲海水所漬。不能用。吾不知如何而後可復其原觀。札克遜亦無能指導余。此物遂無可資以望遠矣。約半時許。乃復歸。視札克遜仍鼾睡。決欲驚起之。曳之良久。仍未遽寤。久之乃啓睫。問曰：『今番吾守望耶？』蓋尙以爲舟中當值時也。吾曰：『否。不過汝睡久。故喚汝起耳。』彼略夷猶。若不能驟審其爲余者。久之乃曰：『汝耶。然吾不能見物。此何故也？』余訝曰：『何哉。札克遜。汝自忘其爲瞽者耶？』彼乃恍然曰：『是矣。是矣。吾今回想得之矣。斗中尙有酒耶？』余曰：『涓滴俱無矣。此必汝引而盡之者。復何問爲？』曰：『是矣。吾已憶之。孺子爲我取水。吾焦渴欲死矣。』吾爲取水至。彼盡一斗。尙求益。余問曰：『汝須求物爲食乎？』曰：『否。吾不能進食。可與我飲。』乃舉手。索斗。吾覺其手顫動不已。舉以爲問。彼曰：『然。痛飲之後。往往如是。昨宵之飲殊快美。多年斷酒。今始一醉耳。然酒尙不少。當能作多番醉也。福蘭克。趁今更酌我少許。吾得酒。顫動可已。兩三盃便可。吾不更索取矣。所謂不更索取者。謂直至今夕乃需之也。吾昨宵喧呶已甚耶？』余曰：『汝歌數曲。』

吾聽之。殊娛樂也。』曰：『汝愛聽之。吾甚喜。曩昔在吾羣從中。惟余爲善歌者。吾之豪飲。亦吾羣從有以致之。不然。吾之嗜酒。不如是之甚也。好伴侶。今可再將少許來。注斗中深數分足矣。現在所需只此而已。』吾乃下趨巨桶。瀝酒與之。彼飲之盡。少間。已復其常度。始索食。又爲余言當日羣從中故事。不一端。於是鎮日樂甚。及暮。彼又曰：『福蘭克。汝欲聽余度曲。今可往滿取一斗來。吾將爲汝歌無算。』吾甚望如昨宵娛樂。遂如其言。札克遜先就榻。然後取飲。是夕開端所唱。不過翻昨夜之曲耳。旣而一再取飲。乃問余愛聽何種歌曲。余謂從未聞聲樂。不知所云。彼問曰：『吾昨宵所歌爲何。』吾不能答。彼曰：『所歌皆海上舟人曲耳。吾今再爲汝歌勝於前者。』略一思索。乃更歌一曲。聲情靡曼。而又音節悲涼。果遠勝昨宵所歌者。蓋此際尙清醒。歌聲尤嘹亮也。於是吾愈樂甚。請彼更歌數曲。其後聲音漸急速而沉重。不復能歌。吾有所問。彼亦胡亂還答。有頃遂寂。吾意彼已入睡。方念彼酒後情態。變轉何多。忽聞嚶語聲。乃聽之。聞彼喃喃語曰：『摩什老人。汝母問』



吾何處得來。吾必猶他人。以忠厚之道得之者。汝欲斯擇購之否。』少停復曰。『斯爲純淨之金鋼石。礦中所得。不過如斯耳。吾知之。汝猶太人。無欺誑者。汝問何處得來耶。此無預汝事。吾但問汝能否如吾值耳。如此吾便去休。否否。汝老竊賊。吾再不返顧者。』於是繼以呪罵。遂寂。有頃。復言曰。『誰能證此爲顯尼格之金剛石耶。』吾聞語及吾父。驀然驚起。以手據地。屏息以伺其再語。已又曰。『否否。寧有是。彼已葬魚腹中。死人何能訴往事耶。且其妻亦死。船長亦死。更何有焉。死矣。死矣。一切死矣。』乃悲歎一聲而寂。此際天已漸明。彼不復語。但偃臥。氣息似不屬者。日旣出。吾乃離榻。視札克遜仰而臥。其額有泚。指掌交互握。雖酣睡之中。面頰筋肉緊皺。若重有憂者。不時太息。吻唇翕張。然不聞有聲。驗斗中酒尙未盡。存者當有三之一。

## 第十一章 唱歌

吾乃出戶。至吾常坐處。回憶所聞者。彼語及金剛石。此物吾固嘗聞之。且知其爲

極貴重者。蓋吾於經文中曾讀之。札克遜亦曾語我諸寶石之價重。且謂金剛石尤極寶貴也。今彼云是爲顯尼格之金剛石。其必指吾父無疑。又云無人可證其爲顯尼格之物。此足見札克遜本不當有而有之者矣。彼何由得之耶。遂又憶彼有祕密蓋藏處。在榻下。意此金剛石當亦在彼矣。因又轉念在昔。彼語至吾父母之死。一何辭遁意虛。輕輕帶過。更不欲詳述。吾爾時聞彼言。固不能滿意。疑其有不實不盡者。于是沈思久之。知札克遜決未告余以事實。此可斷言者。是則此中尙有迷團。彼未爲余剖之也。今欲使彼自剖白。將何道之從耶。吾細思之。只有一法。彼酒後每漏言。吾今但飲之酒。將以漸得其情實。惟須慎密。勿露猜疑狀。使彼自知敗露也。至是而機械變詐之心。悠然遂起。此純由吾人一念之惡所致。非有所觀感於外界而然者。孤寂如余。從何得此。謂非根于天性者哉。歸至室。呼札克遜起。其所飲不及先一夕之多。故喚起較易。余問曰。『汝今晨覺何如耶。』曰。『不甚安適。夢境殊惡。』余曰。『汝曾爲余歌數曲。殊佳。』曰。『然。吾已憶之。惟卒亦沉沉』

睡去耳。』余曰。『然。汝不肯再歌。忽而鼾聲如雷矣。』札克遜乃離榻。吾與之食。又爲余說謳歌之事。竟日。吾擇其最悅耳者。倚其聲調。作有聲無辭之歌。彼聞之曰。『音節頗合。汝性必近於聲樂。亦曾試歌一曲否耶。』余曰。『否。從未有是。此汝所知之者。』曰。『吾以爲汝背吾前。或嘗放歌也。今汝試爲之。吾歌一曲。汝須反之。』於是彼爲吾歌。吾效之。彼曰。『甚善矣。吾且試汝聲音之高下。』遂按音之級數發聲。聲繼長而增高。吾隨之。彼曰。『吾以爲汝聲音。尤高於余。雖然。高至此。亦已足矣。吾今授汝以歌。』此一日之間。時教余唱歌。然只間歇爲之。蓋始學爲歌。不欲余用聲太過也。比及黃昏時。復請余取酒。吾曾得酒瓶三具。尙置匣中。每一瓶。載可三升。乃取瓶往。皆滿注之。蓋欲省往返挹注之勞。而以瓶載酒。取攜亦便也。札克遜取裹腕之裂帛。塞諸瓶口。盡置榻間。謂余曰。『此法更善。吾需酒時。可自取而注諸斗。自今以往。吾欲以水少許和飲之。非謂和水而後味乃佳。蓋如此則不易告罄。而飲之亦不至遽醉耳。不意吾艱苦備嘗之後。復有此愉快事。吾今不以

流落自傷矣。汝往將水來置斗中可也。』此夕情景與前宵同。札克遜放歌至大醉。乃沉酣睡去。吾冀其夢中杳言靜以伺之。終無所語。乃大失望。此後凡經月。每夕如是。札克遜於夢中酒後俱鮮所言。卽間有言亦無能得其要領者。每日依舊授余歌詞。余漸能歌數曲。無有舛誤。至夕則如常態。夜將闌。彼必飲酒。每飲必醉。惟時有輕重之不同耳。吾覺彼放縱無度。漸有害及體質之勢。覺其顏色枯槁。形容憔悴矣。惟終未得其真情。吾雖焦急。亦深藏而不露。但優待之。忍耐以俟。以爲彼既能漏言。豈一而不可再者。果也。吾言不謬。一夕酒罷。偃息思睡。吾窺之。見彼殊不安貼。每閱數分時。必一轉側。後乃含糊語曰。『占士船長。』既又曰。『占士船長何耶。』吾忽動念。謂彼或答余問也。乃低聲問曰。『彼如何死去耶。』札克遜應曰。『如何死耶。』乃墜峭石壁死者。果真如是。勿謂我殺之。吾未嘗以一指加其身也。』於是又良久無語。已復曰。彼婦謂二人皆吾殘害之。然吾不曾殺二人。只一人耳。此一人者。實吾殺之。然吾本懟彼者。』又曰。『否。吾之殺彼。並不爲金剛石。實

爲其妻。殺機之起。起於愛與惡者。』余曰。『然則汝之殺彼也。實因愛彼之妻而又惡彼故耶。』曰。『然。如是如是。汝何人。乃敗露吾事。汝爲誰耶。吾將索汝命矣。』語未竟。矍然起。殆彼之夢境。與余之聲音。有以驚覺之也。遽問曰。『誰人語。福蘭克是汝語耶。』吾不之應。佯爲睡熟者。彼尙危坐。若伺察余。余更齟齬作鼾聲。札克遜乃自語曰。『是殆非彼。彼睡已濃。可畏哉。夢何惡也。』乃翻身就榻。吾聞瓶酒淙淙作聲響。知彼就瓶吸飲。瓶中酒聲。良久始息。所飲又不少矣。久之。乃復悄然無聲。吾爾時熱血潮涌。自謂曰。『彼卒敗露矣。彼殺吾父。吾將乘其寢而殺之乎。』旣而曰。『否。吾不爲此。然當如何耶。將俟彼醒來。聲討其罪。而後殺之耶。』忽又轉念。彼已無目。不能捍敵自衛。吾殺之。是謂乘人之危。此怯夫之事。吾不能爲也。然則如何而後可耶。思念久之。忿怒漸息。尋思經文所言。謂吾人當以善行報惡德。吾曾舉以問札克遜。謂何故當如是。彼爲余解釋之。後又讀至「主曰。報施之事。惟予一人主之。」札克遜又爲余言。謂行惡者後將蒙天罰。吾人不能代天行

罰者。此猶太人法律所謂「以目償目。以齒償齒」之條。所以不可從也。此一段經文。彼爲余釋之最詳。殆慮吾乘夜作難。加害於彼。思有以防閑之者。故不覺言之諄諄也。然吾雖念往訓。心猶忿悁。不能去懷。自問更不能向彼作溫語。於是反復思所以待彼者。然心血騰沸不休。久之。神爲之疲。遂沉沉睡去。天將明。微聞號叫一聲。余爲驚覺。靜聽之。無所聞。乃復寐。比醒。天已大明。遂起。吾初發念。卽及於札克遜。顧彼臥處。已不見人。牀已空。吾爲一驚。思念良久。忽憶夜間曾聞號叫聲。乃趨出戶外。四望。亦不見蹤影。趨磐石邊際。俯瞰之。壁峭立下。臨數啓。意彼醉後夜出。由此下墜。然亦無所見。吾自語曰。『殆取水去耶。』後趨石之一隅。流泉在焉。此處下臨尤深。俯而矚之。則見彼僵臥不動。吾爲悚懼。投身泉石間。少坐。念昨夜方籌策所以殺彼之計。不圖彼已就死地。吾更無須躬負殺人之罪矣。不覺嘆曰。『主云。報施之事。惟予一人主之。誠哉是言也。』深念久之。旣又思彼或未遽死。乃履巉巖。下峭壁。直至彼橫臥處。立其側。聞彼呻吟聲。吾蹲身就彼。問曰。『札克遜。

汝傷甚耶。』爾時吾覩其狀。怨毒之念頓消。則見其唇吻欲動。然不能作聲。良久乃聞低語曰。『水。』吾急返舍。取斗注水其中。盈半。以瓶中酒少許和之。乃攜就彼。此一往返間。需時可十分。吾以水注其口中。彼若少蘇。視其狀。殊駭人。頭破裂。血滿面。鬚髮膠漬。模糊狼藉。不可名狀。吾欲扶彼至舍。不知何道之從。視彼漸蘇。息再與之水。漸能爲言。言時殊艱難痛楚。輒以手自捫其脅。余問曰。『吾掖汝歸去可乎。』曰。『吾不復歸去。聽吾就此自死可也。』余曰。『汝頭上創傷。不甚深重也。』曰。『不然。頭上吾未之覺。吾惟脅傷重。內部流血。吾其粉身碎骨矣。』言時喘息聲氣斷續一字一頓。吾視其脅。已青黑臃腫。再飲以水。彼得之。如飲甘露。乃返舍取益滿盛二瓶。和酒少許如前。再詣彼臥處。察其情狀略佳。意者尙可挽救。特爲彼言之。彼曰。『否否。吾之死。特少須時耳。聽吾留此。安然自死可矣。』語畢。遂昏不知人。悄然無語。惟聞遲重之呼吸聲。吾以爲是殆得酒之故也。坐以待之。盼其再醒。踰數刻。尙寂然。忽又想念昨宵事。心境殊不甯。

## 第十二章 謀殺

念彼將死矣。彼果死。吾父母臨歿時情狀。吾將永不得知。非趁彼未絕時。刺得其實。吾心終戚戚焉。守視至數刻。彼漸甦。吾甚欣幸。卽問其自覺何似。彼輒還答。無復前此艱苦狀曰。『今稍安。內部之血已止。然吾終不能生。吾脅傷已重。骨殆盡碎。背部亦負傷。不能轉動。亦不能自捫其足。不過苟延時刻耳。生平罪惡。不可枚舉。今如是結果。不亦宜乎。』余曰。『今可矣。汝既能言。則吾父及餘人死時真實情狀。汝可悉爲吾言之。吾父之死。吾已知爲汝殺之者。以汝昨夜夢中曾自言也。』札克遜遲遲而後言曰。『吾甚喜吾曾自言之。亦喜汝能以所聞告吾。吾固宜自陳罪狀。罄情告汝。蓋自陳者。懺悔之確據也。汝旣聞此。必將懟吾。至于永遠不能忘。此無足爲汝怪者。雖然。今且試觀吾情狀。汝捫心自問。是否哀憐之念勝于怨懟耶。』主云。報施之事。惟予一人主之。今豈非天之報施及吾耶。汝盍觀之。吾將長辭此可戀愛之世界。無復能溷跡于其中矣。所奪得之貨財。但能於數月之



前。令余愉樂。今則既喪吾目。復糜爛余軀體。生平所圖維所願望者。至此都盡歸泡影矣。吾之身世。得非可悲可憫者耶。』有問彼復曰。『吾今以事實告汝。自汝父母趁海舟行。以至遭風。吾前已詳述矣。汝今且飲余。然後再爲汝言之。』吾飲之。彼乃言曰。『於是舟既被風飄搖無定。碎浪每濺舟中。舟之下重。積水汪穢。甲板之上。升降口。皆掩閉之。酷熱至甚。是時余未輪值。乃在舟下重。覓睡眠處。船之右舷。有若干房室。其前端一室。船長以之貯餘帆。備不時之需。室內縱橫各十餘步。布帆堆疊其中。只差尺許。便上抵甲板。帆之在下者。皆爲水漬。而在上者仍乾燥。遂就其上爲睡眠處。汝父母之寢室。正與余鄰。僅隔一板壁。而舟以動盪顛簸。故板合縫處多綻裂。故余能見鄰室中事。所言亦可盡聞之。吾之擇睡眠處於斯也。初未計及此。不意其室中燭光。自板縫射出。吾處黑暗中。順此光線以窺。已無所不見矣。竊念男子獨與其妻處。必言機密之言。冀或有所聞。然此時所欲探聽者何事。吾殊無成見。惟吾怨懟之心。有以激勸吾爲之。決不肯失此時機耳。不數日。

吾已刺探而有所得焉。是日也。自酉正至於戌正。爲余當值時。故余得早睡。時約亥初。汝父歸寢。汝母已在牀。汝父方解衣。汝母謂之曰。「此帶常束腰間。得毋苦甚耶。」汝父曰。「否。吾今已慣之。初束此帶時。覺其纏累。經四日之久。毫無所覺矣。吾將久束腰間。俟風浪旣平乃已。如此風浪前路遭逢。正難預定。萬一有警。將取之無及矣。」汝母曰。「然則汝意謂何。吾人得毋可危耶。」汝父曰。「否。未甚危險。惟颶殊猛暴。舟亦舊敝。多滲漏耳。一二日間。或可稍息。然亦難遽定也。如此貴重財物。又非吾所自有者。倘不思患預防。竭力保護。一有遺失。則吾之負咎重矣。」汝母曰。「已矣。吾所親。但願舟行無恙。得復歸鄉井。吾父亦得見此金剛石。斯可矣。雖然。吾人當仍聽之天命。」汝父曰。「然。吾惟天主是賴。」吾聞斯言。從板壁隙中以窺。見汝父方解腰間束帶。意所謂金剛石者。必在其中。帶以柔皮製之。廣約七寸。縱橫縫作小方罫若干。殆卽金剛石所蘊藏之處矣。有頃。汝母復言曰。「顯尼格。吾終以爲此帶當束諸我身也。」汝父曰。「吾所親。此何故也。」汝母曰。「倘遭

意外事。吾將藉此以自保也。假如吾人棄巨舶。趨小舟。當此倉皇之際。子或不暇顧我。而此金剛石。固斷不肯忘却者。我若束諸身。則逃死之際。子必因彼及我。將掖我同行矣。汝父曰。子所忖度者。以云他人之夫婦。容或如是。但我爲篤守經訓之人。豈能重石而輕人哉。諺有之。貞淑之婦。其聲價遠在紅寶石之上。而紅寶石之佳者。其值或與金剛石之貴賤相若也。汝甯未之聞耶。汝母笑而言曰。信如君言。吾今可以自慰矣。汝父又曰。設有不幸。吾人或漂至荒僻處。吾須以帶付汝。蓋當此之時。在吾身畔。則易於敗露。而啓他人覬覦之心。置諸汝身中。則易於深藏。可以經久而無慮也。吾爲此言者。蓋謂身懷重寶。又處於荒山僻野之中。同處者難無不端之輩。偶一不慎。呈露於外。將有乘隙而欲攘奪者。恐舉足皆成危險之地矣。汝母曰。可矣。斯言吾尤樂聞之。蓋審知汝必不至舍我。以我能爲汝收藏財物也。汝父笑應曰。然哉。汝又得一便宜處矣。於是滅燭。無復有言。然吾所聞者已足矣。竊念汝父蓋身挾巨貲者。吾景况如斯。倘盡爲我有。則歸至

英倫。吾之境地一變矣。貪念頓起。由是怨懟之中。更益以謀財之大欲。而愈有以煽動吾行惡矣。』語至此。復欲水少許。乃就休息。悄然無聲。吾尙未食。遂乘此時返舍。且告札克遜。吾少時再來。吾歸約兩刻許。乃復就彼。且挾經文及祈禱文俱來。念彼自首既畢。將丐我爲之諷誦也。則見彼呼吸遲重。蓋已酣睡。吾不遽驚之。但靜視其形狀。觀彼奄奄待斃之情形。誠不勝悲憫之懷。及思彼謀殺我父之舊恨。又真有不共戴天之仇。而絕不能恕宥者。既又轉念一思。覺彼今日之結果如是。是已蒙上天之罰。而吾之仇恨。亦可藉以報復矣。再視其手腕。吾心益不自安。自念吾一童子。乃行此殘賊之事。使彼至於殘疾。亦云忍矣。思之未已。聞彼聲喚曰。『福蘭克。汝在此耶。』余曰。『然。』曰。『吾已少睡片時矣。』余惻然問曰。『汝覺稍安耶。』曰。『然。吾脅間愈覺麻木不仁。將長此不已。以至于命盡矣。今且畢吾自首之事。汝來前較近。庶可低聲久談。』吾從之。彼乃進而言曰。『自是以後。吾儕遂漂至此島。然何以漂至此島。及吾初至島時行狀。前已爲汝詳言矣。迨其後吾既

與餘人共處。吾之惡念乃漸消滅。凡所以傷殘汝父之計畫。吾更不以縈諸念慮。然此不過暫時事。未可以久。自死亡相繼以來。所存者。吾一身之外。忤有船長及汝父若母。吾之貪念。復勃然而起。汝父收藏金剛石之帶。現雖束諸汝母之腰。然非謀殺汝父。則此貴重之鑽石。終不能入吾之掌握。於是謀殺汝父之心遂決。而朝夕伺間。希冀一逞。迄未得有機遇。既思吾儕每晨起。必以一人漁。因汝母不喜乾肉。非得魚不可。吾欲遂吾志。舍汝父往崖上垂釣時。推入海中。再無良策也。且往昔垂釣。多在池畔石堰之上。其後吾更覓得一地。其魚既多且佳。其地則俯臨層崖。峭石壁立。又十分危險。即今日汝常垂釣之地。汝當能知其所在。不須余之再言也。一日。汝父釣於彼。吾即隱伺於旁。見汝父獲一巨魚。方掣絲上。忽俯身下視。吾突至其後。推而墮諸海。彼不能游泳。吾所素知者。靜以俟之。閱一二分時之久。然後俯瞰之。恰見其軀體沉下。順流而去矣。乃急趨歸。然心中頗惕息不自安。便道陟谷之上端。採薪盈束。挾以歸。冀泯痕跡。孰意吾之爲此。適足以起人之猜

疑。吾負薪入門。船長熟視之。謂余曰。『此何故也。非汝輪值。而自往採薪。不亦異乎。世間奇事。誠不一端矣。』吾勉強應曰。『吾方將一變而爲極勤勞之人。故應有是。』此際吾更不敢視二人之面。汝母抱汝于懷。立吾側。問曰。『札克遜。吾夫子已得魚未。何久不返。此時亟當歸來者矣。』余曰。『吾在谷之上方取薪。何由知之耶。』汝母曰。『先此一小時。鈎實在崖畔。占士船長曾見汝焉。』船長亦曰。『誠然。吾曾見汝。汝與顯尼格君具。曾見彼得魚否耶。』余不得已應曰。『是也。吾曾往崖畔。然未嘗卽近顯尼格。吾敢自誓也。』吾言此時。神色張皇。彼曹殆已覺之矣。船長又曰。『汝必近彼。吾望見汝時。已然矣。』余強應曰。『卽或曾與彼近。吾亦始終未嘗一視也。』船長曰。『已矣。今吾儕當以一人往視之。』又向汝母曰。『吾遺下札克遜與汝在此。可耶。』汝母已徨徬甚。應曰。『唯唯。此事吾已先有兆朕。汝遺彼在此。可也。』船長乃急趨崖畔。神逾刻。已返。殊憤悶。言曰。『彼已不在矣。』余方坐石上。起而言曰。『不在彼耶。殊可異矣。』船長曰。『札克遜。今須再往覓之。吾須守視。』

顯尼格夫人也。』是時汝母垂頭至膝。兩手自掩其面。吾目覩其狀。頗踈踏不自安。聞船長命余去。竊甚欣幸。去約二刻許。乃返。謂不見汝父。時汝母在室中。船長亦入室就彼。吾留於戶外。惴惴然惟恐敗露。其中心之情狀。有如該隱殺弟時矣。是日。無限愁慘。諸人皆不食。汝母及船長皆在室中。吾則在戶外。至夕亦不敢入就吾榻。但就石上眠。不能寐。心目中時若見汝父沉沒時之狀。次早。船長出至戶外。卽近吾。氣象殊嚴厲。彼雖或有疑。然無能罪我也。吾不敢見汝母面者。凡閱一星期。後察彼曹不能爲余罪。吾神色始定。乃敢入室。諸事如前。

### 第十三章 慘死

惟甚母殊嫌惡余。亦視畏懼余。且不敢仰視余。余若有所問。每不答。彼之待余如是。實欲先發制人。使余不敢近。然其効適相反。余覺昔日之情愛。至此復生。彼務欲遠余。余乃益狎近。彼愈生厭。余更向彼親愛。船長或見之。輒越俎干預。禁止余。彼以爲其責任應爾也。彼殊孔武有力。若與余鬥。余必屈服。吾審知之。以故船長

若在。吾遇汝母。敬禮有加。一遇船長他出。余輒狎侮踰常度。於是汝母建言。謂此後凡漁樵。當二人同往。彼將獨留居室。吾聞此。亦不敢抗爭。蓋余如不從。船長必以力强余也。遂因此而深惡船長。已而又一意外事出。吾乃脫然無復隸屬於人。而獨與汝母子共處矣。今須少憩。再數刻。汝可知其餘事矣。於是遂止。時已入夜。頭上月明甚。環顧四面怪石。光華輝映。愈覺巉岩可畏。仰望天上星辰。光明燦爛。加之一輪皓月當空。絕無雲煙。足以掩其清輝者。在此偉大莊嚴之景色中。吾一身外。惟一將登鬼籙之兇徒。與之相對。故危坐既久。漸覺悚懼。念經文有言。神造萬物。是則現前所見諸形形色色。皆神所創造者矣。神之爲狀。究竟奚若者耶。如是遐思冥想。閱一時許。竟倚壁而寐。忽聞人語驚起。則札克遜方低聲向吾求水也。余與之水。問曰。『汝聲喚已久耶。』曰。『否。剛喚一聲耳。』余曰。『吾已睡去矣。』札克遜方飲水。言曰。『今須終吾言。吾曾聞已如火熱矣。』於是又爲余言曰。『汝父卒後約四閱月。一日。船長與余共陟高處樵採。經石壁。其處有所謂裂口。此汝



所知者吾儕方由此穿過。船長去流泉所經處轉循石壁邊際行。吾隨之。二人皆手一短索。以束薪者。船長正行。足下一蹶。躓。身墜崖畔。惟石上有小樹生焉。遂擊執之。得不墜。半身懸崖上。兀艱萬狀。而彼猶自若。謂余曰：「以汝索之一端與我。」余應曰：「唯。」自念吾縱不與之。彼擊執矮樹。仍能上耳。乃立意與之索。豈知矮樹不任重墜。根菱漸弛。將脫。船長覺之。呼曰：「速速。小樹漸脫矣。」吾聞此。遂不欲與以索。僞爲慌忙欲與狀。反以索自繞其足。然後忽忽理之。一若倉皇失措。以至於是者。彼再呼曰：「速。」聲未已。樹根繯然中斷。彼遂墜。吾聞彼身觸石有聲甚厲。汝盍觀之。吾今日之所遭。非恰與彼同耶。吾之粉身碎骨。非儼然彼昔日之情狀耶。天之報施。真不爽矣。有問。吾乃下臨視之。彼尙一息未盡。強爲余言曰：「願神宥汝。」語畢。遂死。吾聞之。惴惴不能自安。竊以不聞斯語爲樂。此一事也。實與謀殺同科。蓋吾本能相救。而不肯一援手者。而彼反爲余祈天乞宥。其所謂「願神宥汝」之一言。聲留耳畔。經數月猶未休也。余乃歸舍。爲汝母言之。侃侃然無忤容。

蓋余尙有以自恕。謂非余手殺者也。汝母驚起而狂呼。謂余實殺之。且謂不特船長之死。爲余殺之。卽其夫之死。亦余殺之也。余竭力慰解之。亦殊無濟。于是汝母慘愴悵悼。顏色沮喪者。凡數星期。吾竊憂其將死。幸彼戀汝。故卒不死。吾察得其意。知彼已在吾掌中。然猶心動氣懾。不敢覩其顏色。居既久。吾膽漸壯。乃公然與之言。欲與爲夫婦。彼聞之。唾而不顧。吾乃更以他法脅之。斷其食。彼亦自甘餓死。惟見汝受苦。意殊不忍。其他種種暴虐無人理之行。吾不欲備述矣。惟一言以蔽之曰。汝母之日漸銷亡。實由於是。於是船長卒後約六閱月。汝母遂死。死時尙苦勸我勿傷汝命。若有機緣。幸以汝歸汝外祖。吾旣殺汝父。又以計困汝母。以至於死。其所要求。吾更不忍却之矣。乃葬之於鳥穢堆中。自汝母卒後。吾哀傷久之。吾更不敢殺汝。然深惡汝。吾殊無聊賴。惟此後亦甚無聊。尙有一端慰藉。與一線希望。慰藉者何。以吾得此金剛石也。希望者何。冀他日得歸英倫也。而不知皆不能也。由今觀之。得不謂之孽報耶。一有問。彼復語余曰。『福蘭克。吾脅問熱益甚。再

一刹那頃。吾將備極痛苦。不能與汝言矣。吾已舉吾罪惡。罄情自首。所能晚蓋者。盡於斯矣。今可告余。汝能宥余否耶。汝果不宥余。余將備極慘怛而後死矣。盍觀余耶。不幸至於此極。汝尙忍懟之耶。須記取。汝能宥他人。乃可望神之宥汝也。汝其有以告我乎。』余曰。『然。余重思之。自謂能宥汝。自今以往。吾將獨留島中。今若不宥汝。則異日之哀悲。將益無限也。吾今宥汝矣。』札克遜喜曰。『吾德汝。汝果善良之孺子。神錫爾嘏矣。今非將近黎明時耶。』余曰。『然。天將曉矣。吾攜得經文及祈禱文至。將爲汝誦之也。』曰。『此時辛楚漸酷。有刻刻加甚之勢。殆無能聽汝誦讀矣。吾殆未卽死。今須稍靜養。然後……』其語未畢。長號一聲。遂住。以後凡若干時間。惟微有呻吟聲。自喉間吐出。其狀殊苦惱。額間汗出如珠。呼吸漸艱澁。自日出以至於日將入。始能復爲言。向余求水。氣息奄奄而言曰。『而今已矣。辛痛已減。死亡近矣。今可爲汝言之。然吾更思之。須先告汝以汝父財物之所在。』吾應曰。『已知之。在汝榻中板下矣。吾曾見汝移動之。汝不覺耳。』曰。『其然耶。』

吾更無他語矣。轉盼一切可了。死後。可爲我具殯葬之儀則。及今未遽絕。且爲我誦經文。汝自審擇之。度我所最愛聽者。汝則誦之。我不能追憶而審擇其最宜者矣。然吾尙能時時禱告也。汝可誦之。『吾如言擇新約中子耗父貲之一段喻言。爲彼誦之。彼乃言曰。『此甚有合於我矣。我今祈禱。福蘭克。汝可爲我禱之。』余曰。『吾不審如何禱告。汝未嘗教我爲之也。』曰。『悲夫。吾誠未嘗教汝。』於是札克遜遂默。視其唇吻翕動良久。吾轉向別處去。須臾返視之。則已溘然長逝。頷下脫口張大。吾初見死人之狀。心爲驚悸。良久遂舍之去。彼略遠。坐石上。不敢復近。俄而日落。覺黑暗可懼。乃攜余書。忽忽返室中。吾心悸動。至於昏憤。經時乃能取食。食後。卽委身就榻。念吾今影隻形單。後將何如耶。思念未已。沉沉已睡。直至日上三竿始醒。起來見經文及祈禱文在側。忽憶札克遜曾丐我爲誦殯葬之文。吾已許之。曩於祈禱文中。屢經誦習。乃翻檢得之。略加循誦。遂持書詣其屍處。視其狀。比昨宵愈益可怖。吾讀殯葬式既畢。掩其書。自謂曰。『吾將何以處此耶。將塵之。

鳥穢堆中。此須跨越峭石。移屍到上方去。已決非余力所能。縱能之。余亦望而生畏。不敢觸其屍也。思久之。見此間四面多碎石。遂就地以諸碎石掩之。約閱一時許。工始畢。收拾諸飲器。急離其處。自問不敢再來矣。歸至室。始覺釋然。雖孤寂。猶愈於與死人爲鄰也。此一日間。更不能用吾思慮。默然坐。以手支頤。儼若有所思者。實則心境洞然。絕無所思。於是復卽枕臥。次日。吾自覺精力復活。能作事。能構思矣。然究覺神思不安。始尙不解其所以。繼乃知由於孤寂無可與語故。今而後須緘余口。直待吾倫類中有至此者。而後能有言矣。然吾同類果再有到此者否耶。在昔曾一遇之。未及抵吾人處。便遭不測。自是以往。恐不復可得矣。

#### 第十四章 植花

據札克遜所言。吾今行年約十有四歲。此十四年中。吾人只得見一海舟。此後或再經十四年。或更倍其歲月。然後得覩吾同類。亦未知知言念及此。但覺愁悶。自謂札克遜尙尚生存。得與爲侶。雖有所犧牲。至於若何損失。亦將甘之。此本不共

戴天之讎人。吾乃念之不已。幾如喪吾良友焉。當此時。吾心殊不寧。不能事事。勉強讀書。則不能執卷。勉強進食。則不能下咽。惟望洋燭坐。注視波濤起伏。時涉冥想。冀此海波。或送同類一人來。伴吾岑寂。又時而癡坐經時。中懷空漠。毫無所思。甚至日暮天昏。猶久坐不少動。卽返舍就寢。心亦怒焉如擣。幸轉瞬便入睡鄉。憂悶都蠲。次早。天氣清朗。日麗風和。海上作深碧色。吾神思漸能復活。可以進食。餐後。憶札克遜曾告余韋帶中金剛石。乃至彼榻上。檢去禽鳥羽皮。其下有砂礫。厚約寸許。掃除之。又有若干板片。抽取之。始見一窞穴。深可咫尺。諸物充牣焉。有時表一衣袖釦數枚。乃而大副之遺物。銀貨若干枚。以舊廢之布裹之。談巴菇菸函及管各一。胸飾一枚。以減筆書名姓于其中。字畫細如髮。書札數函。署名氏曰意弗林。知爲吾外祖手札。吾母卒後。乃爲札克遜所得者。吾所云書札者。不過後此之言。若當日則更未睹所謂書札。不能遽識之。且手書之字體。與印板者異。吾亦未嘗得見。故驟然遇之。雖字母亦多不識。惟所署姓氏。僅能尋繹得之耳。菸函中

有訂婚之金指環一。殆爲吾母之物。又修長之青絲髮一把。意亦吾母所遺者。更有物質三四種。吾後此乃知之。蓋金銀鑽石也。此外則爲銀匱一事。金環一雙。直至底蘊。則此帶在焉。帶以柔皮製之。以線綴成若干方罰。吾捫之。有物砉確。意卽金剛石。然吾未剖視之也。其上書以字。甚明瞭。其文曰。『倫敦美那里斯第三十三家。意弗林君之財物。』吾一一視竟。復納窖中。俟他時再研窮之。乃覆以板。仍以沙礫羽毛蓋之。旣畢。已費去時許工夫。便又趨石上枯坐。依舊絕無聊賴。以後旬日皆然。心身之間。都鮮活潑氣。還讀吾書。亦無樂趣。開卷欲讀。少間便復放下矣。此時再閱一月之久。羣鳥當至。然吾亦不措意於儲糧事。吾糧尙多。惟對食幾于生厭耳。讀者于此。必將問余何由知鳥至之期。則將應之曰。吾計月之圓缺。幾度而知之耳。札克遜與余皆用此法。由鳥來時起算。經十三度月圓。鳥當再至。今蓋月圓十二度也。岑寂若是。漸而對所見之物。則厭苦之。對己之一身。則厭苦之。卽對於吾生世。亦將厭苦之矣。一日思惟。吾將裹羸糧。以瓶盛水。攜之陟巖谷。事

樵採。當能消遣若干時光。吾視此間室廬。暨諸所見。皆增厭苦。將去此適彼。作多日淹留。不遽歸也。次日遂行。半時頃已抵谷上端。然未須汲汲採薪。乃欲登絕頂。試一望山後。卽或不能。則亦將及峯巒高度。以圖一縱余目。於是一路攀躋而行。抵一處。平地滑。草離離。獨不生灌木。吾坐而休焉。見有花作藍碧色。吾所未嘗見者。吾更不知島中乃有花也。此時不審其何名。後乃知爲黃連花之一種耳。吾豔之。愛不忍釋。花固鮮麗。吾又岑寂無侶。思有以自遣。故愛戀不置。憶曩讀動物學一書。畫圖中所配置。有英國鄉村廬舍。札克遜乃爲余言英國農圃事甚悉。又言野生花木。如何移植。如何糞溉。可使改觀。吾見圖中有以薔薇等花。蔓於壁上者。彼又爲余語其法。並及如何灌溉。如何保存。今對此花。忽自思曰。吾獨不能移而植之耶。吾固能灌溉之。珍護之也。乃以吾所佩美國刀掘土使鬆浮。然後緩緩拔起之。仍留泥土以護其根株。乃攜之復登山去。行未遠。又睹此類花甚多。較吾所得者尤美。更有三數色。異于衆者。尤覺耳目一新。吾爲之目不暇給。不知如何而



後可。乃棄手中所攜者。依舊上登。心中殊未有定見也。約爲時二刻。吾已登峯造極。得見海天之又一方。而鳥之後半面光景。皆已在余目中。余所立處。無限崇高。視此半後面之形勢。與余所居之一方。無甚殊別。大都皆巉巖巨石。濯濯無生氣。與吾之一方正等。惟吾立處。一帶皆生灌木。蒙茸滿山谷。此一道坑谷。連及山之前後兩方。如中分一界。畫者然。闐寂至甚。未睹一禽鳥。凡有生之類。皆無處可尋也。將欲返。又念不如循此巖壑。再進稍遠。視此中有何物。於是趨下。又見別有若干種花木。爲鳥之前面所未嘗見者。更有樹類鳳尾者。以數種蔓生植物繞之。吾念曰。此類植物。吾於畫中覩英國室廬時。曾見有之。獨不能取以繞吾廬耶。決遂欲採取。植之舍旁。俾環吾居。吾將自闢一花園。而撫有諸植物。此際之中。情愉樂之。不可以言喻者。坐而熟思之。自覺快甚。繼念吾廬構于磐石上。其處本無土。植物何以生。吾計左矣。不覺興致全灰。有如冷水澆背。旣又念吾將運土於彼。亦能成我園場也。遂決計爲之。始念欲用鳥糞。又憶札克遜曾語余。謂此物只可用小

分量。足令土質肥美。若純用以代土壤。則足以殺植物。乃更思量他法。凡札克遜所告余者。一一憶及之。念莫若先返吾室。歸途就巖谷中察之。視此谷中。上至若干遠。始有土可取。吾將就近取土。運至室外。既得土。然後羅致諸花卉。作吾苑圃可也。遂歸。察谷中土壤距吾廬未遠。已有可採者。其地之遠近。較之採薪處。僅三分一。而距採薪處。則約爲一迷廬四之一也。歸至室。釋吾所負之數日糧於地。爲時已晚。且休。次早。從匣中取一外罩蠟衣。縛領與袖。成一巨囊。遂往取土。是日運土凡十餘袋。歸則繞室填壅之。廣約三尺許。高約一尺。由是每日爲之。旬日乃畢。工作殊苦。然心境快適。勝于曩日之無聊也。作圃既成。乃攜二囊登山巔。採取諸植物。置之其中。費去一日工天。所得植物。已滿二囊。遂歸。至次日。則盡出其所得。皆樹之。惟見花葉多薦萎低垂。余爲不樂。未睡之先。悉以水灌溉之。翌晨視之。則已欣欣回榮。無復憔悴狀。又爲之一喜。然吾園中所有。尙以爲未足。復登山去。覓得前此未見者一二種。餘則無花之植物。亦擇而採取之。既皆移植園中。于是始

覺繁縟可喜。惟土壤每易傾卸。以沿邊無物範圍之也。遂又搬運石塊。繞土作障。以防維之。吾工事于是乎畢。更無可作。惟日日灌溉之耳。方思所以培養之方。復憶札克遜曾說鳥穢之功効。乃滿實一囊以歸。每一樹。以少許培壅之。不久而成効已著。比及鳥將至時。吾園中已繁榮無限矣。吾得此小園。其樂無極。其中之植物。吾悉稔知之。時或與之言。如吾伴侶然。日夕培養之。護惜之。見其生長甚速。輒欣然而喜。久不聞人聲。終不免岑寂爲苦。札克遜曾教余歌。於是悶來輒吟哦。始猶低唱。繼乃高歌。或不能記其詞。則但倚其聲調爲無詞之曲。無人聽之。則爲吾花木歌。一若彼能聽余歌聲者。余曲調有限。罄所有。則又反復之。久之亦生厭。乃又憶及祈禱文之末。有大隣所作頌神之什。曾以之入樂。遂取而漫歌之。罄其中所有焉。大抵此項之篇什。從無作如此歌聲者。然吾聊以自娛。曲調之誤否。所不計也。每三四日。輒再登絕頂去。徧搜諸卉之未羅致園中者。有所獲。則喜不自勝。

## 第十五章 飼鳥

俄而羣鳥至矣。吾乃取其卵而啖之。食乾肉久。得此鮮食。倍覺甘美。每日無可從事。便復垂釣。札克遜在日。吾鮮爲此。以得魚須火熟之。又當登山樵採。故彼不欲多事也。吾久未食魚。今乃再得嘗新。品味愈益變換。吾見鳥來。復憶及動物學所論。乃取其中海鳥類觀之。類別頗多。中一圖。繪一中國人。竿上荷馴養之鷓鴣。並附以說。備述中國人豢養鷓鴣。使之捕魚之法。因思吾亦將取海鳥而馴擾之。可爲吾伴侶。或更能使之捕魚也。然此時尙早。須待雜鳥長養既足。乃可取之。今當卵育之際。吾宜乘此空隙。陟山上。作數日勾留。以採薪。吾人所斫以爲薪者。係一種小木。札克遜曾語余。謂名杞柳。可編作棹。又教余取其條枝。作束薪之用。由今思之。此物並非杞柳。乃羊桃之一種。札克遜亦未知之耳。於是取卵數十枚。炙而熟之。以爲行糧。遂登山去。道經峭壁下。壁高可數仞。然後繞行山泉經流之道。以達上方林木繁生處。此路殊迂曲。較之綠壁而上。約多里許程途。然上下較易。不如峭壁險巖。船長之死。卽在此峭壁之間。札克遜曾爲余言之矣。余既抵林木

處。乃辛苦力作者。凡三日。得薪約五十巨束。自謂足支數月之需。然運至山下。殊不易易。以余一次所負。只能一束也。既而忽生一念。以爲偷取束薪。從壁上拋下。可省余數里負戴之勞。蓋余伐薪處。距山下浴池。雖不過一里遙。而崎嶇難行。尙須迂迴繞越耳。吾念及此。甚喜。怪札克遜當日何以見不及此也。於是如法行之。壁之上端。每有山泉涓涓流出。滑極殊難立足。然亦多有水泉所不經之處。吾取束薪。一一拋下之。兢兢然惟恐足下有閃失。乃三數擲之後。漸忘戒慎。抱薪一擲。不覺身與之俱。踵已離地。欲更着踵。已無及。翩然遂墮。一落數仞。余遂昏不知人事。閱數時之久。乃甦。幸墜下時。適落薪上。身不觸石。故得不死。驚魂既定。遂復起立。覺痛苦異常。口中出血。惟筋骨未傷耳。是日更不能操作。抑鬱而歸。卽榻遂臥。酣寢一覺。竟復其舊。將息一二日。己能舉動如常。乃灌其花木。則見枝葉萎瘁。若愁余之久去不歸者。復至吾拋下束薪處。因尙未堪作苦。不能一一負歸家。乃就近移至浴池旁。堆置石上。只此已費去二日工夫。蓋余自經蹉跌。不任勞苦。但迂

徐爲之耳。既畢。如釋重累。此時殼方出卵。尙須五四星期之久。即可取之。日間無事可作。又復悶損不堪。園中花已開罷。亦無甚意趣。乃復取經文讀之。覺新舊兩約中所記述。尙耐人尋味。於是日夕惟諷誦經文。然吾非能受持之也。不過聊以自娛。與讀他種書等耳。其後取鳥之期已至。吾有事可作。儘能消遣愁煩。經營時蓄事。一如曩昔。既有刀以供宰割之用。操作自易于疇昔。儲糧既竟。乃再往取其黃口數頭。此皆預擇之而留以有待者。時羣鳥將遠颺矣。吾所取黃口凡六頭。取自三窠。窠各二。於是大爵六頭。羣然與余爭。吾苦戰經時。乃得挾之以歸。大爵猶緊隨余。衝掠號叫。直抵余室中。余攜雛至室。各以釣絲繫其一足。而以其一端繫于戶外石上。衆大爵猶羣噪不已。直至昏暮。始各飛去。終日勞苦。疲乏已甚。乃就睡。晨起。則見大爵復至。與其雛相依。殆慙慙其雛。使與彼飛去。無如一足被繫。不得脫耳。大爵見余至。亦不驚避。良久。乃各向海飛去。約數分時之久。又同來。則各銜小魚。以哺其子。以後二日。諸大爵仍戀子不去。時則衆鳥蜂起。合大羣而遠颺。

矣。迴翔和鳴。上下空際。卒乃羣然遠征。北向飛去。於時大爵六頭。在余室中。伴其子不去者。至是皆顯不甯之狀。盤旋飛舞。喧噪至甚。久之。乃戛然長鳴。凌空而起。追逐大羣而俱去。愛子之情。終不敵其天然之習性矣。至是吾始得自撫有其一家之物。無他族之逼處。乃趨岸畔。獲一魚以歸。魚頗巨。足供衆雛數日食。吾取魚乙食之。立盡。始則尙有不馴狀。迨經若干日。遂漸相安。其卒也。不但識認余。且喜余。見余至則呈喜躍狀。余顧而樂之。遂舍花木而豢鳥。以鳥較花木爲有活氣也。時坐于門外露臺上。與之相晤對。如得伴侶六人焉。之數鳥者。以云敏慧。殊未足稱。然尙屬有生之物。有目能視也。平時殊鮮活潑氣。惟余將魚來食之。乃各起立。張其喙。以待食來。吾日凡四次。以魚供之。未幾則羽毛漸豐。形體漸碩。較前已大不同。殊可樂也。吾取動物學中之名辭以名之。曰獅。曰虎。曰豹。曰熊。曰馬。曰驢。每與之食。輒一一呼其名。久之。彼果能領會。吾益喜。乃與之戲。或取吾書爲彼誦之。或對之詠歌。或爲彼有所告語。又或取經文中所有之故事。爲彼詳述之。視彼狀

態不違如愚。儼若能聽受也者。再數日。又取其二。先鍛其翮。然後解去其繫足之繩。二鳥既能自如。稍形活潑。每隨余入室。夕則就室中棲止焉。察彼曹無復有圖遁意。乃取其餘者。盡鍛其翮。皆縱之。亦皆馴擾。一如先前二者之狀態。衆鳥皆既馴擾。余便又無可從事。乃返而就吾園圃。然亦無甚可操作。惟灌溉之耳。彼時藤蘿之屬。已日益滋長。漸繞室之四面。因復思維。當再陟山。顛及島之四面。搜求異種。冀有所增益。遂於某日。重到上方去。然無所得。乃取前次所採得之束薪。以受顛躓而未輦運以歸者。一一運反舍。但取長路穩途。不敢行險矣。既畢。返入室中。衆鳥皆舒其翼。張其口以迎余。若飢餓已甚。而又喜得見余也者。吾察知衆鳥已分而爲三對。每對雄雌各一。驗其羽毛而知之也。獅與馬常相依。驢與熊虎與豹亦然。乃一一呼其名而予以食。果能應聲而來。有攙越者。輒扑之以懲其煩擾。次日。余復取道他處。以覓植物。今次須從諸亂石間覓之。以吾覺此中似有嘉卉也。乃不復陟巖谷去。但就室廬後諸亂石中攀躋以登。此行殊艱苦。然吾志不易消。



阻。越一時許。乃抵一平敞處。其地爲余始登臨時所曾望見者。既到此間。竟大有所獲。得新異之植物多種。吾立而俯臨。覺嶽巖可怖。然景色又絕可觀也。下視諸亂石及吾室廬。皆極眇小。彷彿見所豢禽鳥在室外平臺上。細如黑子。是日也。天氣清朗。水面波平。遠眺其他島嶼。依稀可辨。又隱隱見一白點附近之。是殆舟楫耶。於是又振觸余愁懷。自念將終吾身。老死是間耶。抑尙有機緣終得救援以去耶。乃復俯瞰余室廬。覺吾所攀躋而登之路。異常峭峻。凜然畏之。恐下山時不能舉足。欲歸不得也。然一轉盼間。此念旋復遣去。又左右望。則見在彼一方。亂石之間。有坑谷焉。下臨甚深。不能見其底裏。復轉望別一方。亦惟有峭石壁立耳。既而吾心之所驚。又轉而之他。以吾又發見他種植物。卽須掘取也。吾所得之新異植物。約有二十餘種。聚爲一束。將懸之項間。蓋逆知下山時須並用兩手。不能更有所提挈也。事畢。坐而小憩。然後就歸途。坐有頃。忽念吾須歌一曲以自娛樂。遂放歌。

第十六章 叢豹

吾前既言之。謂札克遜授余之歌。余既久誦生厭。乃取祈禱文中附有之頌神曲而歌之。以取新異。吾無從悉其樂譜。惟任意以歌。設有聞者。必將驚其不類。然吾歌聲要自可聽也。方歌一句。覺有聲與余相應和者。吾歌聲既畢。則應和之聲亦不復聞。吾竊自疑焉。以爲吾自誤聽耳。乃再歌一句。審聽之。確有聲與余相和。吾乃駭然。以爲島中必尙有人。與余同此淪落者。蓋余未嘗聞聲音之迴響。惟雷聲中時有之。然吾亦視爲雷聲。殊未辨其爲響應之聲也。乃高叫曰：『誰在此耶？』則又聞聲應曰：『誰在此耶？』余復曰：『吾在此。』則又聞應聲曰：『吾在此。』吾無如之何。反復問之。亦一一迴應。如吾語。惟不答吾所問耳。吾意此間殆人有潛伏。欲侮余者。然細聽聲音之來。實出自坑谷之壁間。其處一望瞭然。果有人在。未有不見者。乃復轉念。吾其誤耶。此地必不能有人跡者。雖然。聲音何自來耶。此疑團終不可破也。思之漸生怖畏。日已漸西。遂卽歸舍。其行較來時尤疾。蓋天色將晚。愈覺

心悸也。幸其聲柔婉。與昔日札克達之聲異。果有人焉。亦必非強暴之徒。絕不至傷害我者。遂稍自慰解焉。吾雖甘岑寂。然亦必有所以自遣之具。乃能安處。苟無所事事。則悶損不可堪矣。於斯時也。憂從中來。輒釋卷枯坐。冥想經時。念吾異時復得見吾倫類否。由是愁懷不斷。悶悶不樂。遂成爲常態矣。一日忽念及鳥之彼方。不知作何狀。雖從山巔一眺望之。究未親臨其地。察看其沿海處也。乃決計以三四日之工夫。往探其地。在昔吾刀刃偶鈍。札克遜輒教余礪而銛之。擇取石塊之平整者。以水沃之。然後置刃於其上。摩擦之。此法殊有效。至是乃取一舊斧。如法以爲。閱一二日之久。斧乃銛利無比。較刀尤適於用。既又念吾去須數日。乃歸。何以處衆鳥耶。後乃決計。取巨大之魚二尾。膾之。以供鳥食。俾足支數日之需。然後取一外罩粗衣。用作囊。囊中置乾鳥肉若干。以爲餽糧。又挾余之動物學以備消遣之用。且攜備一鐵斗。以盛水。然後肩吾斧。腰吾刀。先與吾禽鳥行親接禮爲別。且戒渠儂安堵毋妄爲。以待余歸。遂行。時爲清晨。天氣殊佳也。約閱一時頃。遂

抵山顛。乃坐而取食。食畢乃下山去。覺此一方之海面較連吾所居之一方者。益覺恬平。蓋此方實背風向故也。休息良久。乃趨而下。覺行道較速。不若登山時需時之久。將及海濱。遙望亂石間。彷彿若有物行動之狀。及行漸近。知吾所見之。不謬。則見有若干巨物。伏於石上。時或縱身竄入附近之水中焉。吾得覩有生之類。更覺興趣濃深。欲卽近而視之。驗其爲何種動物。乃匍匐石上。潛行而進。相去約二十步。吾憶動物學中。似有此類形狀。幸吾已攜此書於行囊中。乃隱身石間。坐而解囊。抽書讀之。檢閱至某圖。其狀與所吾見。恰合。審其爲海豹。乃細讀其文。知此物可以豢養。若取其小者。長久豢之。甚易馴擾。且能與人相親。此物又易致死。若擊其鼻。便可殺之。此兩般之報告。爲益於吾者大矣。因思吾苟得一小海豹。以爲玩物。不亦甚可樂耶。吾雖撫有衆海鳥。然其爲物殊不慧。不若海豹佳也。乃試圖之。置吾行囊於石後。手吾斧。蛇行以進。至一石上。有海豹約二十頭。皆龐然大者。身量長四五尺。然無一小者。乃隱身石畔。往右而趨。復向他石覓之。至一石。其

上又有海豹若干。中有一雌。從以小海豹一。身長不及二尺。此則吾所欲取者也。彼曹所踞之石較卑下。而距水復較遠。吾伺察良久。聽其老者與幼者交互作聲。若相語者然。吾悅甚。念吾苟欲得其小者。自必先殺其大者而後可以。大者齒牙巉巖。不可當也。吾預定計畫。須截斷其入水之路。俾無所逃。乃從而擊之。計慮既熟。乃出。其大者見吾至。皦然驚叫。忙慌向水奔去。然吾已至前。乃猙獰相向。舉其肢體。以自衛。且護其子。吾斧已下。正中其鼻。遂寂然不復動。蓋已死矣。喜甚。攬其小者。置諸臂間。方欲將去。忽又一雄突來吾前。彼蓋聞雌之號叫聲而來援者。身量較雌尤巨。肩項間蝟毛磔張。尤甚於其雌。狀極兇悍。吾欲徑行。彼擋吾前不得進。乃急棄手中小海豹。躍而隱身於石後。手吾斧。靜以俟之。彼亦尾吾後。方舉其首來窺。吾斧中之。彼遂暈眩。此物突如其來。吾猝不及備。慌忙失措。故擊之未能中要害。尙未足以死之。乃急乘其昏憊。再斧中其鼻。遂仆石上而死。急返至遺棄小海豹處。見彼小海豹。方依戀於其死母之側。吾復攬取之。置諸臂間。退而取吾

行囊罄諸所有。然後納海豹于其中。縛其口。俾不能遁。乃坐而自休息。此爲吾最初一次之戰鬥。心悸動莫可名狀。須將息之。使復其舊也。而既得海豹。如獲至寶。念之喜不自勝。乃更思量吾當如何而後可。吾急欲攜海豹歸。然日已將暮。不及歸。乃決就距海較遠處。擇地投宿。攜吾行囊。挾海豹。轉至一處。其地距海約五十步。有巨石爲蔭。乃止焉。坐而取食。復解其行囊。取海豹出之。彼作撐拒狀。良久乃卽安。猶時時欲噬也。吾多方以撫慰之。復內之囊。彼處囊中。至爲不甯。不若置取吾懷中之能貼然也。然後更取吾書讀之。知海豹之皮。爲珍貴之物。而海豹之體。又多有脂肪可取者。然脂肪吾無所用。惟欲得其皮。以爲吾牀蓐耳。乃掩卷就睡。苦不能成眠。蓋吾心動盪已甚。又念吾乍獲之珍物。不能去懷也。直至黎明。乃得交睫。旣而陽光照耀吾目。遽醒。視吾海豹。寂然不動。恐其已死。以手捫之。則孳然鳴。知其不然。乃復詣死海豹處。驗其皮革。皆及美好。決欲取之。然其事殊未易。縱刳取其皮。亦未能攜之歸。而又憂念小海豹。須急將之至家。不然。飢渴死之矣。乃

決計先將小海豹歸。與之食。且溫之。俾免凍餒。然後再來剝取豹皮焉。於是備吾晨餐。食既畢。以餘糧置石隙中。以省往返提挈之勞。遂就歸途。勉行不遑甯息。日中已歸至吾廬。視吾禽鳥。皆無恙。吾所留之糧。足供彼曹之食。而有餘。彼曹殆已安之。吾臨視之。多有昏睡者。其醒然不寐者。亦淡然忘吾。吾至其前。彼亦不之顧。吾自言曰。『嘻。汝曹之親吾。見吾至而喜躍者。徒欲得食耳。今若此。吾他日出。當不復留食供汝。俾汝曹忍飢。比及吾歸來時。汝曹將鼓翼而來迎也。』復顧吾海豹。不知於何置之。及得安穩。計惟有以匣貯之。遂內之漂來之衣匣中。取禽鳥之餒餘飼之。食立盡。復取釣絲。下而更求魚。約二刻。已獲二魚。以歸。魚頗巨。出海豹於匣中。再以魚食之。食之甚疾。察其狀。已漸馴擾。甚喜。視衆鳥。已不甚可愛惜。乃投以魚腸。飼諸動物。既竟。乃自思維。既而吾亦就食。食既訖。決計明晨復往。將剝取二海豹之皮革。置諸石上曝之。俟其乾。再來取之。今須先馴養吾海豹。不能遽舍之也。至次日晨起。飼吾海豹畢。內之匣中。掩蓋之。乃復首途。

## 第十七章 築壩

及吾至島之彼方。爲時尙早。取兩海豹。悉剝之。曳其革至吾昨宵寄宿處。重累至甚。其大者尤甚也。及就石上張之。復以石塊鎮其四邊。毋俾風吹去。工旣竟。日已昏。吾仍就歸途。及夜後數刻。已歸至吾廬。蓋吾已習於其途往返之間較之曩昔。其速倍之矣。及就昏暗中摸索至寢所。卽枕遂臥。罷乏已甚。遂酣睡。次早聞匣中海豹哀叫聲。驚而起。急取魚食之。且就匣中取出。則馴服愈甚。吾益異之。食旣竟。靜處吾側。或傍吾而伏。依若其母也者。吾或行動。彼且欲追隨之矣。還顧吾禽鳥。益覺其愚蠢。且亦垢穢不堪。每見斗中滿貯水漿。輒欲身入其中。吾念之。彼殆欲浴也。乃試取其一。以長繩繫足。帶至山下浴池中。縱之。觀其出沒波間。翻騰澡浴之狀。越時數分始已。知吾所見之不謬。游泳逾刻。然後帶之歸。復取其他。帶往浴之。如前。至一一浴畢。乃止。自是之後。吾乃每日浴之。漸覺其羽毛豐澤。異於曩昔矣。吾旬日不出。以馴養吾海豹。彼與吾漸益親狎。一夕。吾方寢。彼匍匐登牀。自



是每與吾同榻。越旬日。吾復往鳥之彼方。設計運此二獸皮。達諸山顛。已萬分艱苦。又明日。乃移而歸之室中。革已乾燥。遂布之榻上。蓋吾雖習用鳥羽爲牀蓐。然殊惡其氣味也。今而後。吾撫有海豹。海鳥。及園場花木之數者。吾須日日維持之。於是乎日有所務。覺光陰迅速。轉瞬而羣鳥又將至矣。爲時漸近。而察吾諸禽鳥之情狀。愈覺其不寧。彼曹已各有匹偶。吾前既言之。至是而羽毛日豐。益能辨認其雌雄。果皆雌雄相配而爲偶矣。諸鳥久已不受繫繫。至是乃大有軒翥意。而雄者尤甚。始吾欲盡鍛其翼。俾勿追逐大羣而俱去。旣而察其情狀。知彼殊愛其偶。吾以爲但取雌者而鍛之已足。逆料彼雄者未必肯舍其雌而去也。乃鍛雌者之翮。而委心任運。聽彼曹爲之。吾斯時已得海豹爲儔侶。不復如前此之重視諸海鳥矣。俄而羣鳥大至。復占踞鳥穢充斥之地。一如往昔。吾乃日取其卵爲食。而斯時吾所叅之雌。亦就地爬搔。若營窠者然。越數日。遂產卵。竊計彼若嫗伏成雛。將自飛去矣。乃取之。豈知吾方取去。彼復產他卵。竟取之無盡。幾及兩度月圓。而後

已焉。於是吾得久食鮮卵。直至野生諸卵嫗伏成雛。相率皆去。而吾所畜之鳥。尙時產鮮卵以供吾食也。吾所豢之雄鳥。當雌者始產卵之際。卽翮飛以試其翮。旣乃翱翔而入諸海。吾意彼一去不復返。乃歷一刻許。便已歸來。各銜魚。置諸其偶之前。吾見之甚喜。今而後彼曹可以自給矣。豈惟彼曹。卽吾之海豹。與吾之一身。亦將仰給于彼曹矣。然此只能得之於天氣清明之日。若遇風波之候。則彼曹亦不能自得食。仍須仰給於我焉。至此項之供億。果何道得之耶。蓋伺其銜魚以歸。則竊奪之。如是則雌者不能得食。雄乃重往取之。及其歸來。則又竊奪之。彼欲哺其雌。自不憚往返求魚。必使其偶得一飽而後已也。然吾斯時。猶有難處之一事。當波浪大作之際。不但諸鳥無從得魚。卽吾亦無由得之。蓋當此之時。魚不貪餌。故也。計慮久之。遂得一策。將於浴池中。擇其距海較遠之一部分。築壩以橫斷之。壩以亂石疊成。俾海水能流通。而魚則不能出入。每值清明之候。則垂釣取魚。畜之其中。至風浪大作之際。海上不能得魚。則取之其中。以豢吾海豹及鳥可也。於

時羣鳥方至。乃先備儲糧事。峙蓄既竟。乃築壩於池中。其工程未甚浩大。蓋池中水深不滿二尺。而池之廣又不及五步。則此壩不甚修廣耳。壩既成。每值佳日。輒往取魚。縱之池中。此法殊佳。魚甚活潑。然尙有困難處。以吾欲取魚于池中。殊難得之。雖餌之。亦不顧也。此際吾所撫有之禽鳥。不但不爲吾累。且能有利于吾。吾可無須顧復之。遂專意以向于海豹。思錫以名。取動物學誦之。知曩昔有呼獅之名曰奈羅者。以爲取以名吾海豹亦佳。遂名之曰奈羅。然奈羅之名。具何意義。吾不知之也。此物今已馴甚。吾苟舍之。輒號叫。若往山下池中。彼輒追隨。道遠而巉巖。彼蹒跚行。跨越爲艱。然猶勉隨余。至力不能逮乃止。蓋將到池上之際。道上殊甚崎嶇。彼遂不能前。每隨余下至此。輒止而啼。俟余就歸途而後已。吾亦曾提挈之以行。置諸池中而浴之。然彼已漸長。體重不易提挈。乃決欲平治此巉巖之道。俾吾海豹得自達于浴池而後可。如是者又消費數日之光陰焉。其道中諸亂石。可去者去之。否則以斧碎之。工既畢。導吾海豹來。遂能隨余直至池中。縱身以入。

浴。自吾蓄魚之後。彼未嘗一入池中。今其初次耳。乃沒水中良久。竟獲一魚而出。置諸岸邊。吾乃思曰。今得取魚之術矣。苟需魚。則攜奈羅來此可矣。』以後遂如是行之。彼能聽吾號令。恍若吾之良狗也。吾挾一小鞭策。若有誤。則輕向其鼻擊之。彼受鞭扑。則搖其首。露其齒而號。已復愛戀而匿就吾矣。每日隨吾往池中。見魚輒追逐。思取之。吾苟無須魚。則阻之俾勿取。久之。彼亦能聽余所命。吾海豹之親狎馴服若是。吾之愛彼。又若是。苟非親見之者。則此中境界。真無從想像得之矣。彼于日間。則爲吾伴。爲吾嬉游之朋儕。晚間則又爲吾同榻之儔侶。形影相依。不能離也。自吾子身獨處之後。凡閱兩載。而有一意外事出焉。今須並記及之。日者吾往浴池中。奈羅俱焉。吾立石上而垂釣。奈羅出自池中。縱身以入于海。嬉躍不可名狀。吟嘯甚樂。吾未措意也。彼復沒入水中。杳不可見。數分時之久。乃就吾釣絲垂處。浮出至水面。惟附近之魚。被其驚擾。不復吞餌。吾遂不能得魚。思驅之去稍遠。俾勿驚吾魚。乃以石投之。中有一石。中之此一擊。殊難受。彼遂復沒水中。

去。有頃。吾罷釣欲歸。呼嘯以召之。望之不見。吾徑行。滿擬彼必自返。蓋彼已熟悉其途。可以任意往來者。時方清晨。吾須從事。吾園圃。此中花木。已極繁榮。以吾曾以鳥穢澆之也。至日中。而奈羅仍不歸。吾不樂。乃復臨池畔覓之。不可得。視海上亦無所覩。呼嘯再三。殊無影響。漸生疑懼。自念曰。『將毋以吾投石擊之之故。遂至舍我而去耶。殆不爾也。』遲留海濱者約一二時之久。守而待之。終無所見。於是中懷若失。奈羅殆真舍我而去矣。吾生平殆未嘗哭泣。至是乃淚如雨下。其悲痛之甚。爲從來所未有。吾與彼實爲相親相愛。獨一無二之伴侶。一旦失之。覺吾生世更無樂趣矣。佇立久之。失意而歸。痛悼愈甚。天將暮。重到海濱。立石上。呼而召之。至于嗔爲之。嗔。然終無益矣。天已昏黑。乃復歸。自投於牀。遂絕望。自言曰。『吾愛彼甚。彼亦愛吾甚。如此輕易。便舍之耶。』遂復涕淚。念自今以往。不復見吾奈羅矣。閱吾書者於此。必將謂吾之哀戚不倫。然請閱者設身處地一思。吾行年方十有六。又獨居于此。闕寂之荒島。而奈羅者。又足慰吾岑寂爲吾僅存之一件。

侶。今復一旦失之。吾安能勿悲耶。彼非人類。又不解爲言。此誠是也。然彼愛余甚。吾每拊循之。輒知感激余意。吾所親愛。惟有彼耳。且彼性殊聰敏。其愛余之甚。亦一如余之愛彼。今竟棄余耶。吾爲涕零如雨者久之。迨倦甚。乃睡去。

### 第十八章 望遠

次早黎明時。覺有物觸吾。驚起。則聞低叫之歡聲。吾立辨其爲奈羅。察之。已在吾側。噫。奈羅歸矣。吾欣喜無極。攬之入懷。視之儼若人也。遂喜極而泣。少間。抱之而再眠。不徒一悲一喜。轉眼遽更。有如是之甚者。此真吾以後畢生所未嘗或遇者矣。晨起。謂之曰。『唉。汝頑劣之海豹。吾以汝舍我去矣。何令吾驚憂至于此極耶。』奈羅亦甚歡樂。吾儕再得聚首。其親情更逾于曩昔。以後經若干月。無甚可言者。時則獨居島中。已三載。此第三載之末。可有紀者。至是而吾年將約十六七。身頗長而壯佼。正當強盛之年華也。昔日衣海鳥之羽皮。今則已棄之。而代之以舟人所服之內衣。此得自漂來之匣中者。然吾之服只此。並無下裳。若是則吾服似愈

長而愈佳。然此間並無他人。只吾侶奈羅而已。吾遺世而獨立。非置身于羣倫中。服御雖不完。庸何傷。固不必過爲求備也。此三年中。時取吾經文祈禱文及動物學反復讀之。再三讀徧。而吾復強記。幾乎皆能暗誦。然吾之讀經文。猶若讖書。蓋無人加以訓迪。而神之靈爽。又未有以誘其衷。故仍多未能了解者。吾之讀之。但作爲消遣之具。斯已矣。此際吾園中花木。已極繁榮。其藤蘿之類。已滋長至屋頂。到處掩覆。花蔓纍垂。夾于戶外。有若結綵。他花其木。則當移植之時。眇乎小者。今則已成高樹。幢幢覆屋。迎風搖曳矣。其他百卉。旣經吾久久灌溉者。亦罔不發榮滋長。至于蓊蔚。吾室廬已在萬綠叢中。而舊日之外觀。已不復可觀。恍若樹林陰翳中掩映見一孤亭也者。若就池中石上遠望之。尤爲美景也。吾復屢登山上去。吾斧今旣可用。乃時時伐薪木。運至浴池中。積之甚多。用之久不能盡。吾本不常舉火。所以時時採伐者。但欲有所務以爲消遣耳。又屢至島之彼方。常與海豹爲敵。所殺甚夥。覺其皮甚能適意。吾室中多用之也。計吾所得美好之革。不下三十

餘具。吾已用之而有餘。而仍時往取之者。則亦與伐薪同其興趣。別無他意耳。敵殺海豹。不但可以破岑寂。而戰鬥之際。風起雲湧。更饒壯快之觀也。今亦不復細敘殺伐事。恐閱者厭聞之。吾今但紀其一事。以告讀者。此一事也。雖覺可笑。然已幾喪吾生矣。一日。吾方伐一龐大之海豹。豹爲雄者。毳毛炫麗。吾每欲得革之最佳者。故伐之。彼方踞一石上。與水者鄰。吾先趨水中。斷其歸路。俾勿逃去。吾雖立水中。足下固石也。方舉斧欲擊其鼻。石滑立足不牢。擊之不中。而吾足下一蹶。躓遂踣。手猶握斧也。此物乃雄之最巨者。遽前。齒嚙吾服。曳吾入諸海。直抵深處。幸彼但銜吾衣。未噬吾體膚。吾亦習水。尙未爲所苦。彼曳吾去。任意所之。衣漸覆吾首。吾將爲衣所困。乃伺間脫首及兩臂出之。舍吾服以與彼。吾乃得復出水面。溺幾死。幸吾之衣袖。未加以釦。不然。兩手被束。必不能自脫。吾其休矣。還至石上。回首視之。見此海豹亦出水面。銜吾衣振之。情態殊忿怒。此真莫大之挫敗。不惟喪吾衣。並失吾斧。以吾入水時尙執之。後值事急。乃遺之水中也。惟吾刀尙得保全。



吾以索繫之。環諸項間故也。吾何以特及吾衣袖耶。蓋吾衣袖本無釦。平昔每覺其不便。念在昔大副之死。曾以衣袖之釦付札克遜。俾致諸其妻。此釦今尙什襲藏。欲取而用之。繼念吾苟以之釦吾袖。久後將遺失之。此爲他人寄託之物。吾不當置諸危險之地。遂不用。此一念實有當於理。所以得保吾軀命者。亦此一善念爲之矣。今復及吾禽鳥。彼曹之度日。一如其先。每日必就浴。及時乃卵。其雄者則捕魚以歸諸室。至其椎鈍無味。則猶昔也。自經一度鳥來之後。彼曹遂安之。無復有圖遁之思。渠輩亦各有用處。惟外觀不美。且吾既有聰敏奈羅之爲侶。相形之下。則覺其稍蠢耳。今敍吾之事蹟已畢。更有數言。便轉而及他項事。至是則吾之境地又一變遷矣。吾前旣言之。謂匣中曾有一望遠鏡。但爲海水浸漬。不復可用。札克遜曾授余用之之法甚悉。惟鏡漬水氣。經熱力。水復蒸散爲汽。滃渤若障重霧。不可見物。吾曾取諸鏡出而一一光晶之。惟中有兩片合而爲一者。蒙氣直透其中。不可拂拭。故札克遜教余用之之時。此鏡仍蒙昧不可見物。以後但棄置之。

閱一載。吾以好奇之故。復取而玩之。則見鏡裏之水汽已乾。無復障翳。鏡已可用。試練良久。已能用之。一如他人。然吾本罕用此器。吾目力又銳利。無須乎此。至欲遠望船舶之來。則吾之懸盼海舟。亦既屢失望。此念已久灰。不復置諸懷中矣。故此鏡但擱置之。一日。黃昏之際。天氣不佳。海波大作。吾覺鉅島約十餘里處。海面有物。似非常見者。初意彼爲鯨魚。此物至一定之候。每有若干。出現于環島水際。吾每樂觀其嬉躍。及噴水之狀。札克遜亦曾語吾以若干捕鯨之故事也。既而夕陽殘照。忽射及之。此物乃現素白色。吾知非鯨。急趨取望遠鏡視之。乃辨其爲一極小之舟。張以片帆。乘風直向吾島來者。吾樂甚。注視之。直至昏黑不可見而後已。心搖搖而靡定。萬念相續起。已復思維。吾當如何而後可耶。吾知不踰時。月當上。風浪雖惡。然天際無雲。月色必佳。當再能見之。既又念波浪方惡。此間又無可艤舟處。彼曹將何以登岸耶。非從浴池中來不可。計慮久之。乃趨浴池。就進口處。厝薪于兩旁石上。火之。欲以示彼舟中人。使知從此進也。佇候頃之。復攜吾鏡。及

火種少許。下至池中。更取薪二束。舉而厝諸兩旁石間。俾益其焰。火將燼。輒復取薪益之。於是更取鏡窺之。俄而月上。見此舟只在二三里外。其行蹤正向火光來也。吾乃復益薪於火。時風力愈勁。浪花瀆薄。有濺激至舉火處者。甚慮其滅火。然亦無可如何。但益以薪。使火烈具揚而已。再越一刻之久。舟已釐然可觀。時則距島已近。相去僅可百餘步。然其方向乃非正對火光來。反偏于沿岸之地點焉。蓋舟中人雖遙見火光。仍未辨其爲一爲二。不審從何而入也。其後漸卽近。乃審其爲二。然後更向兩火之間而進。少頃已及池外入口處。舟隨波上下。顛簸不可名狀。吾惴惴然。深恐其抵石堰處。波頭適落。舟將觸石而碎。雖不傷人。然舟不保矣。幸而巨浪適至。舟一拋舉。已跨越石堰。入諸浴池中。池水不深。遂膠焉。便聞舟人呼萬歲聲。又聞一人曰。『可矣。汝曹可收帆。今無事矣。』帆遂下。吾於火光中覩之。知舟中有若干人也。此際吾心已搏躍無極。不知所云。但自默念。今而後吾無復岑寂如曩昔矣。閱者於此。其亦能想像吾之欣喜爲何如者耶。

第十九章 捕鯨

布帆方下。諸人各躍入池中。徒涉以詣池畔石上。其一人謂余曰。『子爲誰。此間人數有幾耶。』余應曰。『此間殊無他人。惟我獨處耳。吾甚喜汝曹來也。』曰。『其然耶。我之誠信人乎。審如是。汝能告吾人以求食之方乎。』余曰。『唯。請少待。吾將多取食品來也。』曰。『如此甚善。汝須精細。速以食來。吾人已飢甚。其勢可以食人。汝若不教吾曹得飽。恐將啖汝也。』吾乃趨而歸。將往室中取乾鳥肉。方行。又一人謂余曰。『少待。汝能爲吾衆得水漿否耶。』余曰。『唯唯。此間泉水多有。』彼復遙謂一人曰。『噯。哲姆。舟中取木桶出付我曹也。』其人乃持桶來。彼轉以付吾。謂吾曰。『孺子。以此滿盛水來。可乎。』吾急登山。返至室。以桶盛水滿之。復就取乾鳥無算。挾之。急趨浴池。則見諸人並不閒坐。抽薪聚亂石之下。火之焰熊熊。光四燭。乃取舟帆。張作帳幕。經營正忙。吾至前。謂之曰。『水漿與禽鳥肉在此矣。』于是初與吾言之人。彼若爲餘人表率也者。聞吾語。詰之曰。『鳥耶。是何鳥也。』手一枚。就

火光中視之。怪而呼曰：『異哉！食也。』中又一人謂之曰：『大副。此間無從得美食。若寧未之知耶？若登岸時。決不料及此間。尙有招待優隆之客館者。今如此。豈非天幸哉。』大副應曰：『然。斯誠吾人之大幸也。倘此地可得卮酒。吾將舉觴以爲吾儕壽矣。』吾昔聞諸札克遜。已知何者爲酒。乃曰：『汝欲酒耶？此間殊多此物也。』曰：『其然耶？吾誠信之人乎？酒何在也。』余曰：『在汝小舟之側。彼植立水內之桶。卽是也。吾能立往挹以與汝。』曰：『異哉！在斯桶中耶？酒泛海水中。殊不佳矣。汝大衆盍來前。汝曹之渴望得酒。亦旣久矣。孺子汝得勿相誑耶？慎毋戲吾曹。不然。恐將悔之無及也。』余曰：『吾不戲汝。桶在斯。』彼遂前行。涉水就桶。衆與之偕。其未隨往者。只一人耳。余復謂之曰：『須子細留心。有栓杜塞之也。』曰：『吾將驗之。汝毋恐。吾人可皆來前。』於是衆皆趨就之。桶繫以鐵索。衆各執索挽之。桶遂舉。亦昇置池畔石上。彼復遙呼其伴侶曰：『哲姆來。就舟中取木豆付我。吾將驗其果爲酒否也。』豆至。乃啓栓。挹取其漿液。略一嘗試。便讚爲佳釀。遂傳飲之。諸

人各沾潤少許。彼復曰：『我曹今夕何幸。得受如許供養耶。』又呼其侶曰：『咄。哲。媿取彼乾鷄雞置鍋中。再加入袋中之諸蕓同煮之。將成一佳味。更益以美酒。頗稱完備矣。』又顧謂余曰：『咄。汝小子。汝誠佳人。誰實置汝于此間。以供億吾儕耶。』余曰：『我生長于斯者也。』曰：『汝生此間者耶。異哉。明晨可詳告我。今無暇問汝。以吾人乏食飲者已多日。今須先謀一飽也。汝大衆。且勉操作。樹立此避風之室。哲姆可注桶中水于釜。更以桶付此島人。俾再滿將一桶來以利酒。』乃再以桶付吾。少間。吾復將水來。又見彼曹無盛酒器。復以一鐵斗與之。大副曰：『若果良好之孺子。吾今且問汝。汝若何棲泊。結廬耶。穴居耶。』余曰：『吾自有室廬。但廬中偪小。不能容汝衆耳。』曰：『否否。吾人非欲到汝廬中去。此間甚佳。且美酒在側。吾輩已得所矣。雖然。孺子。汝尙念之。此中更有一婦人在。』余訝曰：『有一婦人耶。吾生平未嘗見婦人也。彼何在耶。』曰：『在彼。坐于火光之側者是也。』吾面之。見彼中一人。裹以氈毯。頭上戴草笠。全體擁蔽。不能見。驟視之。有如物一束。火光之

下寂然不動。若木偶者。衆聞吾謂生平未嘗見婦人也。皆轟然大笑。大副又詰余曰。『何哉。孺子。汝不嘗云生于島中乎。汝母非婦人耶。汝豈無母而生者哉。』余曰。『吾不能追憶吾母之狀貌。蓋吾孩提喪母。彼時安能有知。此吾所以云未嘗得見婦人之狀也。』曰。『是則然矣。汝言誠是。惟然。吾更有以語汝。孺子。汝且觀之。此不但爲一婦人。且爲特然異衆之一婦人也。待至吾曹晚餐畢。彼則不當復留此間。蓋吾儕餐畢。必將縱飲至醉。非禮法所可拘。彼在此不便。故吾詢汝廬舍。』余曰。『如汝導彼至廬中宿臥也。汝能允許乎。』余曰。『可。彼欲往。吾當導之去可也。』曰。『如此甚佳。彼居汝廬中。較居此間尤佳也。咄。孺子。汝何遺汝脛衣耶。』余曰。『吾未嘗服此也。』曰。『已矣。汝若有脛衣。吾告汝。宜取服之。汝年華已盛。極當服此也。』吾遲留在彼。與若輩盤桓。彼曹方炊。輒舉所見以問。衆皆笑之。其釜乃鐵製。下有短足三。吾甚訝之。生平未嘗見此物。亦未嘗見有置物于火上而炊之者。乃問其何名。以何物爲之者。又見諸蘋。亦異之。蓋不知植物之根莖。尙可食也。衆見余之

無知也。皆驚異不置。有一人問余曰。『汝何蒙昧若是。汝半生居何處。何以於人世事多未知之耶。』吾惟切實以應之曰。吾向居此島中耳。』乃更涉水到小舟中。就火光中細察其所有。惟暗昧未能徧覩。只得置之。且俟諸明日。時晚餐未熟。吾已先得諸人蹤跡之梗概。彼曹蓋捕鯨舟中之一部分船夥也。舟於距此間二百餘里之外觸礁。傷甚。不及數分時。已全船傾覆。故彼曹倉卒逃生。主人分下二小舟中。夤夜分途遁。船長與六人共一舟。今已不知何往。大副與六人及一夫人。亦共一舟。乃到此間。得以登陸。余聞而問曰。『何謂夫人耶。』曰。『蓋謂在彼危坐之婦人也。其夫乃傳教之牧師。爲檀香島土人所殺。彼今欲歸英倫去耳。蓋吾人更有一捕鯨船爲夥。滿載吾人所得之鯨膏。及彼自有之貨物。將開返英倫。故載此婦來。使附彼船歸國者也。』余又問曰。『何謂牧師耶。』曰。『吾亦未能深曉。但知彼爲傳教之人。出而訓化教外人者耳。』言次。炊烟已濃。釜中香氣蓬勃。爲吾前此所未嘗接於鼻官者。俄而舉釜。傾所有入於豆中。先以小皿盛取若干。以



與氈裹之婦人。然後大眾團坐。始就食。大副呼余曰。『孺子盍來共食。汝尙未得晚餐也。汝爲吾曹謀一飽。其事不易。吾曹當與汝共之。』吾亦欣然從之。覺生平未嘗得享若斯之美食也。大副又問余曰。『孺子。此類之乾雞雛。汝蓄之甚夥耶。』余曰。『然。亦頗不少。然以之供億若許人衆。則不足以久支也。』曰。『吾人當更多取而醃之。能乎否耶。』余曰。『否。不能。此須俟羣鳥再來而後可。然羣鳥今未來。以後經五度月輪。猶未見之也。』曰。『何謂五度月輪耶。』余曰。『吾意蓋謂月更翻爲圓缺者五度也。』曰。『噫。吾知之矣。審如是。吾儕不當留滯島中矣。』余曰。『吾人須並去。不然。當飢餓以死。吾甚喜汝曹來。當挈吾共去。愈早愈佳。其能否並攜奈羅去耶。』曰。『奈羅何人也。』余曰。『奈羅者。吾之海豹。甚馴擾者。』曰。『且商酌之。』乃轉而語餘人曰。『我儕當決計。且須作速。若更遲迴。將受飢困矣。』吾察彼曹。倉皇棄舟。諸物多未攜得。只泉水二桶。又有木桶四。則空無物者。徒以盛海水。供小舟壓載之用。自餘則但有鉄釜一具。諸蘋一巨囊而已。餐既畢。各趨桶中取酒飲之。

大副乃謂余曰。『吾今當爲婦人言之。汝須導彼往室中去也。』婦人者。歷久不聞其一言。彼曾取晚餐食之。食時亦悄然無聲。仍在火焰之側。裹氈而坐。大副既向彼言之。彼乃起立。則覺其身量頗長至甚。爲余所不及料。然其所戴之巴拿馬草笠。乃擁蔽面目。不可得見。大副復語余曰。『孺子。今可導此夫人往宿泊處去。汝欲來就吾人。可再來也。』吾乃先行。語婦人曰。『便請同行可乎。』婦人乃隨余。抵舍前露臺上。方憶奈羅在此。吾蓋命彼居此。以俟吾之歸也。吾語婦人曰。『勿須懼此海豹。此海豹乃甚馴者。無傷也。奈羅來此。』奈羅潛行而進。此間略昏暗。彼見生人至。有怒意。吾趨而拊循之。婦謂余曰。『汝未能具燈火耶。』吾初聽其語音。覺殊婉細。然仍越清可聽也。余應之曰。『否。吾無燈火。汝需火。吾當持火種來。取束薪燃之。汝便能見一切矣。』曰。『好孺子。如此便佳。請卽行之。』吾覺其聲音殊悅耳也。有頃。火旣燃。彼遂能見奈羅及室內諸物。時奈羅已貼然。婦視察室內床榻。問余曰。『汝宿何處耶。』吾指吾榻以示之。又指相對之榻謂之曰。『此對札』

克遜之榻。汝可就此宿。奈羅乃與吾同睡者。於此有海豹之皮甚夥。苟畏寒。可取以自暖也。汝衣得毋濕耶。』曰。『否。今已盡乾矣。幸爲我取若干海豹之皮來。我將偃息。疲乏已甚矣。』吾乃取海豹皮五六具。就札克遜榻中敷之。已復出至外間。益薪於火。俾愈光明。復問之曰。『汝尙有所需否耶。』彼曰。『無之。吾勞苦汝。汝今睡耶。』余曰。『吾本欲再往山下去。就諸人共處。今吾思之。不欲使汝獨與奈羅處。恐其噬汝也。汝懼之否耶。』曰。『否。吾未甚懼之。然究不欲聽彼來噬也。且吾亦未能如汝。不慣與此類生物同睡。』余曰。『已矣。吾自有術以處此。吾將取海豹之皮。就戶外寢。奈羅不肯離吾者。亦必出而就吾。如此則汝無須畏之矣。天氣已漸清朗。風力已微。不憂寒。且夜已深。再閱兩時間。天發白矣。』彼乃答曰。『汝欲之一任汝可也。』於是吾取海豹皮若干具。出置露臺上。展而布之。向婦人告睡。乃出就寢。奈羅便來就吾。趨時數分。遂皆睡去。

## 第二十章 炙魚

奈羅早起慣者也。清晨便促余醒。吾昨宵經此意外遭逢。心動盪而無極。且往來奔命疲乏已甚。非奈羅驚之。吾幾不能興起也。既起。遂入室。視彼婦人。睡正濃。頭上笠已揭去。黑髮縷縷。覆其肩。吾平昔但見札克遜鬚髮蓬纍。今諸人來。見其面目皆清皙。毛髮修整。不如札克遜之狀。吾已異之矣。及見此婦人狀貌。復嗟訝不置。覺比較餘人。尤爲秀美。齒潔白如瓠犀。非若札克遜之垢穢不堪也。吾渴欲一見其雙眸。然緊閉。不可得覩。其他與諸人殊異之處。吾均未足以知之。以彼以氈自裹。自頷而下。均掩蔽之也。乃自言曰。『婦人之狀貌。原來如此者。』既復曰。『誠然。此狀甚有類于吾夢寐中之所見者也。』吾審視久之。忽聞奈羅入室之聲。恐驚婦人睡。乃急退出。復念今當何所事。吾以爲當先舉火。然後往山下獲一魚來。就灰燼中灸之。以供婦人晨餐。乃招奈羅從余至山下。諸人皆在幕下。睡正濃。其情狀與札克遜宿醒未解之狀甚相類。乃知中酒之後。凡人皆作如是者也。乃命奈羅入池中。獲一魚出之。吾自往察驗其小舟。費時可二刻久。覺有若干物事。

均不知其名稱功用。恨諸人無一寤者。不得問也。復睨審其釜。及舟帆。又及舟中之木桶。桶皆小巧。容量可六七格倫。最適于小舟之用者。遲留數刻始返。吾肩負束薪。奈羅口銜一魚。隨余後。至室。婦人已出而相迎。無復以氈自裹。以此時日麗風和。天氣殊溫也。吾謂之曰。『奈羅已爲汝將得晨餐至。汝當喜愛之矣。』婦人曰。『苟長此相伴。吾當能親愛之。』余問曰。『汝有何所需否耶。』曰。『然。吾需水少許。未審能爲我得之否。』吾乃就流泉。盛水一豆。置諸其側。然後取魚剖之。衆鳥來環伺。乃剝魚乙飼鳥。婦人澡頭面盥手畢。結髮於頂上。然後詣石上坐焉。吾已取束薪燼之。取魚洗濯之。坐待薪燼。然後炙魚。念此刻無所事。當取書誦之。以娛婦人。乃取經文來。謂婦人曰。『吾爲汝讀之可耶。』婦人目視吾。若訝之者。應余曰。『可。』吾爲讀約瑟遇其昆弟之故事。此吾所最喜讀者。既畢。掩卷。置魚于灰燼中。婦人問曰。『誰教汝讀書耶。』吾應曰。『札克遜也。』曰。『此必良善之人也。然乎否耶。』吾搖首示之。復應之曰。『否。未甚善良者。汝若審知其人。當亦謂然也。然吾』

讀書實彼教誨之。婦人曰：『汝居此島若干歲月耶？』余曰：『我生長于斯者。然父母已早喪。札克遜亦於三年前死去。自是之後。吾惟獨居。只有奈羅相依爲命耳。』

一於是婦人略審吾生世。吾以曩所經歷及札克遜告余之事蹟。稍稍告之。又告以此間謀食之情狀。且謂今須速離此島。吾人既衆。恐糧食不繼。不能延至鳥來時也。言次。炙魚已熟。就灰燼中出之。盛以豆。乃同坐而晨餐。不逾時。已甚款洽。吾已略審知婦人來歷。昨宵諸人所言者。果不謬。婦人已喪夫。今欲歸英倫去者。其姓氏曰利格特。此蓋德意志人之姓氏。蓋其夫本產德意志也。婦人年可三十有七。身量頗長而嫺雅。其早歲必更美好。非若今此之狀貌者。蓋其追隨夫壻。奔走天涯。閱盡滄桑。備嘗艱苦。憂患頻經。容顏倏老。無足怪矣。面貌作長圓形。兩眸黑而大。髮黑如漆。官骸悉纖細而端好。齒齊齊而白皙。惟顏色青白。兩頰殊無潤澤氣。由今思之。其外觀實有若大理石之塑像也。容貌莊嚴。罕覩色笑。吾相習既久。猶嚴憚之。不覺敬畏交深也。然其聲音則婉細可聽。其舉止亦甚溫柔。婦人固當

如是者。吾所以異之者。則以未嘗得見婦人之狀故耳。食既竟。吾謂當下山去。視諸人醒來也未。然吾固信其未必遽醒也。婦人曰。『吾當與汝偕往。吾尙有提籃暨他物遺舟中。須立取之來也。』於是吾與之偕。而令奈羅留守舍中。至池中。諸人尙酣睡。彼倩吾涉水往舟中。指舟中之籃及物一裹。囑吾爲取之。余問曰。『吾呼渠儂醒之。可乎。』彼曰。『否。勿須聽彼久睡。無害也。』又謂余曰。『我儕可取諸蘋若干以歸。』乃就包裹中出汗巾二。曰。『滿載之。』乃各攜諸蘋盈裹以歸。至室。彼見室隅所峙之糧。問余曰。『此卽汝所取之鳥。以爲餼糧者耶。』余曰。『然。所得之諸蘋。將何以處之耶。』曰。『吾儕倘需此。可置火中煨之。今且攜入室中去可也。』已復問余曰。『室外之花木。汝自植之者耶。』余曰。『然。吾岑寂無侶。乃藝此以自遣耳。』曰。『花木殊可觀也。可矣。吾今旣歸。汝可往諸人處。彼曹若醒。可爲我語之。謂我欲得舟帆至小之一幅。以爲帷幔。便乞相付。汝可爲大副告之。彼殊有禮貌。勝于餘人也。』余曰。『吾今往矣。尙有他事否耶。』曰。『有之。可再取諸蘋若干來。汝』

告彼曹。謂吾倩汝來取者。彼曹自許汝也。』余又曰。『吾攜奈羅去可耶。』曰。『可。吾不欲與此物爲伴。以吾見之略生畏也。』吾乃呼奈羅同行。至池中。諸人已起。操作正忙。有舉火者。有洗濯諸殯者。有在池中摸魚者。見余至。皆曰。『噫。彼來矣。孺子來。汝將何從爲我儕具晨餐耶。』吾人就池中。欲得魚。魚乃游泳如蛇鱗。杳不可得也。』余曰。『奈羅可爲汝得之也。』咄。奈羅入取之。』奈羅乃入于池中。少間捕一魚。出之。吾復命之入。再取其他者。大副曰。感謝孺子。此足敷吾儕晨餐之用矣。此海豹殊敏活。訓練甚優也。』衆來攜魚。一人趨就奈羅。吾信其並無惡意者。然奈羅拒之。猙獰相向。齒巉巉。頻欲齧咋。其人轉怒。取石投之。幾中其鼻。余亦怒。乃阻其人。毋更惡作劇。其人不聽。更取他石。將復投之。吾乃左手執其衣領。右手拔吾刀。擬之。且恫喝之。謂再與海豹爲難。當試吾刃。其人被牽。倒身以退。因從石上仰跌而下。以背親地。大副聞吾人交鬪。與三數人趨而前。吾尙橫刀以威敵。大副謂余曰。『吾誠歎之人。盍來前。毋以白刃相見。此非英國人所宜有者。吾人所不許。』



也。韜汝刃。吾許汝約束諸人。更無人傷汝海豹也。』又謂其人曰。『玻柏汝何愚頑。曷不一任此獸自去耶。今來此間。與蠻獠雜處。汝寧忘之耶。』衆聞其言。皆闕然大笑。中一人曰。『斯言良是。吾歸去時。當爲人告。謂此島中居人。皆爲蠻獠。生啖肉類。逐海豹爲儔侶。衣服不充。不能爲外觀之修整者。』餘人聽之。更作胡盧笑。投石擲奈羅之人。亦翻身起立。與諸人相應和。於是衆皆歡笑如初。旣而諸人會食。吾復察驗小舟。向諸人多所詢問。衆見吾之無知也。輒相謂曰。『彼誠獗獠。莫怪其無知識也。』餐畢。吾倩奈羅更取一魚來。又令彼銜之先歸。蓋恐諸人更傷害之也。然後更爲大副告。謂婦人倩余來取諸蘋若干。大副曰。『汝可取之。然以何物載之耶。無己。以桶滿載之。吾將與汝同往室中去。』余又曰。『婦又囑吾乞舟中布帆一小幅。俾作帳幔也。』曰。『可也。其以後梢之布帆與之。此吾人所不需者。吾將負而致之汝室中。』乃舉帆及杠負諸肩。隨余向室中來。至則牧師之妻方坐露臺上。奈羅距彼不遠。蹲踞地上。魚在其側。大副免冠禮吾新來之伴侶。問昨

宵安否。婦人曰：『然。吾尙能安之。但拒此孺子于室外。吾何安。今吾不欲復爾。故思得布帆爲帳幔。以自擁蔽。如此則此孺子可入室而寢也。』已而又問大副曰：『戈夫約翰。汝曹今將作何計較耶。』大副曰：『吾今來此視察孺子之所峙蓄。據彼之言而料度之。恐僅足支一月耳。而吾人若泛海去。又不知經若干時日。始得遇海船拯救。則此一月之糧。雖盡載以行。尙慮其不足也。至於留滯此間。愈覺非計。蓋徒耗減薪糧。蹉蛇歲月。惡乎可耶。故以早去爲佳也。』婦人曰：『汝曹若盡取其糧。自必攜此孺子同往乃可。』曰：『此無待言。必挈之同去。』余曰：『能否携吾匣及海豹去耶。』大副曰：『汝匣自當帶去。至汝海豹。吾殊難爲汝決之。置諸舟中。彼將受飢餒矣。汝若能縱之使自去。當更佳也。』婦人亦曰：『汝言誠然。』乃轉謂余曰：『孺子。汝與所愛之物。恐不能分離矣。然此于汝曹皆能有益者。』吾無言。默念吾須與奈羅分離。而寸心如割矣。然吾具有知識。極知彼曹之言誠是。亦不能不從也。大副乃入室中。驗所峙蓄之鳥肉。核計之。謂僅敷三星期之用。當無所餘。婦

人又問之曰：『汝謂當於何時去此島耶？』大副曰：『倘能促諸人早發，則越翌日當去矣。雖然，夫人甯不知之。彼曹本不易駕馭者，且冥頑無復遠慮，今不意復得盃中物，更不遑計其他矣。』婦人曰：『吾亦云然。然彼曹或將載酒于舟中，亦何不可。奚必留戀不肯去耶？』大副曰：『吾今當趁彼曹清醒時，下而告語之。計議既定，當于今夕或明晨來相告，能如此則甚佳也。』語畢，乃舉手至冠際，作禮爲別，遂下山去。

## 第二十一章 孤童

以後吾與諸人語，別有一事，足以深印吾腦中，而至今不能忘者。蓋彼曹皆呼余爲化外之孤童，謂余未沾文化，衣冠不具也。吾思彼曹皆服衣與袴，自頂至踵，皆有以掩蓋之，返而自視，則但有一短衣，乃自知吾服之不備具，此爲吾前此所未知。卽讀者亦未嘗驚異之者也。吾往昔正如初民亞當之居于衣墳園中，裸露不掛一絲，而未嘗以爲可恥者，不徒今者忽值吾同倫，乃覺己身之不類，若有不能

自安者。卒之乃趨返。啓吾匣。取一袴襲之。覺徧體不適。有如囚拘。然諸人皆服此。吾亦不能不勉同之也。袴稍長。不稱吾體。乃取袴之末端捲摺之。蓋亦觀于諸人之所爲。而效之耳。既畢。乃出至露臺上。則見牧師之妻。仍坐其處。觀海中白浪。忽見余服有所增加。乃謂余曰。『如此乃大愈于曩昔矣。汝今始與他人之形狀相類。汝何名。尙未爲吾告也。』吾具告之。又謂之曰。『吾已更取得諸預來。此汝倩吾取之者。今將何以用耶。』彼曰。『汝且先爲我言之。島中何處更有土壤。如汝園中地者。吾將植。汝謂何地爲可耶。』余曰。『有之。』乃遙指谷中地。謂曰。『彼處土壤最多。吾園中之土。皆取自其處者。』復問之曰。『雖然。汝植此何爲耶。』婦人曰。『植諸預於土中。彼能滋長極速。一枚可滋生至三四十枚。其大如之。此如草木之根。能徧布土中者也。此物最可爲糧。若有缺乏時。可資以保吾人之生者。』余曰。『是矣。然吾人倘仍留此間。則可植以自給。今吾儕明日去此地矣。尙何所用。此物誠美。吾已知之。昨宵晚餐時。已得嘗其味矣。』婦人曰。『汝言固是。然吾人居此世

界中。乃但顧一己。不爲他人設想耶。設三兩年後。更有別舟漂流到此。不能如吾輩僥倖。值汝於此。爲之周其困乏。則舟中人將無可得食。飢而死矣。吾人今植此于島中。他日有人來此。將有以救濟之也。汝試思之。當日汝父母漂來此間。設見此中有諸蘋。其歡幸當何如耶。吾人生斯世間。毋但爲自己。須圖維所以利他人者而勉行之。此基督教中人。所當視爲應盡之職務者也。『余曰。』斯言誠當。汝真能悲憫爲心者。請卽今種植之。然其法當何如耶。』曰。『渠輩舟中有一鏟土器。汝可取來。吾當與汝偕至谷中。告汝以種植之方。』吾乃下與大副言之。卽攜此器復就婦人。則見彼方取諸蘋切之。每一枚分作數瓣。而每瓣必具有一萌芽之孔。且爲我說明其故。吾乃立其側。亦如法分切之。不移時。而一桶之諸蘋。皆已告竣。遂同往谷中。彼教余如何破土下種。吾從之。未及日中。已畢事。然吾人尙留有諸蘋二枚。以汗巾盛之歸。存以備用。返室後。卽治魚以備膳。旣置魚于煨燼中。未熟。吾儕無可作。婦人乃欲乘此張其布帷。以遮護其臥榻。謂余曰。『往就大副。取鉄

椎及釘三四枚以歸。吾見彼曹舟中有之也。『余曰：『吾將並取鳥肉去。與彼曹作餐。此彼曹所需者也。』曰：『可。汝便取之。可速歸來。』吾遂行。大副取鐵椎與吾。此物爲吾所未嘗得見者。又付吾釘五六枚。吾卽趨返。張其帷幔。旣畢。歸人乃謂余曰：『可矣。汝今夕可歸汝寢所。』吾無語。心竊訝其言。謂余昨宵之出就戶外眠。徒以彼畏奈羅。吾不欲奈羅近彼故耳。今其言若此。然則昨宵卽不因奈羅。吾亦不當入室中睡矣。吾何以不當入室睡耶。爲之深思其故者久之。餐旣畢。彼問余曰：『倘無乾鳥肉。則島中度日之計。當復何如耶。』余不意其突然問此。倉卒應曰：『何如耶。此則殊不妙矣。吾或可捕魚爲食。然此不可常恃。一歲中往往有若干時期。爲無魚可取者。以此時魚不貪餌故也。又天氣陰雨之際。魚亦不來吞餌。凡此皆不可得魚者。且吾今只有釣絲二具。用久終當並失之。事至于此。汝謂吾之境况當復何似耶。亦惟有束手待斃已矣。』曰：『若然則汝可曉然矣。據此種種以觀。非藝此蘆菴。則他日倘有他人來此。則其境况。適與汝同。又將何以爲生乎。』余

曰。『然。汝言良是。然吾人今後亦不更居此間矣。吾得脫離此地。欣幸不可言喻。鄉者書中所得讀之事物。吾將一一親見之。吾欲至英倫。有若而人。爲吾所欲覓得者。然此乃吾之事。吾自知之。汝不知也。異日吾當悉以告汝。吾獨居此間。厭苦甚矣。欲爲言。無可言者。欲語人。無可與語者。欲有所用心。亦無可用吾心者。有之。厥惟奈羅。然彼不能言者也。雖然。吾念須與彼離別。于心終有所不忍。』彼曰。『得毋謂留居島中。與奈羅處。愈于舍彼而去耶。』余曰。『否。去固爲善。惟不欲與彼相離耳。彼實吾半生僅有之儔侶。』曰。『可憐之孺子。他日汝若閱世更深。與人世爲緣者益多。汝將時值不得已之事。而犧牲汝之所有。將更無涯。其爲苦惱。較諸今日汝與所愛之物類相分離。當更有加也。』己又曰。『吾意汝自謂得返英倫。其樂將無極者。然乎否耶。』余曰。『是何待言。苟如此。吾何爲不樂耶。吾將永得安身處也。』彼聞吾斯語。乃搖其首謂余曰。『恐未必爾也。使汝久居於彼。必將厭之。謂不如曩之獨居荒島時也。』余曰。『札克遜之意。正與汝言成反比例。彼常以

居此荒島。不得歸英倫爲憂。常爲我言英倫故事。及其地繁華之狀。吾以此知其遠勝此間。縱有他之與吾爲侶。吾猶以爲不若歸英倫之爲佳也。『曰。』已矣。汝之一身。實在神之掌握中。汝須聽神所命。彼將有以處汝。且將以其意中所爲最適于汝者命汝也。汝既能讀經文。茲事當已知之。』吾曰。『否。吾未知此也。神乃居于星辰之上方。與吾人相去甚遠者。』彼注視吾而詰之曰。『汝讀經文。所見只此而已耶。』余曰。『否。經文所言甚詳。然吾多未能了解者。久欲有人爲我明告之。迨見汝與諸人乘舟來。吾甚喜。蓋吾從未得見婦人也。吾于夢寐中。常見有一人。今乃知吾所見者實爲吾之母也。然近者已不復見矣。所得見者。惟奈羅而已。』婦人曰。『可憫之孺子。汝有父在天也。』余曰。『然。吾已知之。彼今已在天。卽吾母當亦在天。蓋札克遜曾爲我告。謂吾父若母皆善人也。』婦曰。『非此之謂也。吾意蓋謂汝之天父卽神。汝誦救主祈禱文時。不嘗有「我父在天」之一語乎。此天父汝所當愛者也。』吾方欲答。則見大副戈夫約翰來。告彼曰。謂渠已爲諸人言。皆已同



意。倘天氣佳。可以出發。翌日當去。彼曹已察勘舟內。須略加修理。然明日即可竣工矣。婦曰。『吾深望彼曹毋俾舟載重踰于常也。』大副曰。『吾慮彼曹必至此。然吾必竭力以防維之。桶中之酒。大不利於吾曹。然欲舍之。彼等必不肯。舟中驟增此巨桶之重載。而人數復有九。不已過重哉。故凡舟中所有。吾人所視爲未必待用者。皆須棄而後可。』余謂之曰。『須記取。汝前既許吾。須將吾匣去也。』大副曰。『然。吾將竭力爲汝謀。惟汝須知吾縱許汝。亦恐未必能盡踐吾言。』又向婦人言曰。『夫人請聽吾言。渠輩今得酒恣肆。不復如前此遵吾號令矣。設彼曹抗吾命。不聽內匣舟中。則吾亦無如何。吾以爲倘彼曹不許。則孺子當擇衣物之佳者。并作一包裹。而自挾之下船。舟載已重矣。彼曹今縱不拒吾。一任吾置匣舟中。往後亦必生悔。將又以此相怨尤。蓋舟之容積本狹小。而又有糧食置其中。只此已占一大部分地矣。』婦人曰。『此言是也。誠不如舍匣之便。吾亦恐舟中未必勝此重載。孺子。汝毋戀匣。此不甚貴重之物耳。』余曰。『渠輩取吾酒及鳥肉去。則當攜吾

及吾之匣並去矣。』婦人曰：『未審舟中尙能容之否。汝不可更作此想。一人意見固當爲衆人之公益。而自行取消者也。』余含愠言曰：『彼曹非我。皆飢而死矣。今吾欲攜一匣。亦不許耶。』大副曰：『孺子。吾寧不知汝言之誠當耶。然汝須知之。大勢所趨。便爲義理。誰能逆之。且汝須憶之。汝今晨所行之事。與渠衆亦不無微隙也。』婦問曰：『所行何事耶。』大副曰：『不過彼洶洶拔刃。其中一人。幾飲其刃而已。英國航海客。固不喜人之露刃相向者。』語畢。手上及其冠。以亦告別之禮。遂下。又呼余將木豆隨之去。俾攜晚餐以歸。有間。將得晚餐返舍。婦人乃詰吾。謂何故露刃欲刺人。吾告之故。婦人指摘吾所爲之不合。且詰吾曰：『經文中不嘗有言。謂若有行損害之事者。吾人當恕宥之乎。』余曰：『然。有之。然所謂損害云者。豈非指損害吾人一已而言之乎。果其損害吾之一身。吾能宥之。如吾之宥札克遜是也。惟吾今者之拔刃。乃所以防阻彼之殘害他人者。其事得毋有間耶。』婦訝曰：『他人耶。此言何謂也。汝視奈羅。乃與萬物之靈之人類等耶。汝謂奈羅之生命。直

與吾同類之人命等重耶。吾非謂汝不當怒。欲殺奈羅之人。誠爲非是。汝見所愛之物之將被殘殺。固不能無忿恨。惟汝當知人命與物命。其輕重相去甚遠。物類既死。則亦已矣。人類雖死。尙有不滅之靈魂存在。故戕殺人類生命。其惡孽無可解免者。獨遇危急之際。因防護自己生命。不得已而殺人。或庶幾可告無罪耳。摩西十誡之中。不嘗云。『汝毋殺人』耶。』於是又爲余詳論此事。諄諄誨之。吾乃大悟。知所行之不當理。乃深自引咎。

## 第二十二章 見棄

吾至是決計以韋帶中金剛石告婦人。且先以札克遜所言之大略告之。彼聽吾言。殊爲關心。時有所詢問。吾復問之曰。『今彼曹謂不聽吾攜匣。吾將如何而後可耶。將自束之腰間耶。或將置吾包裹中耶。抑將付汝束之。如吾母昔日所爲耶。吾母若在。彼必自束之者也。』婦人聞言。『良久不能答。後乃自語曰。『猗歟神兮。爾之行事。一何神妙不可測度耶。』吾驟聞其言。未能解其何意。後乃知之。而彼

亦爲吾明言之。蓋謂不意一化外孤童。生息于此闕寂之區。竟爲一良家之孺子。而又身挾重貲。其所挾貲財。雖非彼之物。他日殆亦歸於彼者。吾之事實既吐露。而婦人之關懷處。遂刻刻有加矣。乃答余曰。『可也。汝能相信託。吾便爲汝保護之可矣。明晨我儕當共檢匣。擇取物之佳者。俾汝自挾帶之。然後吾與汝整備一切。如汝意之所欲也。』以後尙共話半時之久。婦人乃歸室中。自就帷中偃息。且言謂彼不復畏奈羅。余尙不欲居室外。便可還就已榻眠也。吾便如言。歸就榻。然久不寐。聞池畔諸人。方轟飲喧呶殊甚也。又心念將與奈羅別。益復中心如結。雖婦人極力寬解。謂吾去後。此生物將復其天然之習性。不復能念余。吾聞彼言。亦既有以自慰。然吾心猶惆悵也。詰朝早起。與奈羅往池中。捕取所需之魚。既得魚。視諸人尙未起。吾取若干尾置石間。爲諸人作餐之用。乃歸室。備吾人之食。婦人者。實爲利格特夫人。吾今後皆如是稱謂之矣。時利格特夫人已起。出就吾。吾人作餐已。食畢。又倡議取所餘之諸殯皆種之。於是取諸殯切之如前。已復趨谷中。

藝之未及中。午已畢。此時諸人始稍有興起者。略聞其喧聲。蓋彼曹昨夜豪飲。深宵未睡。故遲遲也。時大副亦已起。彼問余意見。謂何來日海面能否安靜。可泛舟以行否。余爲決之。然後與利格特夫人同返室中。置其鏟。捧余匣出至露臺上。搜檢之。視其中何物當挾帶以去。吾人商議棄取。而諸人已來取乾鳥肉。謂當先爲準備。明日便內之舟中。彼曹兩翻往返。已空諸所有矣。中有一人復問曰。『汝曹取去之諸積。用罄也未。苟尙有餘。當仍內舟中。不然糧食愈缺少矣。』利格特夫人應曰。『已無餘矣。』曰。『如此只索罷休。大副謂當偕汝獸往池中。悉捕取餘魚。吾曹將於未發之先。悉烹之。亦足敷吾衆二日之食也。』余應曰。『唯唯。吾卽來矣。』乃偕奈羅去。不過二刻久。已悉捕池魚。置諸地上。余再返至室。利格特夫人已擇取諸衣物之佳者。并作一包裹。而以針綫密縫之矣。吾之書籍。望遠鏡。及其他器物。則不復內之其中。以吾人有時需之也。吾問可否卽今移往池畔去。彼謂勿須爾。候明晨登舟時將去未晚也。吾乃更往札克遜榻上。揭視其窖穴。取韋帶及諸

物出之。利格特夫人一一審視既竟。乃謂諸物皆當由彼護持之。其中時表及其他未甚寶貴者。皆內之攜籃中。然後取韋帶就帷中去。藏諸身畔。彼行事不動聲色。殊有深心也。余又問假來之鑿土器及桶與椎。當付還否。彼曰。『否。姑置之。待吾人登舟時攜去未晚。』無何大副又來。持已烹之魚至。以爲吾人晚餐。餐既畢。乃各歸寢。奈羅來登榻。吾謂之曰。『奈羅。吾與汝共寢。此爲最後之一夕矣。』乃與之親接。中懷一霎酸楚。不覺別淚滿眶。然亦無可奈何。遂勉強放下。少間。便沉酣熟睡。懷中猶緊抱此生物也。翌朝起視。則見天氣佳甚。水面平淨。時有輕風過之。吹成微皺而已。利格特夫人時猶未起。吾下至池畔。見諸人已悉起。摒擋正忙。舟中空諸所有。槳。艖。桅。檣。及帆幔。俱置石上。衆人正轉運其舟。以艦艚向海。以備越壩而出。鳥肉疊成堆垛。置載酒巨桶之側。魚已悉烹而熟之。滿一器甚巨。木桶六具。則置諸一隅。大副方與若干人辯論。謂當以若干桶滿貯食水。大副餘人則謂貯食水三桶已足。多恐舟不能勝。爭論甚久。始皆遵大副之命。紛紛取桶。共趨

吾室廬。以盛取泉水。吾亦與之俱。以指導渠輩泉水處。且陰防彼曹或至室中擾亂。以此輩殊無行檢故也。且奈羅亦在室中。恐諸人或加傷害。並須防阻之。然彼曹但至室中一察看。蜂擁至利格特夫人前一問訊。便出。殊無所騷擾。越二刻許。取水既足。乃復至室中。欲捕取吾禽鳥。將握其吭。諸雄皆颺去。不可得。其雌者則本在榻旁。帷幔蔽之。而利格特夫人亦坐近其處。彼曹不敢窺伺。彼衆皆甚敬憚夫人。夫人只一動顏色。其功效猶大於大副之言語告誡也。乃各肩其桶。羣趨而下池畔。余亦與俱下。一人謂余曰。『今不復需汝矣。汝曷勿仍與夫人處耶。汝今已服素白之脛衣。極堪作夫人侍從者矣。』餘人聞語。亦皆喧笑。余曰。『吾在上。方已無可作事。在此間則或有之也。』衆人皆釋其所負桶。置池畔石上。大副指揮渠輩。整備一切。以便移舟越壩。取諸桅檣。悉橫於舟底。使與舟之底骨相並。俾輾轉如軸。舟乃輾轆而過之。舟中已空無所有。輕便易於轉運也。此類之舟。乃專作捕鯨用者。首尾皆尖銳。以一人持艖轉運之。不更置拖。舟不甚大。然可容七人。

帆檣甚備。有耳帆二。尾帆一。諸人整備既訖。乃各趨就舟之一旁。推送之。轉瞬則舟已入於海中矣。方移舟越壩之際。大副謂余曰。『孺子。今不復需汝矣。汝可歸舍中去。俟我曹一切準備。乃倩人來召汝及夫人登舟也。』余曰。『惡。是何言。吾在此間。乃有用吾處。在舍中無事可作也。』大副無言。然後衆人又趨就載酒之巨桶。移轉之。以就小舟。及於壩上。時渠輩有一纜索甚長。此本用以繫綴捕鯨之釣戟者。於是以索繫桶。縋而下置舟之中部。所占容積殊大。其廣至於橫達左右舷。高出于打槳者。所坐橫木之上。位置既竟。乃各趨提食水諸桶。下諸舟中。以其三置酒桶之前。又其三則置諸其後。一人言曰。『貯水過多矣。舟將不勝此重載。』大副曰。『果覺其不勝。何難於中途棄之。汝倘謂舟中載漿液過多。則曷不明言其所以載多之故。至于食水。則區區六小桶。並不多也。水既不爲多。則多者必爲他種之漿液。而所當棄者。自不在水。然他種漿液。又汝曹所不肯棄却者也。則又將奈何耶。汝既爲是言。當必另有術以處此。盍爲我言之。』其人無言。於是復載



糧食巨皿盛魚置諸食水諸桶之上。其乾鳥肉則堆而置諸後梢。漸積至與船舷齊高。大副謂之曰。『汝曹今可向前方堆置之。後梢爲夫人坐處。倘更置物其中。將無立足地矣。』中一人大言曰。『否否。當盡堆置後梢中。此夫人何處不可坐。何必後梢。彼殊未有以優于吾儕也。』吾指捕鯨巨索以問大副曰。『此亦內之舟中否。』舟中一人爭先答曰。『否否。吾人須舍之。苟置舟中。將不勝其窒礙矣。咄。哲姆取舟中殘鋸及釘一裹皆棄擲之。吾人可無須此等物事。』於是更取諸桅檣。豎之舟中。其帆索悉繫諸船舷。舟帆及帆杠亦悉內諸舟中。且懸諸帆索之鉤中。以備張掛。此際舟已準備出海矣。而其中器用則只有一釜。及他種器物三兩般而已。尙有一後梢之尾檣置石上未取。一人指而問大副曰。『尙需此否耶。』大副曰。『無須。吾人儘可不用此。於航行中並無所礙。』又謂諸人曰。『今可取諸橈楫內舟中。』諸人如言。然以舟之中部置一巨酒桶。隆隆轟起。橈楫皆不能得安貼處。乃復爭論移時。卒之但取橈楫四具。長鉤一具。繫諸船舷之外。餘悉棄諸石上。

時則大副與諸人又有所商榷。衆人若與之大相左者。吾不能聞其何語。惟見大副恚甚。若不勝其煩燥者。漸至狂怒。自取其帽。擲諸石上。憤然曰。『似此必無好結果者。請識吾言。汝曹斷不能得好處。一任汝曹爲之。汝衆口一辭。吾無能爭之。然須謹記斯言。吾敢一再言之。似此斷無好結果者。』大副語畢。乃獨坐石上。垂首至膝上。兩手自掩其面。中有一人。與大副爭論既竟。復趨就舟中諸人。接耳低聲語。語時再三目吾。似恐吾聞之者。良久。乃各散去。於是有一人前謂余曰。『孺子。吾曹色色俱整備矣。可歸汝家。取汝包裹。及夫人攜籃來此。且告彼夫人。行。謂吾儕候彼登舟也。』余曰。『尙有一割土器。及舟帆一片。亦須挾之來耶。』曰。『噫。汝言是。可悉挾來。且取海豹皮三數方。以爲夫人之坐具也。』吾如命。急趨而返。念吾將去此荒島。其樂無極。頃者坐視諸人搬物下舟。惟盼其速發。靜待已久。不復可耐矣。吾方循小徑上行。聞諸人爭辯甚喧。又聞大副聲甚厲。吾住足。欲審聽之。則喧聲已息。不復聞其作何語。乃復上行。及露臺上。奈羅在焉。吾少立。溫語之。

曰：『可憐哉。奈羅吾人分手矣。願汝自愛。自今以往。不復相見矣。汝當歸諸海。捕魚以自給。』乃就與親接爲別。而不覺涕淚之盈盈也。至室中。則見利格特夫人默然悄坐。吾告之曰：『諸人皆已準備矣。今倩吾來告汝下山去。吾更須挾此舟帆去。且須取豹皮數方。俾汝作坐具也。吾能並挾此二物。但須汝爲吾挾包裹耳。汝曾束縛此韋帶否耶。』夫人曰：『然。已色色整備矣。吾當攜包裹書籍遠鏡及籃。汝所攜者。當先緊束之。布帆則收捲之。俾勿散漫。不然。汝將無能負以趨也。』乃共取下布帆。整理之以備攜去。又取極佳之海豹皮二。收捲之。束以釣絲。吾遂肩此兩般重物。利格特夫人。則攜帶其餘諸物品。乃出吾廬。將循小徑以下山。及露臺上。吾返顧而呼曰：『嗟汝奈羅。汝禽鳥。汝室廬及園中花木。吾與汝曹從此別矣。』乃嗚咽其聲。以命奈羅。俾轉去。毋相隨。然後回首下望浴池中。癡立少間。不覺駭惶失措。兩手一掀舉。擔荷之物。已墜於地。驚怪而呼曰：『盍視諸。』又氣息喘急。而召吾侶曰：『汝盍視諸。』然夫人亦早已見之矣。所見者何。而驚惶如是。蓋見

此小舟。小舟何足異。蓋不料其早已出發。布帆滿掛。與浴池相去。已在二里之外也。時則輕風習習。舟已去如激箭。計每半時頃。行程可及七八迷盧之遠也。余狂叫曰。『衆舍我曹去矣。』又向海遙呼曰。『且住。且住。且住。』自覺呼亦無益。乃廢然自投石上。昏厥不復有知。少間復甦。慨然長歎。便聞耳畔有溫純懇切之聲。呼余名曰。『福蘭克顯尼格。』余雙眸乍啓。則見利格特夫人立余側。謂余曰。『是乃天之所以命汝者。汝當忍耐而敬聽之也。』余尙遙望去舟。呼曰。『忍心哉。彼舟人也。』夫人曰。『吾亦云爾。彼曹誠狠險至極。然吾人當聽之。以待神之審判。彼曹不肯發悲憫心。以救濟他人。尙安望神之悲憫得及於彼曹耶。吾誠告汝。吾人與其處彼舟中。毋寧留此荒涼之境之爲尤愈也。彼曹泛海。本爲冒險之舉。端賴有非常之才敏安詳。與一志同心之諸德。乃可望集事。而彼曹則反之。且舉爭鬪肆恣與無遠慮之諸惡因。悉兼而有之。吾恐彼曹將陷于危難之境。而不逢救援也。』吾之意見如此。又非今日乃爲是言也。自彼曹初見巨桶中酒漿。吾已逆料其

爲禍水矣。吾今更爲汝言之。此舟必不能達其所欲往之處。諸人者皆將慘遭死亡。彼曹之去吾人而往舟中。蓋神之靈爽有以默召者。神殆以是爲最佳。而深悅之者也。『余復目送去舟而言曰。』雖然。吾久處是間。厭苦極矣。渴望得脫離而他去。今乃復見舍棄耶。且彼曹盡取吾糧去。罄諸所有。甚至池中之魚。亦靡有子遺者。吾人將作餓殍矣。』曰。『殆不爾也。吾以爲未必遂至此極。然姑勿論其究竟若何。我曹須自黽勉以圖功。且須信賴天心。俟天之命也。』吾至此。已覺心中如焚。不復能審聽其所言。嗚咽流涕。以手自掩其面。又復號呼曰。『更無留者。惟汝與吾二人而已。』夫人曰。『雖然。此外更有其一也。』吾急視之。驚問曰。『誰也。』曰。『是爲神靈。彼神之靈爽。固常與吾人同在者也。』

## 第二十三章 病腦

吾尙能聞其語。然腦中恍惚至甚。不能入矣。依舊默然坐。有頃。彼復謂余曰。『福蘭克顯尼格。且自振起。聽吾所言。』余又喃喃自語曰。『吾人其爲餓殍矣。』語未

竟一禽鳥之雄者。忽銜得巨魚。自海中歸。利格特夫人曾見吾篡取鳥所得之魚。遂亦如法取得之。鳥乃重復飛去。更謀其他者。繼之又有二鳥得魚以歸。復取之如前。吾侶乃謂余曰。『盍觀之。衆鳥來食吾人矣。汝何不知感足。一至于此耶。汝憤悶至此。豈惟不知足。卽神之善良與悲憫。吾謂其有以惠及吾人者。汝亦將懷疑而不肯發起信心者矣。此非食耶。卽此已足供吾曹一飽矣。』吾忽大呼曰。『嗚呼。吾頭腦乎。此中若裂。如有物甚重。運轉于吾腦中者。吾今無能覩一物矣。』斯言實非妄。蓋吾心激動已甚。忽成爲腦充血之病。吾之知覺。遂忽爾失去。昏不知人。利格特夫人踈余側。審余適纔所言。已知其致此之故。乃入室取幅布。就泉水漬溼之。敷余額及兩鬢角間。吾冥然罔覺。寂然不動者凡二刻許。彼時時沃冷水于幅布中。吾乃漸蘇。其時天氣特佳。水面淵渟。衆鳥次第歸來。皆銜魚。吾侶見輒取之。共得十餘尾。其重量大都自半磅以至一磅者。彼乃藏蓋之。俾勿爲海豹及諸鳥所食。吾尙昏沉若睡。忽覺耳畔氣息咻咻然。有物甚冷。來觸吾額頰。吾知爲

奈羅之鼻端。後聞其低叫聲鳴鳴然。遂促吾起。啓吾目。謂利格特夫人曰。『今略可矣。適纔汝之遇吾。亦殊仁厚。』曰。『然。汝稍愈矣。然尙宜靜養。汝能步歸寢榻否耶。』余曰。『吾試爲之。』彼乃掖余起。剛欲移步。幾復顛蹶。幸彼仍扶挾之耳。於是直護余至寢所。余乃卽榻復臥。彼復止吾首。使略高舉。更取幅布漬冷水。敷之如前。謂余曰。『汝今勉睡一覺去。醒來時。吾當將晚餐來食汝也。』吾謝之。閉吾目。奈羅匍匐登榻。吾以手拊其頭。昏然竟睡。直至日晡。乃醒。頭中尙微作刺痛。而神思已活甚。利格特夫人方在余榻畔。謂余曰。『汝今愈矣。亦思食否。吾當與奈羅相接洽。蓋彼不許吾近榻。齒粲粲然欲來咋嚙。頗覺可畏。非馴之不可近也。今茲吾治魚。以魚腸飼之。稍親洽矣。汝之晚餐已在此。』乃取熟炙之魚以進。吾恣啖之。旣畢。謂之曰。『汝殊肫肫仁厚。吾本當爲汝供役者。今汝反爲吾供役。此後勿復爾矣。』夫人曰。『不過作吾分內事耳。此等事雖汝無病時。吾亦當爲之者。吾分內事。須自爲之。不得偷惰。且吾亦強健。儘堪操作也。然此等話且姑置之。明晨再言。』

之未晚。汝今猶未卽安。吾惟盼汝明朝霍然愈耳。』余曰。『吁。吾已愈。惟憊甚耳。』夫人曰。『可憫之孺子。汝須信賴神靈。亦曾向神禱告否耶。』余曰。『然。時亦試爲之。然不解如何祈禱。』克遜未嘗訓誨之也。』曰。『吾將教誨汝。今宜聽吾祈禱。吾將爲我二人禱之可耶。』余曰。『神將聞之乎。今晨吾將昏厥之際。汝告吾何言耶。』曰。『吾告汝謂吾二人之外尙有一。是爲良善仁愛之神。神常在吾人之間。苟呼籲之。神輒有以相祐我曹也。』余曰。『汝曾爲吾言。謂神之居遠在衆星之上矣。』曰。『可憐哉孺子。乃以神爲相去絕遠。不聞吾人之祈禱者耶。非然也。神之靈爽。固常臨于吾人。不但聞吾人之祈禱。吾人心起一念。神亦悉知之也。』吾默然良久。沉思其所言。既乃曰。『如此請對神禱之。』夫人乃長跽而禱。神情懇篤。聲音朗然。殊無停頓。夷猶之態。大略謂吾人處此荒寂之境。願神相祐之。俾得所有度日必需之物。且得遇救援。俾遷移其現今所處之境。又謂吾人將知足忍耐。以俟神之命。專心以信賴神。神何以命之。罔不遵依。無敢怨望。復祈神眷祐。俾吾人康



強。且日擴充其信心與感念神之心。所有神所發之慈悲。及于吾人者。吾人皆將篤信深感。又深謝神之恩施。使吾人仍留荒島。不隨衆舟人以去。遂得保存。（此言吾殊訝之。）然後更爲余禱告。自請得爲卑下之指導器物。俾導余以達于吾之天父。神將廣錫余以聖靈。余乃以歸信基督之故。得蒙接納。作神靈所庇之赤子。欽承永錫之天庥。吾聽其言。但覺聞所未聞。其禱告之辭。又復懇惻動聽。吾不覺爲之淚下。約一分時許。禱告旣畢。吾謂之曰。『吾今乃依稀記憶之。昔者吾母蓋常在吾身畔跪而禱祝。其狀恰與汝之所作者同矣。嗚呼。吾安所得復有老母在耶。』彼乃言曰。『吾孺子。汝但須自矢爲良善率教之人子。吾便爲汝作母也。』余曰。『汝願爲吾母耶。噫。汝仁慈哉。可矣。吾將一切如汝意旨。將日夕爲汝操作。苟得汝爲吾母。吾無所不從也。』夫人曰。『吾將克盡吾爲母之職分以待汝。如此吾人之約束定矣。今汝仍當睡覺去。』余曰。『吾欲更有所問。吾曹爲舟人舍棄。不得相將以去。此本不幸事。汝何以謝神爲。』曰。『一則舟之載重太過。不無可危。再

則諸人皆嗜酒。既載酒以行。酒後將輕肆狂妄。不審利害。無復能受約束。故彼衆偷欲得達安穩之處。竊慮其無復有此機遇矣。逆料彼曹之究竟。殆必至于此。或者能仁之神。本其慈悲之念。仍樂救助之。俾得早值海舶。拯之以去。此則非吾所敢知耳。』余問曰。『將毋謂神故阻吾二人。俾勿隨餘人去。以與其難乎。』曰。『然。吾所見正如此。神實安排萬事者。苟以與諸人俱去爲佳。則吾二人必已早去。神之意亦必許之矣。惟神之意。今乃別有所在。吾與汝須敬信以聽之。萬事萬物。神必擇其最宜者以命之也。』余又問曰。『汝謂吾人祈禱辭中之所請求。神將悉以畀之耶。』曰。『然。苟能誠懇篤信以行祈禱。且藉耶穌基督之名以禱之。神將擇其利於吾人者。悉以畀吾人。其不利者。則不畀也。吾人或求何事何物。吾擇未足以知所求者之有當與否。惟神乃知之耳。故吾人所祈求。或有實害於吾人者。神既護念吾人。則必不許之矣。試舉其例。有如汝切望得離此荒島者。設汝習於祈禱。必且向神禱告。惟願神有以相汝。俾得離此地。以入于彼衆之舟中。然此舟苟如吾

所料。將歸于淪喪者。則以神心之仁愛。苟預知其如此。必不許汝所求請矣。此吾人有祈于神。所以未必悉應也。豈不然歟。余曰。然。吾今曉然矣。深謝汝。吾今就睡。願汝宵分安適也。

## 第二十四章

### 鐵釜

翌朝睡醒。安養已足。無復病憊矣。乃出戶外。時利格特夫人猶未起。高臥帷中。帷蓋當吾睡眠時。彼復張掛之者。是日也。天氣殊清朗。海面澄平。輕風習徐。水不揚波。紅日初升。光華四射。吾甚覺安適。視昨日之魚。存者尙多。乃舉火炙之。以爲早膳。復理吾釣絲。將往捕較巨之魚。更蓄浴池中也。已乃與奈羅嬉游。則見利格特夫人已出戶。吾見之。不勝瞻依之念。謂曰。『阿母夙興矣。』彼應曰。『吾所愛之稚子。汝夙興矣。今已大愈耶。』余曰。『大愈矣。吾已整備釣絲。蓋吾之心中。知非至羣鳥來時。吾人皆無可得食。所恃者惟魚耳。而取魚則須天氣佳。若今晨者。誠最好之光陰。不可輕易失之也。』曰。『此何待言。早膳畢。吾儕便往垂釣。吾釣魚之術甚

工。在昔常爲之。今當與汝俱往矣。然汝須先取經文來。俾吾人略一誦讀。」吾乃將經文至。彼誦畢一章。乃祈禱。吾亦踞於其側。禱畢。卽早膳。食既竟。遂偕往浴池中。彼又謂余曰。『福蘭克。汝知彼曹有何物遺此耶。』余對曰。『知之。遺下橈楫若干具。並巨纜一端。此外尙有鏟土器。及鐵椎。與舟中之小帆。已皆置之室中矣。』彼曰。『吾儕曷往視之。』乃遵小徑而下。方及於浴池。卽有一物。接于吾目。不覺喜躍而呼曰。『噫。母歟。母歟。彼輩委棄其鐵釜于此矣。此物吾素垂涎。今晨未興時。猶禱求上帝。冀有此釜。不意此刻竟得之矣。蓋吾生食鳥肉。久厭苦之。渠輩來此。乃以肉及譚預煮之釜中。其味遂大異也。』彼曰。『福蘭克。吾亦喜甚。蓋吾亦不喜食物之不火熟者也。今且先巡察一週。視彼曹尙有何物遺棄。』正言時。余又有所覩。復呼曰。『彼置諸岸邊者。非三桶之食水乎。曩見彼曹已盡內舟中。豈其後又棄之耶。』曰。『彼曹所以棄此者。殆以舟載過重。而又不肯舍其酒之故。愚哉此衆也。不出六日。食水將缺。斯時之苦趣。有不堪言者矣。』於是吾人徧察一週。詳

檢渠輩遺下各物。計鐵釜一具。桶三具。橈楫五具。捕鯨之鈎戟一。兼有長柄若干具。梯板一片。巨索長可二百尋。殘鋸一具。大頭釘一袋。鐵板兩大片。利格特夫人曰。此鋸甚有用於吾人。況汝匣中有鑿。則尤能盡其用。蓋可截取一半。改造爲若干小刀也。』余曰。『如何改之耶。』曰。『吾將示汝以法。不寧惟是。卽此鐵板亦甚有用者。蓋舟有罅漏時。必恃此以補其之。訂之與椎。所以嵌此鐵板。此皆極要重之物。而舟中不可不儲備者也。吾不解戈。夫約翰。何以一任諸人棄擲之也。』余曰。『曠昔吾正歸室。欲呼汝登舟。途間聞諸人與之忿爭。彼有所言。衆皆莫之聽也。』曰。『是何待言。果能聽彼言。則豈但重要之物不肯輕棄。卽吾與汝亦不至見遺矣。』夫約翰乃善良之輩。倘稍有可以爲力之處。亦斷不至聽諸人棄我曹也。此鐵板今可用以炙魚及其他之物矣。用時須以椎敲其四面隅角。俾捲摺向上。乃可。今且勿以無味之談。致多費時光。須往取魚。當盡此一日之長。至日暮時再歸就食可矣。』於是各持絲餌。前往垂釣。魚吞餌極速。有頃。已獲巨魚十餘尾。得輒

蓄之池中。余又問曰：『遺下之長纜將何用之耶？』夫人曰：『其用甚多。而最有益于吾人者。則莫如改造之爲釣絲。吾人倘須重新更求釣絲。則取而改作之可也。』余曰：『似是粗大之巨繩。如何能變之爲釣絲耶？』曰：『能之。吾將理析之。又從而撚合之以示汝也。福蘭克汝須知之。吾本爲教牧之妻。隨吾良人走天涯者。其境况甘苦不常。有時際遇甚佳。自可優游生活。時或遭逢不偶。其境地甚有過于汝之今日者。則其生涯之苦。不言可喻。以故其所習而能之之事。亦自與常人不同。蓋教牧者多歷人世危險之境。不避艱難辛苦者也。汝若審吾夫婦之生世。則汝當亦云然矣。』余曰：『汝何不詳以告我耶？』曰：『可。他日當爲汝言之。吾今之所欲告汝者。蓋謂吾旣爲教牧之妻。久歷此危難空乏之境。故吾每爲境遇所逼。必辛苦操作以度活也。在英倫之中。婦女但任家間瑣屑事。不常操作。惟教牧之妻則不然。往往處困迫之際。須與男子同其作苦。甚或與男子無所異焉。故其所學而能之事。多有爲通常婦女所不知者也。汝今喻之否耶？』余曰：『有是哉。無感乎汝。』

之所知大過于札克遜。』曰：『殆不爾也。』札克遜不喜操作故耳。我則不然。噫！福蘭克汝鄉者費盡辛勤以種楠。諸預方謂利濟他人。他日之來此間者。寧復知此物乃植以自用者耶。汝愛人之行事。將得食其報稱矣。可知人苟有一善行。不必俟諸未來。卽在現世中。亦往往得其報稱。報施之理。良不誣也。余曰：『汝非常行善耶。何以不獲報也。』曰：『否否。稚子。汝毋作如是想。汝須知好善之人。卽不獲報於現今之世界中。亦將獲報于未來之世界中也。』余曰：『此則吾所未能了解者。』曰：『吾亦知汝未易解此。倘天假吾年。他日將爲汝悉解之。蓋此事不可求速。非歷練已久。未能驟悟也。』予二人雖彼此問答。而垂釣未嘗少息。直至日將暮。獲巨魚二十有八。其重量乃由七磅八磅以至九磅不等。利格特夫人遂謂不如且休。以吾人現在所得。已足供兩星期之用矣。吾乃掣絲而上。又復獲一魚。彼卽取而歸諸室。熟之以備晚餐。吾收拾釣絲畢。方欲言歸。彼囑吾取舟人所遺者歸室。吾乃如其言。先取吾所愛之鉄釜。吾得此物。爲之狂喜。以一手挈之。復以他手取

鋸及釘。遂歸。置諸室中。又復下至浴池。搬取他物。未及晚餐時。已悉輦而歸之。惟貯水之桶三具。未取之耳。蓋此刻無所用之。故置之以俟諸異日。吾曹今日都已困憊。晚餐後。便就寢。



